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犀照



自序

可爱的、令卫斯理有时见到他也不免头痛的少年温宝裕，在这个故事中首次出现。“犀照”这个故事，也可以说是“温宝裕出世记”，像“封神榜”中哪吒出世一样，从此有了这个性好胡思乱想、常有匪夷所思想法、又瞻大妄为、行动完全出格的少年人，在卫斯理故事中翻江倒海，大展拳脚。以後的许多故事，都和他有关，而且环绕着他，又发展出不少别的人物来，都性格鲜明，很可以有点故事在他们身上发展。

这个故事中的胡怀玉博士。是不是真的患了病，还是遭到了不知名生物的侵入近几年来，令得人人谈虎色变的、破坏人类先天免疫能力的那种病毒，有报导说是从实验室中不小心“逃”出来的如果这项报导属实，那麽胡怀玉的忧虑，就大有道理。

实用科学能解释的东西太少。所以在许多情形下，需要幻想，在幻想的基础上，科学能进一步发展；若囿於现在实用科学所能知的，连幻想一下都没有可能了。幻想是主，科学是副！

第一部 从南极寄来的一块冰

那天，在一个宴会上，一位美丽的女士忽然对我说：“你们写故事的人真好，好像可以认识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，甚麽人都可以在你们笔下出现。”我笑而不答，对一个珠光宝气、体态因为不肯在食用上稍为牺牲一点而变得肥胖、有进一步的趋势变为臃肿的女士，很难解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或许她的智慧分高，但是由於长期来太过优裕的生活，使她没有多动脑筋的机会，所以自然会变得不甚灵敏。

我这样说，绝对没有轻视这类女士的意思，只不过指出事实。

而事实的另一点是，那位美丽的女士，真是十分美貌，她的美貌，远在她身上所佩戴的过量的名贵饰物之上，可是她自己却显然不知道，因为她正以一切可能的动作，有意无意地在炫耀她手上的一只极大的翡翠戒指，而忽略了她那带着三分稚气的动人的笑容。

我没有说甚麽，在座的。一位男士却代我反驳：“其实，卫先生笔下的人物，也只不过是普通人。只不过他在一个普通人身上，发掘出古怪的事情来。”那位美丽的女士不服气：“普通？他连神仙都认识。还说普通？”那位男士显然知道对方所指的“神仙”是甚麽人，所以立即回答：“你是说贾玉珍？当卫先生认识贾玉珍的时候，他并不是神仙，只不过是一个古董商人，如果当时卫先生以低价把那扇屏风卖给了他，那麽以後再有甚麽事发生，自然和卫先生也不发生任何关联。”

美丽的女士显然是她说甚麽人家就一定附和她的意见惯了，所以一旦遇到了反驳，神情就相当不自在，她扬了扬手：“是吗？那就是说，卫先生就算遇上了一个最平凡的人，也可以在他身上发掘出一个奇特的故事？”我对於这种争论，不是十分喜欢，一面喝着酒，一面道：“我倒有点像日俄战争时的中国。”那位男士笑了起来，他听懂我的话，可是那位女士却睁大了

眼，分明不懂，我也懒得解释，要告诉她日本和俄国打仗，战场却是在中国，看来相当吃力，可是那位女士却还不肯就此干休：“卫先生，我看你就不能在我先生身上，发掘出甚麽奇特的故事来。”我微笑道：“恐怕不能。”事实上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位美丽华贵的女士的先生干甚麽，连她是甚麽人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顺口这样说，是根本不想把这个话题持续下去。

而那位女士却连这样的暗示都不明白，神情像是一个胜利者：“看，是不是？”那位男士有意恶作剧，要令这位女士继续出丑，他问：“你先生是……”美丽的女士的口部，立刻成了一个夸张的圆圈，仿佛人家不知道她丈夫是谁，是一种极度的无知。

席中另有一个看来相当温文的长者，在这时道：“温太太是温家的三少奶奶。”我和那位男士，不禁一起笑了起来，“温家三少奶奶”又是甚麽玩意儿？这似乎是一些人的通病：自己以为有了点钱。全世界就该知道他们是甚麽人。当然。真到了奥纳西斯、侯活晓士或洛克斐勒，自然有权这样，可是一些小商人，真是，请原谅他们。但是笑还是忍不住，我和那男士一面笑，一面互相举了举杯表示我们都明白各自笑的是甚麽。

那位老者又道：“温家开的，是温馀庆堂。”我眨了眨眼睛：“听起来，像是一间中药店。”那男士也学我眨了眨眼睛：“多半边发售甚麽诸葛行军散之类，百病可治的独步单方成药。”那位男士说着，放肆无礼地哈哈大笑，抱看我：“中药店的掌柜，卫先生，我承认，只怕你也不能从蝉蜕、桔梗、防风之中，发掘出甚麽奇特的故事了。算我说得不对吧。”那位男士在他的言语之中，表现了明显的轻视，令得阖座失色，那位美丽的女士，更是一阵青一阵白，下不了台。

我只好替她解围：“那也不见得，事实上，任何人都可以有奇特遭遇。”那位男士道：“是吗？中药店掌柜，哈哈，哈哈！”他一面笑看。一面站了起来。把杯中的酒一口喝乾，向看我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姓罗，叫罗开。”这位男士一说出名字来，我震动了一下。

这个人的名字，对在座的其他人来说，一点意义也没有，但是我却知道他是一个传奇人物，有看一个古怪的、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外号：“亚洲之鹰”。他也有许多极神奇的经历，我很想认识这个人。

本来，我颇对他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神情有点不以为然，但既然知道了他是甚麽人，以他这样的人而言，自然有资格这样做。

我也站了起来，同他伸出手去，我们握着手，他笑看，他有看十分英俊深刻的脸谱，说的话也更不客气：“卫先生，我看我们可以另外找一处地方谈谈，今天我有空。”我即道：“好，很高兴能够认识你。”我来参加这个宴会，只是因为宴会主人是白素一个远亲，左托右请，非要我来不可，本来就索然无味。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“亚洲之鹰”之称的罗开，这真是意想不到的高兴。

其馀人，自然不必再打甚麽招呼了，罗开先转身向外去，我也跨出了一步，可是就这时，有人拉住了我的衣袂。同时。我也听到了一个少年人在叫我：“卫先生，卫先生。”我叩头看了一下，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，正睁大眼睛望向找。是一个十分俊美的少年，而且，看他脸上的神情，像充满了无数疑问。

我正在想问他有甚麽事，那位美丽的女士已经用听来美丽的声音叱道：“宝，放开手，人家卫先生说不定赶去看去见外星人，你拉住他干吗？”我皱

了皱眉，同那位美丽的女士看去，她权威地盯看那少年。

那少年神情十分为难：“妈，我……”

那位美丽的三少奶奶又喝道：“放手！”那少年放了手，我在他的肩头上拍一下：“别难过，小朋友。我见过很多想把们自己的无知加在下一代身上的人，不过，可以告诉你，他们不会成功的。”当时，我急於和罗开这个传奇性人物去畅谈。而且也不知道这个温家的少年有什么事，所以只想脱身，而且我的话，也已令那位三少奶奶的神情难看之至，连她的美丽也为之逊色。

我说看。又想离开，那少年却哀求道：“卫先生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”我笑了起来：“我现在有事，小朋友，我答应，你有事可以来找我，好不好？”他神情有点无可奈何，咬看下唇，我不再理会他，转过身去，却已不见罗开，我忙走出了那家饭店，也没有看见到他。

在饭店门口等了片刻，他仍然没有出现，这个人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！我站在玻璃门外，心中自然不很高兴。因为像罗开这种传奇人物，行踞飘忽，不是有那麽多偶遇的机会。

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不知道何年何月，才能再见。我决不定是不是再回去找他。迟疑看半转过身去。却看到刚才拉住了我的那个少年，正飞快地向外奔来，几乎是一下子就冲到了门前。

由於他向前冲来的速度极快。玻璃门自动开关，开门的速度配合不上，眼看他要重重地撞在门上，门旁的司机发出惊叫声，吓得呆了，不懂得如何去阻止这个少年。

我在破璃门外，全然无能为力，门旁虽然还有几个人，也都只是在发呆。我知道用这样大的冲力，撞向一扇玻璃门，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害，可是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看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人以极快的身法，也不知道他从甚麽地方出来，一下子就挤进了那少年和玻璃门之间不到半公尺的空间。

少年重重撞在那人的身上，那人受了一撞，身子连动都没有动，双手已按住了那少年年的双肩。虽然时，那人还只是背对看我，但是我已经可以认出这人正是罗开。这时，他身後的玻璃门打开，那少年人不知向他说了一句甚麽，就匆匆走出门，迳自向我走来。

罗开也转过身，我向他扬了扬手，他却向我急速地做了手势，我一看就认出他是在用聋哑人所作的手势在对我说话，他在告诉我，忽然之间，有了重要的事，我们只好下次再长谈了。

他打完了手势，转身就向前大踏步走了开去，一下子就转过了弯角，看不见那时，那少年也已来到了我的身边，仰起了头，望走了我。

我语音之中，带着责备：“刚才不是那位先生，你已经撞在玻璃上了。”那少年喘看气：“我……怕你已经走了，心里急……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我挥看手：“不必解释了，你有话要对我说？”少年用力点头。我向前走出了几步，在饭店门口的一个喷水池边，坐了下来。

少年来到我的身前，搓看手，我向他望去，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：“这池水中，是不是有许多我们看不见又不了解的东西？”我征了一征，一之间，还真不知道他这样问是甚麽意思。

他又道：“我是说，世上是不是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空间，都充满了我们看不到又不知道的东西。”人的思想。据说，随看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变得

成熟，但是我却一直认为，人的思想在“不成熟”的时候，更多古怪的想法。这种古怪的想法，甚至出现在儿童的言行之中，很多成年人不会赞同或喜欢。责之为不切实际，但这种古怪的想法，在很多时候，却是促进人类思想行为进步的原动力。

眼前这个少年，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不是一个普通的、没有头脑的少年，他问的问题，已经重复了两次，我还是不甚明白他究竟想问甚麽。可是看他问得这样认真，我也绝不想敷衍了事。

（在这时候，我十分自然地想起了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李一心。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，他的言行看来是不可理解的、怪诞的，甚至他自己也不能理解。但是等到后来事情真相大明时，才知道他自有重大的使命，这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。）（有关李一心的事，记载在“洞天”这个故事之中。）

这使我对眼前这个少年，也不敢怠慢：“你究竟想问甚麽？我不是很明白。”那少年向我望来。神情像是不相信，口唇掀动了两下，才道：“卫先生，你不是什么全都知道的吗？”我摊了摊手：“我从来也未曾宣称过甚麽都知道，世上也决不可能有人什么都知道。”

如果你想知道些什么，那至少要在问人的时候，把问题说清楚。”那少年出现十分失望的神情来：“我认为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”我心中不禁有点冒火，正想再说他几句，他的母亲那位美丽的温家三少奶奶，已经出现在饭店的门口，大声叫：“阿宝。”虽然她体型略胖，符合女高音歌手的身型，可是附近的人，显然都想不到，她会发出如此宏亮可怕的一下叫声，以致二十公尺的范围之内，人人停步，用错愕的神情向她望。而她却泰然自若，又发出了第二下更有过之的叫声。

那少年皱了皱眉，匆匆道：“我实在已问得够清楚了，我是说……”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快去吧，不然，你母亲再叫几下，这座三十多层的建筑物，可能被她的叫声震坍。”那少年苦笑了一下，转过身，向他的母亲走了过去。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大房车驶了过来，他们两母子上了车，车子驶了开去。我看到那少年在车中向我挥着手，可是他的母亲却用力将他挥看的手，拉了下来。

我倒很有点感触，那个叫“阿宝”的少年，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可是他的母亲……他虽然生长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之中，可是不一定快乐，至少，就没有甚麽人可以和他讨论他心中古怪的想法。

我慢慢站了起来，望看喷水池，又把那少年刚才的问题想了一遍，仍然不明白他想了解甚麽。他问的是：是不是每一个空间中，都充满了我们看不到又不了解的东西？这种说法，相当模糊，甚麽叫“看不到又不了解的东西”？几乎可以指任何东西：譬如说，空气中的细菌，看不见，也不见得对之有多少了解。细菌或者还可以通过显微镜来看，有形体。空间之中，有更多没有形体的东西，如电波、无线电波，等等。或者没有形体的，就不能称之为“东西”。那麽，他究竟是指甚麽而言？我在回家途中，还是一直在想。

他迫切想在我这里得到一个疑问的答案，而我未能满足他，这多少使我感到歉然。

回到了家中，我和白素谈起了这少年，白素想了片刻：“少年人有很多奇妙的想法，而又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，所以无法化为语言或文字，使别人理解他们究竟在想甚麽。”她停了一停：“我们也曾经过少年时期，你在少年时，最想甚什么？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少年人的想法比较

单纯，我只想自己会飞，会隐身法，做一个锄强扶弱的侠客，你呢？”白素用手托着头，缓缓地道：“我只想知道，宇宙之外，还有甚麽。”我伸了伸舌头：“真伟大，这个问题，只怕十万年之后，也不会有答案。”白素低叹了一口气：“人生活在地球上，地球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尘。可是人的思想，却早已在探索宇宙究竟有多大、宇宙之外是甚麽？谁说人的思想受环境的约束限制？”我也大为感叹：“当然，人的思想无限，就像宇宙无限一样。”和白素说了一会，仍然不知道那少年想弄明白甚麽。自然，我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，对于一个少年人词意不清的问题，不可能长也搁在心上。没有几天，我就忘记了这件事。

大约是在七八天之后，那天晚上，我遇到了一件难以形容的事，为了那件事，花了我将近一下午时间的。到我回家时，车子驶到住所门口，就看到了一辆大房车停在门口，我知道有客人来了。

这时，我正为了那件事。作了许多设想，由于事件的本身有点匪夷所思，弄得头昏脑胀，不想见客人。所以找考虑了一下，是不是停了车之后，从后门进去，就可以避不见人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门打开，白素听到了车声，知道我回来了，她在门口，同我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我进去。我下了车，走向门口，心情十分不耐烦：“甚麽人？我不想见人。”白素笑了一下：“一对夫妻，只怕你非见不可，他们指控你教唆他们的儿子偷盗。”我呆了一呆，我甚麽时候教唆过别人的儿子偷盗？一面想，一面走了进去，一眼就看见到了那个美丽的女士，不见十多天吧，她的体重，好像又大有增进。要命的是她还不知道，穿了一件太窄的鲜绿的衣服。看起来十分怪异。

除了她之外，还有一个中年人，看起来很老实木讷，双手紧紧握着，愁眉不展。看到了那美丽的女士，我就想起那个少年，难道是那少年去偷了人家的甚麽东西？如果我不是有事在身，倒可以帮他们劝那少年一下，可是如今，我被那件怪事，正弄得头大如斗，没有兴趣来充当义务的少年感化队员。

我向他们看了一眼，就迳自走向楼梯，那男人站了起来：“卫先生，我是温大富，温宝裕的父亲。”我心中咕侬了一句“关我甚麽事”，脚已跨上了楼梯，头也不回：“我们好像并不认识。对不起，我有事，没有空陪你。”一面说看，一面已经走上了楼梯，温先生没有说甚麽。可是温太太却叫“喂！阿宝说，是你教他偷东西的，卫先生，你可太过分了。”这位女士虽然美丽，可是她的话，却真叫人无名火起，我仍然向上走看，一直等上了楼梯，我才转过身来，直指看门口，喝道：“出去。”我没有在“出去”之上，加上一个“滚”字，那已经再客气也没有了。

那位女士霍地站了起来，仍然维持着那样的失声：“我们可以报警。”我真是忍无可忍：“那就请快去。”我当然绝不会再多费唇舌，立刻走进了书房，把门关上。在这里，应该先叙述一下那件无以名之的事。因为这件事。总比一个出身富裕之家的少年偷东西。而少年的父母在慌乱之余，胡乱怪人这种事要有趣得多了。

而且，我确信白素可以对付那一双夫妻，要是他们再不识趣的话，白素可以把他们在半秒钟之内摔到街上去。

事情发生在中午，我正在书房里，查阅一些有关西伯利亚油田的资料。那是苏联的一个大油田，石油产量占全苏产量一半以上。我为甚麽忽然会查

起这个油田的资料来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在那时候，放在抽屉中的一个电话，响了起来。我有一具电话，放在抽屉中，这具电话的号码，只有几个极亲近的朋友才知道，所以只有他们才会打电话给我。我拉开抽屉，取起电话来。却听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“请问卫斯理先生在不在？”我皱看眉头，应了一声：“你是……”一面问，一面心中已极不高兴，不知道何以这个电话号码会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手里。

那边那声音忙道：“我姓胡，是张坚张先生叫我打电话给你的。”我立时“哦”地一声，张坚，那个长年生活在南极的科学家。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最难联络，就算几经曲折，电话接通了他在南极的研究基地，也十次八次都找不到他。

张坚通常会往远离基地的冰天雪地之中，或者在一个小潜艇中，而这个小潜艇，又在南极几十尺厚的冰层之下航行，甚至於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会活看再出现，因为他的行动，每一秒钟，都可以有丧生的危险。

上一次，他的弟弟张强，在日本丧生，我们都无法通知他，一直到他和我联络，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。可是他仍然不肯离开南极。（这个故事是《茫点》）

要是他高兴，他会不定期地联络一下，可是我也行踪不定，他要找我。也不容易，所以长年音讯不通，两地托人打电话给我，这种事，倒还是第一次。

所以，我一听得对方那麽说，就知道一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。

我忙道：“啊，张坚，他有甚麽事？”对方迟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卫先生，我看你要到我这里来一次，电话里，实在讲不明白。”我说道：“讲一个梗概总可以吧。”对方又迟疑了一下。我不很喜欢讲话迟迟疑疑的人，所以有点不耐烦的“哼”一声，对方才道：“张坚交了一点东西给我，这东西起了变化，张坚在寄东西给我的时候曾说过，如果他寄给我的东西，发生了变化，那就一定要通知你。”我又哼了一下：“他寄给你的是甚麽东西？发生了甚麽变化？”对方叹了一口气。“卫先生，我不知道。一定要你来看一看才行。”我心想，和这种讲话吞吞吐吐的人在电话裏再说下去，也是白费时间，看在张坚的分上，不如去走一次，我就向他问了地址。

这个人，自己讲话不是很痛快，可倒是挺会催人：“卫先生，请你越快越好。”我放下电话，把一根长长的纸镇，压在凌乱的资料上，以便继续查看时不会弄乱，就离开了住所。

当我离开的时候，白素不在，我也没有留下字条，因为我在想，去一去就可以回来，不是很要紧的。

那人给我的地址，是在郊外的一处海边，他特地说：“那是我主持的一个研究所，专门研究海洋生物的繁殖过程。我是一个水产学家。”我一面驾车依址前往，一面想不通南极探险家和水产学家之间，会有甚麽关系。那人的研究所所在地相当荒僻，使市区前去，堪称路途遥远。

车子沿看海边的路向前疾驶，快到目的地，我才吃了一惊：这个研究所的规模极大，远在我的想像之外。

几乎在五公里之外，海边上已到处可以见到竖立旧的牌子，写看警告的字句：“此处是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地点，请勿作任何破坏行为。”就在我居住的城市，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海洋生物研究所，这一警告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向海岸看去，可以看到很多设施。有的是把海岸的海床，用堤围起来，形

成一个个长方形的池，饲养贝类海洋生物。有的建筑了一条相当长的堤。直通向大海，在长堤的尽头，有看屋子，那当然是为勘察生活在较深海域之中的海洋生物而设。

也有的，在离岸相当远的海面上。浮着一串一串的筏，更有的海床，被堤围看，显然海水全被抽去，只剩下海底的岸石，暴露在空气之中。

车子驶进了两扇大铁门，看到了这个研究所的建筑物，我更加惊讶。建筑物本身，不能算是宏伟，可是占地的面积却极广。外面的停车场上。也停看不少辆车子，可见在这个研究所工作的人还真下少。

我在传达室前略停了一停，一个职员立时放我驶进去，一直到了大门口，一个年纪人约三十多岁、穿着白色的实验袍的人，便向我迎上来，一见我就道：“我就是胡怀玉，张坚的朋友。”我下了车，和他握着手，发现他的手冷得可以，我开了一句玩笑：“张坚长年在南极，他的朋友也得了感染？你的手怎麼那麽冷？”胡怀玉有点不好意思地搓着手，神情焦急，“请跟我来。”我跟他走进了建筑物，由衷地道：“我真是孤陋寡闻，有这样规模宏大的研究所在，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。”胡怀玉看来不是很善於应对，有点腼腆：“我们的工作……很冷僻，所以不为人注意，而且，成立不久，虽然人才设备都极好，但没有甚麽成绩，当然也没有甚麽人知道。”我随口问：“研究所的主持人是……”胡怀玉笑了笑，他有一张看来苍白了些的孩子面，笑起来，使他看来更年轻。

那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在那时，我一定现出了惊讶的神色来，所以他道：“是我。”他一面笑着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当然不很够资格，所以，一些有成就的水产学家，不肯到这里来作研究工作。

“但我们这里的一切设备，绝对世界第一流。有同类设备的研究所，全世界只有三家，全是由国家或大学支持的。”他这一番话，更令我吃惊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研究所，是私人机构？”胡怀玉居然点了点头：“是，所有的经费，都来自先父的遗产，先父……”他讲到这裏，神情有点忸怩，支吾了一下，没有再讲下去。

我看出有点难言之隐，心中把胡姓大富翁的名字，约略想了一下。要凭私人的力量，来支持这样规模的一个研究所，财力之丰富，一定要超级豪富才成。我没有再问下去，也没有再想下去，因为那不是我兴趣范围内的事情。

我转入正题：“张坚寄给你的是甚麽？”

他皱起了眉：“很难说，他寄来的是一块冰。”我立时睁大了眼，张坚这个人，很有点莫名其妙的行动，但是，从南极寄一块冰来给朋友。这种行动，已不是莫名其妙，简直是白痴行径了。

而且，一块冰，怎麼寄到遥远的万里之外呢？难道冰不会在寄运途中融化吗？当时我的神情，一定怪异莫名，所以胡怀玉急忙道：“那些冰块，其实不是通过邮寄寄来的，而是一家专门替人运送贵重物品的公司，专人送到的，请你看，这就是装置那些冰块的箱子。”这时，他已经推开了一扇房间的门，指着一只相当大的箱子，那箱子足有一公尺立方，箱盖打开看，箱盖十分厚，足有二十公分，而箱子中，有看一层一层的间隔，看起来像是保险层，箱子的中心部分十分小，足有二十公分见方左右。

胡怀玉继续解释：“张坚指定，这只箱子，在离开了南极范围之後，一定要在摄氏零下五十度的冷冻库内运送，运输公司也做到了这一点，所以，

一直到箱子运到，我在实验室中开启，箱子中的冰块，可以说和他放进去的时候，一模一样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耐看性子听他解释。

胡怀玉来到一张桌子前，打开了抽屉，取出了一封信来：“那些冰块一共是三块，每一块，只是我们日常用的半方糖那样大小，十分晶莹透彻，像是水晶。关于那些冰块，张坚有详细的说明写在信中，我看，你读他的信，比我覆述好得多。”他说看，就把信交到了我的手中，我一看那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，就认出那是张坚写的。信用英文写，任何人的字迹再潦草，也不会像他那样，其中有一行，甚至从头到尾，都几乎是直线，只是在每一个字的开始，略有弯曲而已。

我不禁苦笑，这时，我已开始对胡怀玉所说的三块小冰块，起了极大的兴趣。试想想，从几万公里之外的南极，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，把三块如同半块糖一样大小的冰块运到这里来，为甚麽呢？

除非张坚是疯子，不然，就必须探究他为甚麽要那样做的原因。所以，找实在想立即拜读张坚的那封信，可是在两分钟之后，我却放弃了，同时，抬起头来，以充满了疑惑的语气问：“这封信，你……看得明白？”胡怀王道：“是，他的字迹，潦草了一点。”我叫了起来：“甚麽潦草了一点，那简直不是文字，连速写符号都不如。”胡怀玉为张坚辩护：“是这样，信中有看大量的专门名词，看熟了的人。一下子就可以知道是甚麽，不必工整写出来。”我无可奈何：“那麽，请你读一读那封信。”胡怀王凑了过来：“张坚不喜欢讲客套话，所以信上并没有甚麽废话，一开始就说：送来三冰块，我曾严厉吩咐过运送约有关方面，一定要在低温之下运送，虽然箱子本身也可以保持低温超过三十小时，希望他们做得到，我曾在三块冰块上面刻了极浅的纹，是我的签名，如果温度超过摄氏零下五十度，这些浅纹就消失或模糊。如果是这样，立时把三块小冰块放进大炉之中，因为我无法知道这些冰块之中，孕育着甚麽样的生命。”胡怀玉一面读看信，一面指看信上一行一行难以辨认的草子。经他一念出来，我可以辨认得出来，张坚的信上，的确是那样写的，尤其是那一段孕育着甚麽样的生命。我皱了皱眉：“张坚当科学家太久，忘了怎样使用文字了。甚麽叫孕育生命？冰块不会怀孕，怎麽会孕育生命？”

胡怀玉立时瞪了我一眼，不以为然，使我知道我一定说错了甚麽。他说道：“冰块中自然可以孕育生命，在一小块冰中，可以有上亿上万的各种不同的生命。”我自然立时明白了胡怀玉的意思，“生命”这个词，含义极广，人是万物之灵，自然是生命，海洋之中，重达二十吨的庞然大物蓝鲸是生命，细小的蜉蝣生物。也是生命，在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之下，一滴水之中，可以有亿万个生命，这是科学家的说法，我一时未曾想到这一点，自然是我的不对，所以找一面点头表示同意，一面作了一个手势，请他继续说下去。

胡怀王继续读看信：“你必须在低温实验室中，开启装载冰块的箱子。并确实检查小冰块上，我的签字。”他读到这裏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完全照他的话去做，那三块小冰块在运送过程中，未曾有高於他指定的温度，所以冰块上浅纹，十分清晰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只盼他快点念下去，好弄明白张坚万里运送小冰块的目的是甚麽。

胡怀玉吸了一口气，指看信纸：“这些小冰块。是我在南极厚冰层中采到的标本，我最近的研究课题，转为研究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，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，就是生命的原始形式，起源於两极的低温。引致我有这样的设想，

是因为现在已经有许多例子证明，低温状态之下，生命几乎可以得到无限制的延长……”我挥了一下手，打断了胡怀玉的念读：“这句话我不懂，你可否略作解释？”胡怀玉点头：“一些科学家，已经可以把初形成的胚胎，在低温之下保存超过十年之也，在低温保存之下，原始的胚胎，发育过程停止，在若干时日之後，再加以逐步的解冻，把温度逐步地提高，到了胚胎恢复活动的适当温度，发育就会继续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是，我看过这样的记载，把受精之後的白鼠胚胎取出来冷藏，那时的胚胎，还只有四个或八个细胞，经过多年冷藏之後，再提高温度，胚胎就在继续变化，终於成为一头小白鼠。”胡怀玉点头：“就是这样，这不但是理论，而且已经是实践。”在那一霎间，我突然想到张坚信中的“冰块孕育生命”这句话，心中不禁有了一股寒意，意识到事情的不寻常，可能远在我的想像之上。

一时之间，我没有说甚麽，胡怀玉等了片刻，继续念张坚的信：“所以，我假设在两极的低温之中，可能有自然条件下，保存下来的生命最早形式，我不断采集一切有可能的标本，用我自己设计的探测仪，对采集来的冰块作探测，那些标本，全都来自极低温区，摄氏零下五十度或更甚，在这三块小冰块中，我探测到，有微弱的生命信息……”胡怀玉向我望来，看到了我脸有疑惑之色。他不等我发问，就解释道：“生命有生命的……”他讲了这一句话之後，立即正识到自己这样的解释，词意太模糊，说了等於没说，所以他不好看思地笑了一下：“我的意思是：生命是活动的，即使它的活动再微弱，精密的探测，还是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，一个单细胞的分裂过程，它的活动，真是微乎其微，可是一样可以被测得到。”他这样解释，我自然再明白也没有。胡怀玉手指在信纸上移动：“这发现使我极度兴奋，可是我这里全然没有培育设备，无法知道冰中孕育的生命，在进一步发展之後是甚麽。

可能是蜉蝣生物，可能是水螅，可能是任何生物，也有可能是早已绝了种的史前生物。所以我要把冰块送到你的研究所来，你那裏有完善的设备，可供冰块中生命的原始形态继续发展下去。”

“由於我们对生命所知实在大少。所以我提议一有意外，立即停止，如果意外已到了不可控制的阶段，那麽尽快和我的一个朋友联络，他的名字是卫斯理，电话是……”胡怀玉念到这裏，我已经大吃一惊。张坚的信上说“如果意外已到了不可控制的阶段”，就要胡怀玉和我联络。如今胡怀玉找到了我，当然是有了意外，而且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阶段了，这令人吃惊，难道胡怀玉已经从那三块小冰块中，培育了甚麽怪物来了吗？

这倒真有点像早期神怪片中的情节了：科学家的实验室中，培育出了怪物。怪物不可遏制地生长，变得硕大无朋，捣毁了实验室，冲进大城市，为祸人间。

我本来真的十分吃惊，可是一联想到了这样的场面，不禁笑了起来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是滑稽诙谐之至。卫斯理大战史前怪物？真是去他妈的！所以，我立时恢复了镇定：“那麽，现在，出现了甚麽不能控制的意外？”胡怀玉皱了皱眉，像是一时之间，十分难以解释，我耐心等了他一会，他才道：“还是一步一步说，比较容易明白。”

第二部 效法古人燃烧犀角

看他的神情，虽然遭到了困扰，但看起来并不严重，大约不会有“史前怪物”出现的危险，那就由着他一步一步来说好了。他又停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摄氏零下五十度，其实不足以令得胚胎停止生长，张坚用了这个温度，是他采集了冰块之后，只能用这个温度来维持，这也是他为甚麽可以通过探测仪，测到冰块中有生命的原因。若是生命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之中，当然也可以测知，但是却复杂得多。”我来回踱了几步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冰块中的生命，在被采集了之后，已经在开始继续生长，并不像它在未被采集之前，完全静止。”胡怀玉忙道：“是，不过在那样的温度之下，生长的过程十分缓慢。”我真有点心痒难熬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麽，经过你在实验室的培计，生出了甚麽东西来了？史前怪物，还是九头恐龙？”胡怀玉皱了皱眉，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道：“请你到实验室中去，在那裏解释起来，比较容易。”我只好跟着他走了出去，一路上，有不少研究所中的工作人员和他打招呼，但是胡怀玉却看来心神不属，愁眉苦脸，拐了一个弯，来到了一扇门口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：“非经许可，严禁入内。”胡怀玉取出了钥匙，打开了门，和我一起走了进去。

门内是一间实验室，看来和普通的实验室，并没有甚麽不同，全是各种各样的仪器。所不同的是，有一个相当大的玻璃柜子，那玻璃柜子，有一个架子，乍一看去，架子上空空如也，甚麽那没有，但仔细凑近去看，就可以看到，在那架子上，有三块小冰块，真是只有半块糖那样大。而在玻璃的仪表上，可以看到柜内的温度，是摄氏零下二十九度。

我指着柜子：“就是这三块小冰块？”

胡怀玉点了点头。

我用尽目力看去，冰块看起来晶莹透彻。就像是水晶，在冰块内，甚麽也没有。我看了一会：“裏面甚麽也没有。”胡怀玉忙道：“自然，细胞。肉眼是看不见的。”他说着，推过一具仪器来，接动了一些掣钮，在柜子裏去，有一组类似镜头也似的机器，伸缩转动着，他则凑在柜外的仪器的一端，观察着，然後，同我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我留意仪器上的一个萤光屏：“放大了二万倍。”我向萤光屏望去，看到了一组如同堆在一起的肥皂泡一样的东西。

胡怀玉道：“看到没有，细胞的数字已经增长到了三十二个了，温度每提高一度，在二十四小时之内，就会成长增加一倍，细胞的分裂成长速度还是相当慢，可是几何级数的增长，速度十分惊人。”我指着萤光幕：“现在，可以知道那是甚麽生物？”胡怀玉道：“当然还不能，几乎所有生物，包括人在内，在那样的初步阶段，都是同样的一组细胞，等到成形，还要经过相当的时日。把温度提高的速度增加，可能会快速一些，但我又怕会造成破坏。”我不由自主，眨了眨眼睛，整件事，真有它的奇诡之处在。

试想想，来自南极，极低温下的冰块之中，有看不出是甚麽生物的胚胎的最早形式，本来，完全静止，温度缓慢提高，它又开始了生命成长的活动，终於会使活动到达终点，出现一个外形，是一种生物。而这种生物完成它的发育过程，究竟是甚麽样子的东西，全然无法在此时预测。自然，像胡怀玉这样的专家，不必等到他发育完全成熟，就可以辨认出那是甚麽东西来，但至少在目前阶段，神秘莫测。胡怀玉又移动了一下仪器，萤光屏闪了一闪，

又出现了同样的一组细胞来。他道：“两块冰中的生物，看来一样。”我心中想，胡怀玉不知道找我干甚麽，看起来，并没有甚麽意外发生，更别说是甚麽“不可控制”的意外。

在这时，胡怀玉的神情，却变得十分凝重，他苦笑，又操纵看那具仪器，萤光屏闪动着，停了下来，是一片空白。

他道：“看到了没有？”

我愕然：“看到甚麽？甚麽也没有。”

胡怀玉的神情更苦涩：“就是不应该甚麽都没有。”我不明白他这样说是甚麽意思，望定了他。他吸了一口气，走向另一组仪器，接下了不少钮，那组仪器上也有着萤光屏，着了之後，可以看到模糊的、三组泡沫似的的东西。

胡怀玉道：“这是上次分裂之前，我拍摄下来的。当然，我已经发现第三组，和第一二组，有看极其细微的差别。”按着，他指出了其中的几处差别，在我看来，虽然经过了指出，但还是无法分辨得出有甚麽分别。我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三块冰块之中，有两块一样。而另一块，将来会出现另外一种生物。”胡怀玉用力点看头，神情更苦涩：“可是，那应该是另一种生物……现在却不在冰块之中……它……消失了。”当他说到後来，简直连声音也有点发颤，看起来事情好像严重之极。可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甚麽，肉眼都看不到的生物初形成，不见了就不见了，有甚麽好大惊小怪？

我道：“或许，在温度提高的过程中，令得它死亡了？”胡怀玉吞了一口口水：“就算是死亡了，死了的细胞也应该在，不应该甚麽都没有。”我摊开了双手：“那你的意思是……”胡怀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我认为它……已完成了发育过程。离开了冰块。”我更不禁好笑：“离开了冰块，上哪儿去了？”胡怀玉态度之认真，和我的不当一回事，恰好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他道：“问题就是在这裏，它到哪儿去了，全然不知道。”我仍然笑看：“那麽就由它去吧。”胡怀玉嗖地吸了一口气：“由着它去？要知道，没有人知道那是甚麽。”我随口道：“没有人知道又有甚麽关系，不管它是甚麽，它小得连肉眼都看不见。”当我讲到这裏的时候。我陡然住了口，刹那之间，我知道胡怀玉何以如此紧张，感到事态严重。

如果真如胡怀玉所说，它已经完成了发育，离开了冰块，由於全然不知道那是甚麽，那真值得忧虑。

由於三流幻想电影的影响，很容易把史前怪物想像成宠然大物，一脚踏下，就可以合一座大厦毁灭，不容易想到，就算是小到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，一样极其可怕和危险。如果那是一种细菌，一种人类知识范围之外的细菌，自冰块中逸出，在空气中分裂繁殖，而这种细菌对人体有害，那麽，所造成的祸害，足可以和一枚氢弹相比拟，或者更甚。

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形容变得十分怪异。胡怀玉望看我：“你也想到，事情可能严重到甚麽程度！”我不由自主，吞下了一口口水，声音有点发僵：“这件事……这件事……是一个极端，可能一点事也没有，可能……比爆发十枚氢弹还要糟糕。”胡怀玉点看头：“是的，可能一到了空气之中，它就死了。”我突然之间，又感到了十分滑稽：“如果它死了，当然无法找到它的尸体。”胡怀玉苦笑：“当然不能，怎麽能找到一个细菌的尸体？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如果它在空气之中，继续繁殖，由於根本不知道它是甚麽东西，以後的情形，会作甚麽样的演变，也就全然不可测。”我道：“甚至全然不可预

防。”我说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那种滑稽的感觉，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，逃走了一只不知名的细菌，人是万物之灵，有甚麽方法去把它捉回来？可是在笑了三四下之後，我又笑不出来，因为後果实在可以十分严重，谁知道在南极冰层下潜伏了不知多少年的是甚麽怪东西？

这情形，倒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传说：一下子把一个瘟神放了出来，造成巨大的灾害。

我又笑又不笑，胡怀玉只是望看我，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胡先生，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……只是我有点不明白，冰块还在，在冰块中的生物，如何……可以离开冰块？”胡怀玉道：“当然可以的，只要它的形体小到可以在冰块中来去自如，也就可以逸出去。”我指着那柜子：“看来这柜子高度密封，它离开了冰块之後，应该还在那柜子之中。”胡怀玉道：“我也曾这样想过，这是最乐观的想法了。可是柜子的密封程度，究竟不是绝对的，甚至玻璃本身，也有隙缝，如果它的形体够……”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不会吧，已经有几十个细胞了，不可能小得可以透过玻璃。”胡怀玉喃喃地道：“我……倒真希望它还在这个柜子中，那就可以知道它是甚麽，至少，它要是不再继续繁殖，死在柜子中，也就不会有不测的灾祸了。”我摇着头：“就算它不断繁殖，繁殖到了成千上万，只要它形体小如细菌，还是不能知道它是甚麽，根本看也看不见。”胡怀玉盯看那柜子：“那倒不要紧。只要它的数量够多，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镜头，总可以捕捉到他，怕只怕它已经离开了这柜子。”我苦笑：“我想，我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，它如果离开了这个柜子，也有可能早已离开了整个研究所，不知道跑到甚麽地方去了，照我想，情形会坏到我们想像程度的可能，微之又微，不必为之担忧，还是留意另外两块冰块中，生命的继续发展的好。”胡怀玉望定了我，一副“照你看来是不碍事的”神情。我当然不能肯定，危机存在，存在的比率是多少，也全然无法测定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当然也不必自己吓自己。所以我还是道：“真的，不必担忧，要是有什么甚麽变化，有什么甚麽发现，再通知我。”胡怀玉的神情，还是十分迟疑，我伸手拍下拍他的肩头。看出他仍然忧心忡忡，我道：“张坚也真不好，那些生命，既然冻封在南极的冰层之下，下知道多少年，就让它继续层封下去好了，何必把它弄出来，让它又去生长？”胡怀玉摇着头：“卫先生，你这种说法，态度大不科学。”我没有和他争辩，只是道：“我看不会有事。你的研究所规模这样大。我既然来了，就趁机参观一下。”胡怀玉忙道：“好，好！”然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真的不会有事？”我笑了起来：“你要我怎麽说才好呢？”他当然也明白，事情会如何演变，全然不可测，所以也只好苦笑，没有时间再问下去。

按着，他就带我去参观研究所，即使是走马看花，也花了几乎两小时，研究所也看得兴趣盎然。例如他们在进行如何使一种肉质美味的海虾的成长速度加快，研究所进行的工作，有些我是懂得的，有些只知道一点皮毛，更多的全然不懂，但方便进行人工饲养，就极使人感到有趣。

看完了研究所，胡怀玉送我到门口，我和他握手：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这倒并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而是我的确很高兴认识他，不单是由於他是一个科学家，而且是由於他以私人的财力，支持了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研究所。这种规模的一研究所，经常的经费开支，必然是天文数字。胡怀玉道：“一有异象，我立即通知。”我连声答应，驾车回家，一路上，就不断在思索看，各种各样的古怪念头，纷至沓来：三块冰块之中，有一块是生存不知名生物，

不知名生物已经离开了冰块，那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它的发育生长过程已经完成了，以后是它的繁殖过程。另一个可能是，它的发育生长过程还没有完成，在离开了冰块之后，继续成长，如果是高级生物，单独的一个个体，不能繁殖，那么，它的形体，是不是可以成长到被肉眼看得到呢，还有那两块冰块中的生物。在继续成长看，将来会变成甚麽东西？南极的冰层，一恒古以来就存在，这种生物，会不会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形态？如果不是从坏的方面去想，一直设想下去，真是乐趣无穷。

我有这麽有趣的经历，回到家中，却遇上了温大富夫妇那样无趣的人，而且还要莫名其妙地指责我，试想我怎麽会花时间去敷衍他们？

我关上了书房的门，坐了下来，不多久，白素就推门走了进来。我忙道：“那一双厌物走了？”白素笑了一下：“其实你应该听听那个少年做了些甚麽事。”我摇头：“不想听，倒是你，一定要听听我一下午做了些甚麽。”我用夸张的手势和语调：“南极原始冰层下找到了史前生物的最初胚胎，而这个胚胎在实验室中，又开始成长，可能演变为不知名的生物。”白素扬了扬眉，我就把胡怀玉那边的事，同她讲述了一遍，笑着道：“胡怀玉真的十分担心。因为逃走了的那个，没有人知道是甚麽东西。”白素侧看头，想了一回：“这是一件无法设想的事。”我完全同意：“是啊，你想，我哪裏还会有与趣去听温大富的事。”白素却说：“可是，我认为你还是该听一下。温宝裕这个少年人做了些甚麽。”我有点无可奈何：“好，他做了甚麽事。”白素平静地道：“他自他父亲的店铺中，偷走了超过三公斤的犀角。”我听了之后，也不禁呆了一呆，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。犀角，是相当名贵的中药，市场价格十分高，约值三万美元一公斤，三公斤，那对一个少年人来说，是相当巨大的一笔数字。

我想起温宝裕的样子，虽然偷了那麽贵重的东西，不可原谅，但是我总觉得他不是个普通的少年，而且他的父母，又绝不可爱，所以我又道：“活该，犀角是受保护的动物，只有中药还在用犀角，因为犀角而屠杀犀牛。哼，就算犀角真有凉血、清热、解毒的功用，不见得没有别的药物可以替代。”白素皱眉道：“猎杀犀牛是一回事，偷取犀角，是另一回事，不能缠在一起的。”我笑了起来：“你不知道，温宝裕是个十分可爱的少年。”白素扬眉：“甚至在偷了三公斤犀角之后？甚至於在说那是由的你教唆？”我呆了一呆，刚才我倒忘了这一层：温氏夫妇找上门来，就是为了指责我教唆偷窃，温宝裕也真是，怎麽可以这样胡说八道。

我还是为他争了一句：“或许他被捉到了。他父母打他，情急之下，随便捏造几句，拿我出来做挡箭牌，也是有的。少年人胡闹一下。有甚麽关系。”白素淡然道：“胡闹成这样子，太过分了吧。”我笑了起来：“争甚麽。又不是我们的责任，猜猜看，在实验室中那三个胚胎，会发育成长为甚麽的生物？有可能是两只活的三叶虫，也有可能是两头恐龙。”

白素对我所说的，像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她只是望定了找：“是你的责任！”我呆了一呆，指着她，我已经知道她这样说是甚麽意思了，一时之间，我真是啼笑皆非，可是白素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：“你以为他们怎麽会那麽快离去？”我苦笑了一下：“是你把他们扔出去的？”白素微笑一下：“当然不是，我答应他们你会见他们的儿子，和这个少年好好地谈一谈。”这是我意料中的事，而且我也知道，白素已经答应了人家，我也无法推搪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总得表示一下抗议。我闷哼了一声：“人家更要说我神通广大

了，连教育问题少年，都放到了我身上来。”白素纠正看我：“温宝裕不是问题少年。”我扬眉：“他不是偷了东西吗？”白素略蹙下眉，望着我：“那是你教唆的。”我一听之下，不禁陡然跳了起来，眼睛睁得老大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白素瞪了我一眼：“你一副想打人的样子，干甚麽？”我大声叫了起来：“把那小鬼叫来，我非打他一顿不可。”白素一副悠然的神态，学看我刚才的腔调：“少年人胡闹一下有甚麽关系，同至於要打一顿？”这一下“以子之矛”果然厉害，我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来，只好乾瞪眼。

白素看到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忍住了笑：“他快来了，你准备好了要说的话没有？”我“哼”地一声：“有甚麽话好说的，叫他把偷去的东西吐出来就是了。一口咬定是我教他去偷东西的，这未免大可恶了。”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少年人都有看丰富的想像力，其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可是一进入社会之後，现实生活的压力，会使得人幻想的本能，受到遏制，这实在不是好现象。”我答道：“也许，但是想像是我教他偷东西的，这算是甚麽想像力？”白素道：“或许，他会有他的解释？”我不禁笑了起来：“刚才我是在替他辩护，现在轮到你了？”白素也笑了起来：“或许，我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个少年人的缘故。”我不置可否，就在这时，门铃声响了起来，我听到了开门声，白素走出书房，向楼下叫看：“请上来。”我想到自己快要扮演的角色，不禁有点好笑。我自己从来也不是一个一本正经、严肃的人。但这时却板起脸来，去教训一个少年人，想来实在有点滑稽。

我坐直了身子，那少年温宝裕已经出现在书房的门。

我用严厉的眼光向他望去，一心以为一个做了错事的少年人，一定会低着头，十分害怕，踌躇着不敢走进来，准备领受责罚的可怜模样。

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温宝裕满面笑容，非但没有垂头丧气，而且简直神采飞扬，一见到了我，就大声叫：“卫先生，真高兴又能见到你。”我原先摆出来的长辈架子，看来有点招架不住，但是我却一点也下现出慌乱的神色来，沉声问：“偷来的东西呢？”温宝裕怔了怔，大声道：“我没有偷东西！”我的声音严厉：“你父母恰才来过我这裏，他说你偷走了三公斤犀角，难道你父母在说谎？犀角是十分贵重的药材，你的行为，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刑事罪行。”温宝裕涨红了脸。他的长相，十分俊美，那多半由於他的母亲是一个美妇人。

可是当他涨红了脸，神情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倔强。

可能他由於我的指责，心情十分激动，因之一开口。连声音都有点变：“三公斤犀角，是的，不过我不是偷，我只不过是把没有用的东西，拿去做更有用的用途，犀牛的角做药材，我就不相信及得上抗生素！”我对他的话，颇有同感，但我还是道：“别对你自己不懂的中医中药作放肆的批评——快把那些犀角吐出来。你父母会原谅你的。”温宝裕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我吐不出来。我已经把它们用掉了。”一听得他这样说法，我和白素都吃了一惊，望了一眼。

犀角作为药材来说，近代科学对其成分的分析，已证明了它约有效成分是硫化乳酸。

硫化乳酸经人体吸收之後，有使中枢神经与奋、心跳强盛、血压增高等现象，更能使白血球的数量减少，体温下降，药效相当显着。所以一般来说，用量相当轻微，通常连一钱也用不到。

著名的使用犀角的方剂“犀角地黄汤”，据说专治伤寒，也用不到犀

角一两，还是用九升水煮成三卦，分三次服食的，犀角服用的禁忌也相当多，孕妇忌服，如果患者，不是大热，无温毒，服食下去，也只有坏处，没有好处。虽然说，吃了一两或以上的犀角，也不见得真会有甚麽害处，可是，三公斤犀角，一下子就用掉了，若是他胡闹起来，以为犀角能治病，给甚麽病人吃了下去，那麽，这个病人真是凶多吉少之至！我在呆了一呆之後，疾声道：“真是，你……给甚麽人吃掉了？”温宝裕看到我面色大变，一时之间，倒也现出了害怕的神色来。

可是他一听得我这样问，立时又恢复了常态：“我不是用来当药材。”我和白素异口同声问：“那你用来干甚麽？”温宝裕眨着眼：“我把它们切成薄片，饶掉了。”我怔地一怔，最初的反应是：莫非这个少年真有点不正常？把价值近十万美元的药材，拿来烧掉了？可是在刹那之间，我脑中陡然一亮，想起了一件事来。一想到了那件事，立时向白素望去，看到白素的神情，也恰好由讶异转为恍然。这证明她和我同时想到了这件事。接着，不但是我忍不住，连白素也忍不住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我一面笑，一面指着温宝裕，由於好笑的感觉实在太甚，所以一时之间，讲不出话来。

温实裕显然也知道我们在笑些甚麽、他的神情略见忸怩。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有甚麽不对。我笑了好一会，才能说得出话来，仍然指着她：“你……真有趣，因为是你姓温、所以才这样做？”温实裕也笑了起来：“有一点，但不全是！”他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：“你不是常说。世上有大多人类知识范围及不到的事，只要有可能，就要用一切方法来探索！”我道：“是啊”温宝裕眨着眼清：“那麽，我做的事，有甚麽不对？或许，我会有巨大的发明，可以使整个人类的文明重写！”我实在还是想笑，可是见他说得如此认真、却又笑不出来，我只好无目的地挥着手。

在这里，必须把我和白素在一听到了温宝裕把三公斤的犀角，切成了薄片烧掉了之後，同时想到的，令得我们忍不住大笑的那件事，简略地说一下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个曾焚烧犀角的名人，这个人性温，名峤，字太真。是晋朝的一个十分有文采的人。“晋书”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峤旋於武昌。至牛渚矶，水深不可测，世云其下多怪物，峤遂燃犀角而照之，须臾，见水族覆出，奇形怪状。

其夜梦人谓之曰：“与君幽明道别，何意相照也！”意甚恶之。”这位出生於公元二八八年的温峤先生，是东晋时人，原籍太原，是太原人，桃花源记中发现桃源的，也是这个地方的人，官做得相当大，拜过骠骑将军，封过始安郡公，卒於公元三二九年，不算长命，只活了四十一岁。

温峤在历史上有名，倒不是因为甚麽丰功伟绩，而是因他曾在牛渚矶旁，烧过犀角，把水中的精怪，全都照得出了原形来的那件事。

牛渚矶这个地方，在中国地理上。也相当有名，这个名字後来被改为采石矶，不知是为甚麽原因要改名，那是兵家必争的一个险要地点。

有趣的是，这个地方，和中国的一个大诗人李白，有着牵连，传说，李白在醉後，看到水中的月亮，纵身入水去捉月亮。就这样淹死的。

我说有趣，是由於温峤烧犀角、李白捉月两件事，都发生在这个地方。李白捉月一事，只有传说。并没有正式的记载。温峤犀角，记载也不限详尽，只有上面引述过的“晋书”中的那一小段，而这一小段文字。也犯了中国古

代记载的通病，看起来文采斐然，可是却禁不起十分确切的研究。

例如：这是哪一年发生的事？牛渚矶在如今安徽省的当涂县附近，据记载来看：温峤是在一个大水潭的旁边，传说这个水潭中有许多怪物，所以温峤就焚烧犀角，利用焚烧犀角发出的光芒照看。在这里，又要略加说明（说明中又有说明，希望各位耐心点看。）温峤为甚麽去燃烧犀牛的角，用犀牛角焚烧时发出的光芒去照看怪物的呢？因为犀角这东西，不知为了甚麽原因，很早就被和精怪连在一起。“淮南子”就有把犀角放在洞中，狐狸不敢回洞之说，犀角一直被认为有辟邪作用。温峤或许就是基於此点，所以才肯定焚烧犀角发出的光芒，可以照相到其他任何光芒所不能照相到的怪物。（犀角并不是普通常见的物品。何以温峤想看怪物，就有犀角可供他焚烧，不可考，也不必深究。）

（温峤焚烧了多少分量的犀角，发出了何等样强烈的光芒，记载中照例没有，也不可考。）总之，温峤在焚烧了犀角之後，发出光芒，赫然使他看到了怪物：“奇形怪状”。

（至於如何奇形怪状，也没有具体的形容的，总之奇形怪状就是，只好各凭想像。）那些怪物，从记载中看来，生活在水中，可是问题又来了，温峤在看到了怪物之後，当天晚上，就做了一个梦。

他梦见有人来对他说话。

请注意，温峤梦见的是人，不是甚麽奇形怪状的怪物。何以怪物会变成人？也没有解释。而这个显然以怪物身分来说话的人，所说的话，也值得大大研究。他说：“与君幽明道别……”“幽明道别”，自然不是指你在明我在暗那麽简单，幽，指另一个境界，就是说：“你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之中，你为甚麽要来照看我们？”讲了之後，“意甚恶之”，对温峤的行动，表示了大大的不满。

怪物後来，是不是曾采取了甚麽报复手段，不得而知，温峤然犀角的故事，却传了下来，“犀照”也成了个专门性的形容词，用来形容人的眼光独到，明察事物的真相。

後来，李太白（温峤字大真，李白字太白，都有一个“大”字）在牛渚矶喝酒喝得有了醉意，投水捉月，这也很值得怀疑，是不是他的醉眼，在突然之间，看到了水中“奇形怪状”的怪物，欲探究一竟，所以跳进水中去了？还是水中的怪物把他拉下水去的？

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杂书，也对一些可以研究的事，发过许多幻想，在温峤燃犀角这件事上，我也曾有过我自己的设想。那些奇形怪状的怪物，根本不是生活在水中的，“幽明道别”，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人所不明白的境地之中，给温峤用焚烧犀角的光芒，照得显露了出来，使他们大表不满，所以，就通过了影响温峤脑部的活动，用梦的方式警告他，不可以再这样做。

一千五百多年之前，一个姓温的曾燃烧犀角的经过，就是这样。真想不到，时至今日，还有一个姓温的少年，也会去焚烧犀牛的角。事情的本身，实在十分有趣，有趣得使人忍不住要哈哈大笑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强忍住了笑，问温宝裕：“你在焚烧那三公斤犀角之後，看到了甚麽？”温宝裕十分沮丧：“甚麽也没有看到，而且犀牛角根本不好烧，烧起来，臭得要死。”我忍不住再度大笑：“你是在哪裏烧的？地方不对吧，应该到牛渚矶去烧，学你的老祖宗那样。”温宝裕被我笑得有

点尴尬：“我不应该那样去试一试？”我由衷地道：“应该，应该。我小时候，家里不开中药店，不然，我也一样会学你那样做。”我这样说，没有丝毫取笑的意思，温实裕当然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请他坐了下来：“把经过的情形，详细对我说说。”温实裕生了下来，做了一个手势：“大概我姓温，所以对温峤燃犀角故事，早已知道。”我笑道：“是啊，在牛渚矶旁，有一个燃犀亭，是出名的名胜古迹，日后你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去看看。”温实裕现出十分向往的神情，略停了一停：“上个月，学校有一次旅行，目的地处，有一个大水潭，又有一道小瀑布注进潭中去。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，经常在梦裏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水中生物。像有着马头鱼尾的怪物等等。”他请到这里，同我望了一下，像是怕我听得无趣，看到我十分有趣地在听，他才继续说下去：“当时，附近的人家就说，这个水潭中有鬼灵，有精怪，叫我们不要太接近，更不可以跳进潭中去游泳，说是不听劝告，跳进潭中去游泳的，不是当场淹死，也在不多久之後就生病死去，十分可怕。”温实裕道：“我约了两个同学一起去，这两个同学，也胆大好奇。我们下午就到了，一直等到天黑。那水潭在山脚下，有几块大石头在潭边，我们就在最深入潭水的那块大石上，用普通的旅行烧烤炉，生着了火，把早已切成薄片的犀角投进去。”我听到这里，又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，温实裕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
温实裕道：“犀角并不容易燃烧，也没有甚麽强光，臭气冲天，三个人弄了将近两小时，一百只犀角烧光了，甚麽鬼灵精怪也没有见看。”我问：“那麽，到了晚上，你有没有做梦，梦见有人对你的行动，大表不满呢？”温实裕做了一个鬼脸：“做梦倒没有甚麽人对我不满，当天晚上，睡到半夜，有人一把将我抓了起来，几乎打死我。”我呆了一呆，白素低声道：“当然是他父母。”温实裕又做了一个鬼脸：“是啊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们那麽凶过，我爸爸知道我拿走了那批犀角，几乎要把我吞下去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我脸色一沉：“你就说是我教你做的？”我的责问，相当严厉，因为拿走了一批犀角，想效法古人，在水中看到一些古怪的东西，这是少年人的胡闹，不足为奇。

可是，若是胡说八道，说他的行动是我所教唆的，这就是一个人的品格问题，非要严厉对待不可。

温实裕眨着眼睛：“我并没有说是你教我这样做的，我只不过说了几句话。他们误会了我的意思。”我仍然板着脸：“你说了些甚麽？”温实裕看来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：“我告诉他们，我把那批犀角拿去干甚麽了，他们根本一点想像力也没有，不相信，所以我说，卫斯理说过，世上，在人类知识范围之外的事情太多了，一定要尽一切力量，去发掘真相。他们一听，就误以为是你叫我去这样做。”我一听得他这样解释，当真是啼笑皆非，生他的气不是，不生他的气也不是，不知说甚麽才好。温实裕又道：“卫先生，类似的话，你说过许多！”我道：“是的，而且，都十分有理。”温实裕道：“是啊，我父母他们不了解，如果我真有所发现，那是何等伟大。所谓水中的精怪，可能就是生活在另一空间中的生物，这种生物，还有影响人类脑部的活动的的能力，它们可以令得温峤在晚上做梦，要是有发现，人类的一切知识，要整个改观！”温实裕的这番话，非但无法反驳。而且还正是我一贯的主张。

我想了一想：“你说得对，但是古代的传说，有时并不可靠，甚至有人参会谈成小孩子的说法，希望你别再去打你父亲店中野山参的主意了。”温

宝裕道：“当然不会，那天我见到你，问你的问题，就是想知道人类是不是有可能看到自己不了解又看不到的东西。”

研究所中出了事

我想起了那天温宝裕问的问题：“有一种办法，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又不懂的东西。”

例如细菌，人能看到细菌的历史不算很久，最原始的显微镜被制造出来之前，人类就不知道有种微小的生物和我们在一起，无所不在。”温宝裕侧看头：“可是微生物……还是和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裏的。”我拍了拍他的头：“你想得太复杂了，如果说，你想看到生存在另一个空间的东西，首先先要承认确实有另一度空间的存在。”温宝裕道：“不存在吗？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，四度或五度空间究竟是不是存在，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回答，就算承认鬼魂，鬼魂是某种人类还不知道的能量，只怕也和我们存在於同一个空间之中。”温宝裕侧看头，想了一会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神情十分认真。运用他所有的知识在深思看，看起来，不再像是一个少年人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用力摇了摇头：“希望在我们这一代，可以解决这类问题。”我点头：“希望。”温宝裕站了起来：“我要告辞了，你……准备怎样对付我父母？他们怒意未息，其实我……根本没有做错甚麽。”我想了一想：“我会对他们说，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科学家，而所有的大科学家，在小时候，总有一些成年人不能容忍的怪行为，叫他们不必在意。”温宝裕有点发愁：“这样说……有用吗？”我笑了起来：“当然，我还会吓他们一下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不了解你，你就会逃走。”温实裕眨着眼，还是很不放心：“如果他们不怕，我想逃也没有地方可去。”我哈哈大笑：“逃到我这裏来吧。”滑宝裕一听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白素在一旁人摇其头：“你们两个人没大没小，太过分了，你怎麽能这样教孩子。”我指看温宝裕：“看看清楚，使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他的想法，比他开药材铺的爸爸，不知超越了多少。”白素又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对温宝裕道：“你不必担心，你父母不知道多麽爱你，他们生气，不是不舍得那批犀角，而是心痛你做坏事，怕你误入歧途，所以才对你严厉。”温宝裕笑道：“可能是。但如果我拿的只是三公斤陈皮，他们或许不会那麽紧张。”我忍不住又呵呵大笑了起来，温宝裕这小孩，真是精灵得有趣。

温实裕看我笑看，提出了他的要求：“卫先生，你最近有甚麽古怪事遇到？能不能让我和你一起探索一下？”我立时摇头：“没有，就算有，我也不会让你参加。一个人，在你这样的年纪，有太多事要做，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拚命吸取知识，才能有其他作为。人类的新想法、新观念，全从丰富的学问、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”白素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才像话。”我忙分辨道：“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像话，只不过有些和一般人的认识，多少有点不同而已。”白素笑了一下：“我不和你争论这一些……”她才讲了一句，电话铃突然向了起来，又是抽屉中的那一只号码少为人知的那一只。

我才开了抽屉，取起电话来，我以为是胡怀玉打来的，可是电话中都

传来了极其微弱、低得难以辨认的声音，而且是一个女性的声音，别有浓重澳洲口音的英文在说：“卫斯理先生？”我答应着，知道那是长途电话，然后那女声道：“请等一等。”这一等，等了足有五分钟之久，才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叫：“卫斯理？”我辨不出那是甚麽人，只好大声答应，那边道：“张坚，我是张坚。”我怔了一怔。张坚埋头埋脑在南极做研究，几乎和外界完全隔绝，他居然打电话来找我，可知一定有甚麽非常事故。

我忙道：“张坚，有甚麽事麽？”

我在讲电话的时候，温宝裕还在旁边，他一听得我这句话，就与奋得直跳了起来：“好哇，张坚，就是那个在南极的探险家。”我立时瞪了他一眼，同时向白素作了一值手势，示意白素带他出去。白素向他招了招手，可是位缩了缩身子，一副哀求的模样，令得白素不忍心拉他出去。

我由於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十分细小，自然也无法再分神把他赶出去，要用心听电话。

张坚在电话中传来的话是：“卫斯理。我要你到我这裏来一次。”我怔了怔：“你在甚麽地方？”这句话其实是问来也多馀的，张坚还会在甚麽地方？他当然在南极，可是由於他要我到他那裏去，我又不能不问这一句。

张坚道：“我在巴利尼岛。”

他说了三四次，我才听清楚了这个名字，我只好苦笑：“这个见鬼的巴利尼岛是在……”张坚道：“在麦克贵里岛以南，不到一千公里，麦克贵里岛，在纽西兰以南，也不过一千多公里。”我不禁苦笑，说来说去，张坚还是在南极。

看来除了南极之外，他不会再有别的地方可去。张坚和南极，其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。

他这个人，真可以说是不识世务至於极点，他要我到南极去，十几万公里，就像是打电话叫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。

我试图使他明白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如何遥远，并不是一下楼转一个弯就可以去得的街角，可是又不知如何开口才好。

我只好折衷地道：“你在南极住得太久了，张坚，南极是地球的一端。而我住在地球的另一边。”张坚怔了一怔：“你这样说是甚麽意思？你说你不能来，还是不想来？”我又支吾了一下，使在那边叫了起来：“你一定要来。在我这裏，有点事情发生了，比我们上次的事还要超乎人类的知识范围之外。你要是不来，终生後悔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实在不知怎样说才好。地球上有四十多亿人，只怕每一个人，都有他自己的性格，有温家三少奶奶那样，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些她不惬意的事，就胡乱去怪人；也有像张坚那样，完全不理会别人处境。

我还未曾开口问，他又道：“我不单要你来，还要你去约一个朋友一起来，这个朋友……”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这个朋友叫胡怀玉？”张坚高兴地道：“是，是，你和他联络过了。”我道：“不是我和他联络，是位和我联络，就在今天，他给我看了三块冰块，其中两块之中，有生物的胚胎，正在成长。”张坚停了一停：“不是两块，是三块。”我道：“是，另一块中的生物不见了。胡怀玉担心得不得了，认为不知是甚麽上古生物，逃了出来，会闹得天下大乱。”张坚又停了片刻。才道：“卫斯理，很好笑麽？”我听他的话中，大有责难之意，更是啼笑皆非：“我没有说很好笑，你那边发生的事，是不是和胡怀玉实验室中发生的事一样？或是有关？”张坚叹了一口气：“我

不知道，卫斯理，一定要你来了，才有法子解决。”要在这里插进来说一下的是，在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温宝裕这少年，就在我的书房中，我在听电话的时候，曾经暗示他可以离去，也曾暗示白素，把他带离书房去，可是他却假装不懂。

温宝裕不但假装不懂，而且，还假装并不在听我的电话，而在书房中东张张、西摸摸，一副不在意的样子。

温宝裕不论怎麼假装，绝瞒不过我。他正用心听我在电话中讲的每一个字。

当他听到我讲到有上古的生物自实验室中逃出来，他神情极其与奋，双眼发光，这使我感到有点不可忍受。

所以，我用手遮掩一下电话听筒，不客气地道：“温宝裕，你父母一定在等你，你可以离去了，去吧。”温宝裕还现出不愿意的神情来，我沉下了脸：“你看不出我很忙吗？成年人和少年人不同，少年人可以一直想，但成年人除了想之外，还要做。”他的口唇掀动了几下，想说甚麽。可是又没有说出来，神情略带委屈，我再向白素示意，白素握住了他的手：“我们先出去再说。”温宝裕向我扬了扬手，走到门口，居然又十分有礼貌地向我一鞠躬，才跟白素，走了出去。

电话那边，张坚一直在说话：“你这就去和他联络，比较起我寄给他的冰块来，这里所发生的，简直惊天动地，你真是一定要来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你到了纽西兰南部的因维卡吉市之後，南极探险组织的人会和你联络，你可以有小型飞机供应，直接飞来和我会合。抱歉我不能来迎接你，打完电话，我还要回基地去，为了打电话和你联络，我要来回超过一千公里，他妈的，人类的科学，真是落後。”他忽然发起牢骚来。我还在想如何把他的这种邀请推掉，至少，使可以先在电话中告诉我，究竟是甚麽异特的事情。

可是他一说完，就只听得“卡”的一声，使显然已经放下了电话。

我不禁大是着急，连忙“喂喂喂”，可是“喂”了七八十声，电话放下了就是放下了，哪裏还有半分回音。

我瞪着电话，呆了半晌，不知道怎麼才好。张坚这个人，一放下电话之後，极可能立时就启程回到他与世隔绝的基地去了，除了万里迢迢，亲自去找他之外，无法再和他联络。

而他又肯讲出究竟发生了甚麽事，只说胡怀玉实验室中的事，和他所发现的相比较，简直微不足道。

在胡怀玉实验室中发生的事，也已经够奇特的了，在显微镜下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冰块之中，有看生命的最初形式，而且在温度逐步提高过程中，分裂成长，不知道会成为甚麽。

而张坚还说那“微不足道”，那麽，他发现了甚麽？难道真是活生生的史前怪兽？张坚的“邀请”，其实也很令人心向往之，只是来得太突然。我想了一想，觉得应该先和胡怀玉联络一下，听听他的意见。

我刚刚准备拿起电话，白素推门走了进来：“他父母一直在车子裏等他。”我闷哼了一声：“那女人要把我拉到警局去？你怎麼向他们解释温宝裕偷了犀角去的用途？”白素笑了起来：“的确很难，但是我使他们相信，温宝裕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古代有记载的实验，其中需要用大量的犀角。他的实验如果成功，这一种小儿科的圣药……”白素请到这里，笑声越来越顽皮：“温宝裕听得口张得老大，他一定想不到我也会信口雌黄，可是他父母却相

信了，还称赞他有出息，可以把家传的业务，继续下去。”我听得白素居然弄了这样一个狡辩，不禁“哈哈”大笑，但是笑了几声，就觉得十分不对劲，道：“甚麽叫作你“也”会信口雌黄？你在暗示甚麽？暗示我一直在信口雌黄？”白素淡然一笑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我可没有这样说过张坚的邀请，你可接纳了？”我只好叹了一口气：“他自顾自讲，讲完之後，就挂了电话。”我把张坚的话复述了一遍，白素道：“看来你是非去不可的了。”我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倒希望我可以有选择的余地，先和胡怀玉联络一下，他要是有兴趣的话，让他一个人去。”白素用疑惑的眼光望看我，我知道她这样看我的意思，是在说我讲的话言不由衷，其实我心中巴不得立刻就身在南极。

我的确有这种想法，所以只好避开她的眼光，自顾自去拨电话。电话拨通之後，久久没有人听。我记得胡怀玉说过，他会二十四小时在实验室中，注视着那些胚胎的变化。电话怎麽会没人听呢？我挂上，再打，这一次，电话有人接听了，可是却不是胡怀玉的声音，我道：“请胡怀玉先生……”那边一个男人的声音反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我有点不耐烦：“你叫胡怀玉来听就是了。”那个男人的声音道：“你……”他只讲了一个字。又换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我们也正住找胡先生，你是他的朋友吗？”我怔了一怔。那第二个男人的声音，听来十分熟悉。他说他们也在找胡怀玉，那是甚麽意思？“他们”又是甚麽人？

刹那之间，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，胡怀玉正在研究一些人类科学不可测的事，在他的实验室中，又有了神秘的陌生人在截听电话，是不是他有甚麽麻烦了？

（在故事和电影之中，科学家总是会遭到麻烦的，这类故事或电影，对人还真有影响力。）我沉声道：“是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有重要的事和他联络，阁下又是谁？”我的问题，并没有得到回答，可是却有了意料之外的反应，那个男人用充满了惊讶的声音，呷了起来：“老天，你是卫斯理。”这个人，单凭我在电话中的声音，就认出了我是甚麽人，那自然是熟人，难怪我一听他的声音，就觉得十分耳熟。

一人的声音，和人的性格有相似之处：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。记性好的人，听到过两三次，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声音记上一辈子，再一听到时，立刻就可以辨认出来。我的记性可能那麽好，但是也绝不差，只要在意些，我还是可以认出听过几次的声音，在他的惊讶声中，我也已经认出他是甚麽人。所以，当时，我的心中相当吃惊，因为这个人，没有理由在胡怀玉的实验室！我立即道：“黄堂，是你！”黄堂是谁，熟悉我记述故事的朋友一定知道。他是警方人员，一个能干出色的高级警官，接替了以前杰克上校的位置。我和他曾有几件事，在开始的时候，有过接触，刚才我没有一下子就听出他的声音，由於我绝未想到胡怀玉的实验室中的电话，会由他来接听。

黄堂连声道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，下午到研究所来，和胡所长在一起的神秘人物就是你。”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甚麽神秘人物，下午我是在胡怀玉的研究所裏。”黄堂忙道：“你别生气，研究所的几个职员这样形容你，他们说，胡所长整个下午，都和一个神秘人物在一起。”我下意识地挥了挥手：“别说这些了，你为甚麽会在实验室中，发生了甚麽事？”黄堂这个人，就是有点讨厌，我曾和他有几度交往，但是交情始终无法发展下去，我不是很喜欢他那种不爽快的性格，也是主要原因。这时，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反倒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最近胡所长从事甚麽研究？整个研究所中，竟没有人知道他在做

甚麽。”我不等他讲完，就喝道：“他在做甚麽研究，与你无关，讲给你听你也不会懂，痛快告诉我，你为甚麽在这裏，他怎麽了？”黄堂还是迟疑了一下，如果一个人的手，可以通过电话线，直传过去，我就会毫不犹豫，在这时重重地给他一拳，而且一定要打在他的鼻子上。

他迟疑了一下之後，才道：“发生了一点事，我们是接到了报告之後赶来的。”我怒道：“他妈的，我就是在问你发生了甚麽事。”面对着这种人。办法倒不少，可是在电话裏遇上了这样的人，似乎除了忍耐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所以我只好耐看性子：“职员为甚麽要请求警方的协助？”黄堂这次，倒答得很快：“由於胡所长的私人实验室，有异样的声响传出来，外面的职员听到，声音听来像是甚麽东西的碎裂声……”我几乎在哀求：“不必向我叙述得那样详细，说得精要点，你是在办案，不是在写小说。”黄堂停了片刻：“你这人真难应付，如果你可以立即赶来，我看事情比较容易明白，至少你是最後和他在一起的人。”

我吃惊道：“这是甚麽话？他死了？”

黄堂道：“没有，是不见了。”我怔了一怔，知道在电话中说起来，一定越说越糊涂，看来非得去一次不可，虽然胡怀玉的水产研究所离我的住所相当远，但是比起南极来总近得多了。

我简单地道：“我马上来。”

黄堂忽然问：“贵夫人……”

我自然记得，他对白素的评价比对我的评价高，所以我立时道：“我一个人来就是，你等我。”我放下电话，同书房外走去。白素跟在我的後面，我一直来到门口：“我和胡怀玉分手，不过几小时，就有了意外，他失踪了……至少黄堂那样说。”白素蹙看眉：“在电话裏，怎麽能够把一件复杂的事弄清楚？”我回过头来：“你肯定这是一件复杂的事？”白素吸了一口气：“看起来应该是，你忘记了，胡怀玉为了那冰块中不见了的胚胎，一直在担忧……”一听得白素那样讲，我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是不是那个“逃走”了的，根本不知道是甚麽东西的生物，真的有力导致灾祸？

这种情形，想起来，有点滑稽，但如果真正发生了，却极其可怕，因为那东西究竟是甚麽东西，完全不知道“连是甚麽东西都不知道，当然更谈不上可以用甚麽方法来对付。

我望了白素一眼：“希望只是一场虚惊。”按着，我加快了脚步，出了门，上了车，在发动车子的同时，我大声道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白素向我挥了挥手，我驾车驶出去。

一路上，我一直在想看和胡怀玉会面的情形，我和他在研究所门口分手，黄堂说我最後和他在一起，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。或许，他和我分手，一直回到了实验室，虽然有人见过他，但是他却并没有和人打招呼。

胡怀玉带着我参观整个研究所，也没有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我，所以我就成了其馀人眼中的“神秘人物”。不过我知道，所谓“神秘人物”的印象，多半是後来发生了神秘的事件之後，才逐渐形成的。

至於胡怀玉在实验室中所做的事，整个研究所中，竟然没有人知道，这一点极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胡怀玉在实验室中，培养张坚自南极送来的、在冰块中冻结着的生物胚胎，并不是甚麽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为甚麽他要严守秘密？

当然，事情本身相当神秘，在南极冰层下发现的生物胚胎，培育成长，究竟是甚麽生物，这种消息，如果向大众公布，当然会轰动一时，也有可能造成若干恐慌。

但是，同研究所中生物学家商讨研究一下，又有甚麽关系？

看来，胡怀玉相当谨慎，不想事情在未有结果之前，引起不必要的惊惶，所以一切由他一个人进行。

我一路上不断想看，想不出一个头绪来，到水产研究所去的路相当遥远，後半段路程，几乎全在漆黑的、没有路灯的静僻道路上行驶，自然，我也将车速提得相当高，高到了即使一个大转弯，车轮和地面摩擦，也会发出刺耳声音来的程度。

我隐约可以看到前面研究所建筑物发出的灯光，估计大约还有十分钟的路程。车子到了研究所的大门，一个警员迎了土来，一见到我就说道：“黄主任已经等急了。”我“哼”地一声：“他甚麽时候性急起来了。”我将车子直驶到了建筑物的前面才下了车。

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，神情都十分异样，望向我的眼光，也有点怪裹怪气。白天来的时候匆匆忙忙，有一些工作人员，胡怀玉可能约略地替我作过介绍，我也记不得了。

我迳自向胡怀玉的实验室走去，才来到了实验室的外间，就看到了黄堂和几个职员。黄堂一见我就道：“怎麽那麽久？”我冷冷地道：“最好我会土遁，一钻进地下，立时就从这裏冒出来，那就快了。”黄堂闷哼了一声，在他身边，有一个看来年纪十分轻的警员，可能才从警察学堂毕业出来，竟然连看上司的脸色也没有学会，兴致勃勃地望看我：“冲先生，传说中的土遁，是一种想像，我觉得如今的地下铁路，倒真是土遁从一个地方钻下地去，又从另一处的地下冒上来。”这位年轻警员的说法，相当有趣，和一般人认为“千里眼”就是望远镜的说法一样，我只向他笑了一下。不过他的上司黄堂，却显然对他的话，一点也不欣赏，狠狠地瞪着他，厉声道：“是麽？那麽火遁又是甚麽？水遁又是甚麽？”年青警员一看到黄堂脸色不善，哪裏还敢说话，我笑看：“黄主任，别欺负小孩子。”黄堂闷哼了一声：“这裏发生的事，那麽严重，我哪裏还有空听人用现代科学观点去解释封神榜。”我立时道：“严重？”黄堂向一个职员作了一个手势，那职员走前几步，打开实验室的门。

实验室的门一打开，我也不禁怔住了。

实验室的门口，挂看“非经许可，严禁入内”的牌子，土次我来的时候，胡怀玉用钥匙打开门，才能进去，可知门当锁着，不应该有甚麽人可以随便进去。

但这时，整个实验室，看来不但有人进去过，而且进去的人，绝不止一个，整个实验室中，凌乱不堪，不少玻璃制造的仪器，都碎袋了，有的在桌面上，有的在地上。

我立时向那个玻璃柜子看去，因为那才是最重要的设施。

而当我一看到那玻璃柜子时，我更呆住了，玻璃柜的一面，玻璃已被击破，碎裂成了一个大洞，我立时趋前几步，去看柜子中的那个架子。当然，玻璃破了，温度不能再受控制，架子上的那三块小冰块，使早已消失，甚至连水的痕迹也没有留下。

当时，我睁大双眼，瞪着前面的那种神情，十分怪异，所以精明的黄

堂立时问：“这柜子裏，原来是甚麽东西？”我转过身来，望看他，他的神情，充满了疑惑，我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简单地说，我只能说我不知道，但是复杂点说……却又太复杂了，不是一下子可以说得完，你先把情形的经过说一说。”黄堂的神情更加疑惑，他想了一想，才指着几个职员：“这是由他们来说，我也是接到了报告才来的，而当我来到的时候，这裏已经是这样子。”我注意到，实验室中的桌子没有遭到多大的破坏，桌子的电话也在，我刚才打来找胡怀玉，就是打这个电话的。

我向两个职员望去，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道：“所长送你出去，回来之後，就迳自走进了实验室，这些日子来，在做些甚麽实验，作为他主要的助手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我问了一句：“这种情形，正常吗？”那职员有点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：“当然不正常，但是整个研究所的经费，都来自他个人，他有劝喜欢怎样就怎样，这是个私人研究所。”这一点，胡怀玉向我提及过，他有那麽大的财力，是来自他父亲的财产。那职员又道：“他开了实验室，我的责任是，只要他在实验室中，我便要在外间，和他一起。”他指了指另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：“和他一起，轮流当值，总要有一个人在，可以随时听他指示，这几天，所长几乎二十四小时在实验室，所以又增加了两个人来当值。”他说到这里。又指了指另外两个研究人员。

黄堂闷哼了一声：“有钱真好，连做科学家，都可以做得这样威风。”我也大有同感：“看来，胡所长的上代，留下不少财产给他。”黄堂咕哝了一句：“不知道是做甚麽生意发财的，倒要去查一查。”黄堂是在自言自语，可是我也听清楚了他在讲些甚麽。他的话，使我感到相当诧异。因为胡怀玉的上代干甚麽，和如今发生的事。可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何以黄堂竟然会忽然想到了那一点？

是不是黄堂在内心深处，觉得胡怀玉的行为有甚麽不对？那更是没有道理的事情，把上代遗下来的财产，用来作科学研究，总是一件大大的好事。

自然，当时我只是略为诧异，没有再向下想去。可是後来，黄堂真的去调查了胡怀玉上代，而且，调查的结果，颇出乎意料之外，和这个故事，也可以说有点关联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之中的一个插曲。但那是以後的事，到时自会记述。

那职员继续说：“我们一直在外面，由於没有甚麽事可做，所以只是在闲谈，闲谈中，大家各猜测所长在他个人的实验室，究竟是在做甚麽研究。可是猜来猜去，也不得要领，就在这时候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看了看手表：“正确的时间，是九时十二分。”

黄堂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

那职员吸了一口气：“实验室中，传来了一阵乒乓的声响，像是打碎了甚麽东西。这种声响一定十分巨大，因为我们在门外的每一个人，都可以听得十分清楚，而实验室的门又关着。”那职员请到这里，同另外几个人看去，另外几个人一起点头，证实了他的叙述。他又道：“这使我们觉得十分奇怪，可是所长没有叫我们，我们也不敢去打搅，从刚才的声音听来，像是打碎了甚麽。我们不知如何才好，那种声响又不断传出来，我们知道在实验室中，有点意外发生了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。忍不住道：“你们的反应也大迟钝了，甚麽叫有点意外发生，那一定是有意外发生了，这个实验室又不是音响实验室。怎麽会不断有打碎东西的声音传出来？”

那职员瞪了我一眼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说说容易，我们当然知道有了意外，可是你看看门上所挂的这块牌子，所长曾一再告诉我们不可随意打扰他，你叫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黄堂又喃喃说了一句：“科学研究不应该和钱财含在一起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：“没有钱，怎么研究？”

黄堂没有和我再争下去，那职员见我并没有新的责难，才继续说下去：“也就在这时候，一下巨大的玻璃碎裂声，传了出来……”他的神情，在这时显得相当紧张，不由自主喘气：“在实验室中，有一只相当大的玻璃柜，这一点，我们知道。那下声响，除了是玻璃柜的玻璃破裂之外，不可能是别的，所以，使……”他指了一指一个年轻的职员：“他立时就去敲门，我们也一齐在门外叫着，问：“所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可是实验室中，却再也没有声响传出来，我想推门进去，门锁看。”我听到这裏。忙扬起手来，示意有疑问，那职员不等我叫出来，就道：“门，一直等我们报了警，警方人员来到之后，才由专家打开。”

我立时向黄堂望去，黄堂点了点头：“这个开锁专家就是我。”我又同实验室的门锁看了一眼，那只是一柄普通的门锁，根本不必专家，一个普通的锁匠，就可以把它一下子弄开来。

第四部 神经紧张性情乖谬

这时候，我心中实在已经十分惊疑：实验室的门，由外面几个职员打开，还是由黄堂打开，大有差异。如果当时职员打开了门，就发现胡怀玉失踪，和直到黄堂把门打开之后，发现人不在，其间至少隔了一小时左右。

我现在就在实验室，连窗子也没有，一点也看不出除了这扇门之外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离开。但实际上发生的事却是：胡怀玉不见了。当然，可能实验室另外有秘密的暗门，可以供人离开。

我一面在想看，一面仍然在听看那职员的叙述：“我们叫了一会，没有反应，我就去打电话进去，希望所长会来听电话，可是电话也没有人接听。”我听看，心想这时候，正是温宝裕在向我叙说他如何焚烧犀牛的角，希望可以看见存在而看不见的怪东西，逗得我哈哈大笑的时候。

那职员又道：“我们讨论，考虑过把门撞开来，因为在实验室中，甚麽事情都可以发生。”那职员道：“生物实验室，充满危机，有一个著名的细菌学家，就曾在实验室中，不小心弄碎了培育细菌的试管，而结果一辈子要在轮椅上度过。”我闷哼一声：“你想到了有意外，可是结果并没有撞开门。”那职员红了红脸：“是的，我们没有那麽做，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是不是真的有了意外，要是根本没有事，把门撞开了来，所长发起脾气来……”他没有再向下讲，这时，我心中觉得十分奇怪，因为胡怀玉给我的印象，十分温文，绝不是一个脾气急躁蛮不讲理的人，可是那个职员的叙述，听起来，胡怀玉却像是一个很暴躁而不讲理的人。

我顺口问了一句：“胡所长的脾气不好？”这是十分普通的一句话，我也只是顺口问的。可是却想不到，那几个职员，都现出了十分犹豫的神情，

像是这个问题，十分难以回答。

沉默了片刻。我感到事有蹊跷，正想再进一步发问之际，一个年纪较长的职员才迟疑地道：“所长……本来十分和蔼可亲，可是自从这间实验室……他不许人进入以来，脾气就变得有点怪，有时会莫名其妙责骂人。”我皱看眉，在设想看胡怀玉脾气变坏的原因，我想到，可能工作的压力太重，人的心境，自然会变得不好。

可是黄堂在一旁，却已“嘿嘿”地冷笑起来：“一个科学家，在他的实验室中，变成了“鬼医”，哈哈，他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所有恶劣的本性，全都显露出来，最後又神秘失踪。”我瞪看他，他的话，一点也不幽默，黄堂用力挥了一下手，不再说下去，指看那职员：“他的做法是对的。他报了警，我们以最快时间赶到，一面听他的叙述，一面已打开了实验室的门，实验室中并没有人。”我有点对他刚才的态度生气，说道：“好，那麽请解释他人上哪里去了？”黄堂道：“第一个可能，自然是这里另有暗门。但已被否定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在我没有来到之前，他自然有足够的时间去弄清楚实验室是不是有暗门。

他又道：“第二个可能，是他在我们把门打开之前，已经离开实验室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同那几个职员望去，不等他们开口，就道：“可是他们却说，绝未曾看到胡所长走出来、门也未曾打开过。”那几个职员，对於黄堂对他们的怀疑，相当不满，可是却忍住了没有发作。

黄堂摊了摊手：“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出第叁个可能，所以，要听听你的解释，卫先生，因为照我的推想，你至少知道他在研究甚麽。”

我心中，早已作了七八个假设，可是看来，绝没有一个可以成立。我的目光停留在那只玻璃柜上，缓缓地道：“我只知道他在培育一些出南极厚冰层下弄来的生物胚胎，真正详细的情形，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。”

黄堂听得我这样说，扬了扬眉，现出了不可信的神色，尖看声音：“甚麽？请你再说一遍。”

我把刚才的话，重复了一遍，黄堂吸了一口气：“你说，他培育的那些胚胎，成长了，然後把他吞噬掉了？”我摇头：“我没有这样说，不论是甚麽东西，如果可以把人吞噬掉，就一定要比人更大，现在我们看不到有这样的东西在！”黄堂的眉心打看结，这时，刚才那个说“土遁”好像地下铁路的那个年轻警员，忍不住又道：“也不一定，我看到过一篇记述，是一个医生的经历，就记述看微生物吞噬了人的经过，事实上，微生物吞噬动物的尸体，一直在进行看……”看来，他还想发表他的伟论，可是黄堂已经厉声道：“闭上你的鸟嘴。”年轻警员登时涨红了脸，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是。我也知道那件事，但是我认为两者之间，大不相同，胡所长的失踪，另有原因。”年轻警员感激地望看我，黄堂挥看手：“还是第一个可能最合理。我认为还是要彻底搜索。”他说了之後，瞪看我：“你又找他，有甚麽事？”我懒懒地回答：“从甚麽时候开始，个人行动必须向警方人员作报告？”

黄堂盯看我：“卫先生，有一个人无缘无故失了踪，你是可能的知情者。一定要接受警方的查询。”我摊了摊手：“正如你刚才所说，他变成了“鬼医”，消失了，或者变成了隐形人，就在这里，不过我们看不到他。”黄堂恨恨地道：“你对他的失踪一点不关心？”我伸出手来，直指看他的鼻尖：“不关心？关心的程度在你一千倍以上。可是关心有甚麽用？我们得设法把他找出来。”黄堂呆了一呆，扬起手来，可是却又立即垂了下去，并没有推开我的手，反

倒後退了一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想和你争执，卫先生，你有甚麽设想？你一向有过人的想像力。”他的态度相当诚恳，我放下手来：“谁想吵架？我实在想不出是怎麽一回事，他要和我见面，因为他以为培育过程，有了一点意外，因此而十分忧虑，所以和我联络——在他和我联络之前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只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。”

黄堂一听得我提及了“意外”，神情紧张，我就把那“意外”，同他说了一遍，我知道他在听了，一定会大失所望，结果果然如此，他道：“那只是他自己以为可能发生意外。”我道：“当时我也这样想，可是现在，实实在在，有一桩不可思议的意外发生了。”黄堂震动了一下，刹那之间，实验室中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相信人人的心头，都感到了极度的寒意：不可测的变化，终於发生了，先是胡怀玉的离奇失踪，再接下来的会是甚麽呢？那年轻的警员，神色张惶地四面看看，像是要把那不可测的危机找出来。

我和黄堂互望看，不知说甚麽才好，由於实验室中十分静，所以外面的声音传过来，听起来也格外清楚，只听得外面有好几个人，同时用极惊讶的声音在叫：“所长！所长！”一听得这样的叫唤声，实验室中的所有人，连我在内，人人都是一怔，“所长”，那是对胡怀玉的称呼，而如果不是有人看到了胡怀玉，自然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叫他。

刹那之间，我只觉得滑稽莫名。引起我有滑稽之感的原因是：如果胡怀玉根本不是甚麽“神秘失踪”，而只是他离开实验室，未被人注意，而这时他又走了回来，而我们却在作种种假设，推测他神秘失踪的原因，这不是人滑稽了吗？实验室中的人，都转过头，向门口看去，看到胡怀玉已经出现在实验室，他见有那麽多的人在，先是陡然怔了一怔，接着，便极其愤怒。

很少看到一个人在刹那之间会愤怒到这种样子，尤其是这个人给我的印象，一直相当温文。就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，彷彿他体内的血液，全都集中到了头部。使他看来，脸变得通红，他双眼睁得极大。眼附近，全是一根根凸起的筋，以致脸看起来十分可怕，甚至有点狰狞。他陡然吼叫，那种吼叫声，表示了他心中的愤怒，听起来叫人震动，他在厉声叫看：“你们在这里干甚麽？统统给我滚出去！”那几个职员，不知所措，他们想立即离开实验室，可是，胡怀玉又堵在门口，他们出不去，所以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尴尬之极。

我、黄堂和几个警员，则大是愕然。胡怀玉突然若无其事地从外面走了进来，那已经够令人诧异，而他又突然大发雷霆，真叫人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

我和黄堂怔了一怔，同时开口，叫了他一下，我的声音比较大，胡怀玉向我望来。他看到我，震动了一下。显然，他刚才呼喝看，要所有人统统滚出去，并没有看到我。

在一下震动之後，他脸上的血，又不知褪到何处去，脸色变得十分苍白——那种苍白，和他刚才盛怒时的通红，看来同样可怕。

他用一种转来十分怪异的声音道：“啊，你又来了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挥看手，向前走来，道：“出去，请出去，卫斯理……”他叫看我的名字，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我可以留下来，然後，他又重复了六七遍“出去，全出去。”那几个职员，急急忙忙，夺门而出，黄堂仍然站看不动，胡怀玉直来到他的身前：竟然伸手向他推去。黄堂被他推得向後跌出了一步，胡怀玉已道：“出去。”黄堂忍住了怒意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警方人员，是接到了报告才

来的。”胡怀玉这时的神情，怪异得难以形容，他看起来，像是十分疲倦，可是又仍然盛怒。而且有着一股极其不可言喻的执拗，他毫不客气地反问：“接到了甚麽报告？”黄堂忙了一忙：“我们接到的报告是，这里可能有人发生了意外。”胡怀玉立时道：“没有人发生意外，你可以走了。”黄堂也不是容易对付的人：“可是，你曾经失踪。”胡怀玉的声音，听来极其尖利：“我曾经失踪？你在放甚麽屁？我在你面前！”黄堂一下子给胡怀玉驳了回来，弄得脸上红了红，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。

我正想趁机打圆场，说几句话，劝黄堂先回去再说，可是黄堂已经指着碎裂了的那些东西问：“这里曾受过暴力的破坏，我有权……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胡怀玉已经发出了一下怒吼声：“你有甚麽权？在这里，我才有权，这里的一切全是我的，我喜欢怎样就怎样，你理我是暴力不是暴力。”他一面说看，一面又极快地抓起一些玻璃器皿，用力摔向地上。

胡怀玉用的力道是如此之大，以致那些被他摔向地上的东西，玻璃碎片四下飞散。他的动作激烈和快速，我还未曾来得及喝止，他已经举起了一张椅子。我还以为他要去砸黄堂，心里刚想到，袭击警务人员是有罪的，黄堂可有留下来的理由了。

可是胡怀玉一拿椅子在手，一个转身，椅子已向那个玻璃柜子砸去，哗啦一声响，把本来已破裂的玻璃，砸得又碎裂了一大片。

然後，他又疾转过身来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我爱怎样就怎样，你明白了吗？现在，你走不走？”黄堂的神情难看之极，他一言不发，同门口走去，几个警员跟着他，他等那几个警员先走了出去，才转过身来向我道：“卫先生，你和一个疯子在一起，要小心一点才好。”他说完话，大踏步向外走去，胡怀玉冲了过去，一冲到门口，把门重重关上，然後，背靠看门，不住喘气。

我向地看去，只见他的脸色仍然苍白得可怕，随着喘气，人滴大滴的汗水，从他的额上，滞滞而下，若起来像是才经过了剧烈运动。

我没有说甚麽，只是看看他，实在也不知道该说甚麽才好。

黄堂临走时所说的话自然是气话，可是却也大有道理，因为胡怀玉突然出现，所有的一切行动，除了说他是一个疯子之外，也真没有别的话可以形容。

他背靠看门，低看头喘息，汗水在它的脸上，积聚了太多，开始滴向地上。我一直凝视看他，等他先开口，可是过了足有五分钟，他仍然一声不出，我只好问：“怎麽了？”我一开口，他震动了一下，并不抬起头来，声音听来又嘶哑又疲倦：“没有甚麽。”我低叹了一声：“你骗我不要紧，可是别自己骗自己，究竟怎麽了？”他用力摇看头：“真的没甚麽。”我自然有点生气，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他却只是摇看头说“没甚麽”！我冷笑了一声：“看来你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你，我告辞了。”我向他走过去，他仍然背靠门站看，并没有让开的意思，我站定说：“请让一让，或者，请告诉我可以另外从甚麽地方出去。”胡怀玉像是十分困难地抬起头来：“你……知道这个实验室另有出路？”我闷哼一声：“应该有，不然，就是你有穿透墙壁，自由来去的能力。”胡怀玉忙道：“是的，有时，我不想人打扰，所以当初我在建造这间个人实验室之时，就留下了一个十分隐秘的暗门。可以来来去去，不必破人看到。”我讽刺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。”胡怀玉口唇掀动了一下，像是想分辨甚麽，但是却没有说甚麽，只是极其疲乏地挥了挥手。

我又道：“我要告辞了，你让不让开？”胡怀玉忽然叹了一声：“卫斯理，我不知道，何以我会变得那麽暴躁，本来我不是这样的人。可是现在，我全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我会莫名其妙地破坏一切，会……”当他讲到这里时，他双手捧住了头，现出十分痛苦的神情。

他那种痛苦，绝不是假装出来的，我对他十分同情，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：“或许你的工作压力太重了，或者，你长期服食看甚麽提神的药物？”胡怀玉用力摇头否认。我心中不禁暗叹了一声，像它的这种情形，其实并不是十分罕见的，这种突然之间，爆发无可控制的坏脾气，使得一个本来是温文的人，全身充满了暴力，由理智而变为横蛮的例子，在精神病中十分常见，屬於精神分裂那一类，有天生的病例，也有在生活中受了过度刺激而来的病例。

如果胡怀玉真是这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，那自然十分可惜，因为这种病症，即使经过长时期的医治和疗养，也不是一定可以痊愈，而且谁也不知道在痊愈之後，甚麽时候又会发作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是不是要我陪你去找一个医生，检查一下？”

胡怀玉抬头向找望来：“你以为这是精神分裂的一种现象？”

我觉得没有必要隐瞒真相，所以我指了一下实验室中凌乱的情形：“这一切，显然不是件所需负责的行为所造成的。”

胡怀玉面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，声音嘶哑：“是我的行为所造成的，我就要负责。”我道：“如果你这些行为，由於你自己不能控制的一种精神状态，那麽……至少在法律上，你可以不必负责。”胡怀玉又不住摇着头：“不是这方面的问题，这个研究所是我的，就算我放上两百公斤炸药，将之夷为平地，法律上也没有人向我追究责任。问题是，当我在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十分清楚自己在做甚麽，而且盼望看这样做，也十分清楚感到这样做了，会给我极大的快乐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你不觉得这样……不正常？”胡怀玉想了一想：“很难说。”我等了片刻，他没有再说甚麽，我就装作不经意地问，因为如果他真有精神分裂症的话，他会十分敏感。我问：“你今晚做了些甚麽？”

胡怀玉抬看头，目光缓缓地在实验室中扫了一周：“你走了之後，我仍然像平日一样，自己一个人在这里。突然之间，我觉得一切全是那麽滑稽，那麽……没有意义……我埋头埋脑在做研究，希望在科学上有新的发现，那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，可是突然之间我想到，就算被我达成了目标，又有甚麽意义呢？”他说到这里，用一种十分疑惑的神情望走了我，看来是希望在我这里得到答案，我不禁苦笑了一下，胡怀玉提出有关人生哲理的大问题，岂不是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用三言两语就可以回答的？而且，老实说，就算换一个环境，给我充分的时间，我也回答不出来，这种问题，古今中外，有谁能回答？

我只好反问：“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怎麽样？”

胡怀玉忽然笑了越来，他的笑容看来有点惨然：“我？我一想到这一点，立时感到我真是傻瓜，为甚麽一天到晚作研究，所以我……我……开始破坏，奇怪的是，当我开始破坏，我感到了无比的乐趣，越做越是起劲，终於把这柜子，也砸破了一面，真是痛快无比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我长叹一声：“工作压力太重了，再加上近日来你又忧虑，又担心，精神受不起这样的重压，你……有病了。”

胡怀玉瞪大眼睛望看我，直截地问了出来：“你是说我有了精神病？”我也十分直截地回答他：“可以这样说。”

胡怀玉呆了片刻：“事後，我离开了实验室，一个人到了海边，惊讶自己如何会有这样的行为，在海边呆了很久，肯定有一些不对头的事在我身上发生……你也看到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行为多麼怪异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你需要休息，和一个专家照顾。”胡怀玉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卫斯理，其实你应该知道是发生了甚麽事。”我呆了一呆，立时明白了他这样说是甚麽意思，我用力一挥手：“别胡思乱想了，像你这种有轻度精神分裂的人，世上不知有多少。”胡怀玉苦笑看：“我和别人不同，我知道自己为甚麽会变成这样，如果我一直在忧虑着的话，只是这样，那倒不算太坏。”我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你还在钻牛角尖。”胡怀玉立时道：“一点也不！那……逃走了的不知道甚麽东西，一定已经进了我的身子，更可能是进了我的脑子，在影响着我，我……怕……迟早会被它征服，到时，我……就不再存在……这不知道是甚麽的东西……就占据了你的躯壳……”他一面说看，一面现出极恐惧的神色，令我也不由自主，不寒而栗。

可是对他所讲的事，我却一点也不相信。他这时的情形，分明是在精神上受了太大的压力的反应，这种轻度的精神病，应该不难治疗。

当下，我又伸手拍了拍它的肩，想安慰他几句，可是他却十分紧张地握住了我的手，声音也在发颤：“卫斯理，你要答应我，如果发展下去，我只剩下了躯壳，脑子被那东西控制了的话，你……要帮助我……别让那东西藉我的身体来作恶。”我苦笑了一下，从他这时的神态来看，他的病况，看来远比我想像的来得严重他坚信自己受了某种不知名生物的侵袭，会有十分严重的後果，他实在需要立即去就医！我想了一想：“其实你不必太忧心，就算事情真如你所料，一定也有法子可以把东西驱出你的体外。”胡怀玉皱着眉，十分认真地想了一会：“让那东西再去害别人？算了吧。”我又好气又好笑，从他的话转来，他人格十分伟大，宁愿自己受害，也不愿把事必扩大再去害别人。

可是，他所坚信的，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，却又是如此之无稽！我知道没有别的话可以劝得信他，所以只好“投其所好”，也来危言耸听一番：“你怎知道那东西不会以你的身体作基地，大规模地繁殖，去转害其他人？”胡怀玉一听，立时张大口，现出骇然之极的神情，而且在鼻尖上，也沁出了汗。我的话，只要稍为想了想，就可以知道那只是一种“恫吓”，可是胡怀玉却如此认真，这证明他对自己的幻想，有看极度的恐慌，我不是精神病专家，可是也知道这种现象绝非甚麽好现象，我只好道：“所以，我们要采取措施，不能就这样算数，一定会有甚麽办法，对付那东西！”胡怀玉喃喃地道：“你能提供甚麽办法？就算把我脑子切开来，也不见得可以找到那东西！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如果你肯听我安排……”我一句话还没有讲完，他已经徒然吼叫了起来：“我知道你在想甚麽，你以为我神经有毛病，把我当作疯子。告诉你，我甚麽毛病也没有，一切，全景那不知甚麽东西在作祟，那东西……简直就是妖魔鬼怪，它在我的体内作祟！”我盯看他：“好，那麽我们就去找一个能把在你体内作祟的妖魔鬼怪驱出来的人。”胡怀玉急速地喘着气，道：“那……还好一点……那倒可以试一试。”本来，我来找胡怀玉，因为张坚要我到南极去，邀他也一起去。

如今看情形，他的精神状态如此恶劣，显然不适宜远行。要是他在在飞

机上，或是在南极的冰原上，忽然发起疯来，那可谁也吃他不消。

如今当务之急，需要一个好的精神病医生的治疗。所以，我绝口不提张坚在南极打电话来的事，只是搓着手，沉吟看：“让我想想看，谁有这样的能力……”胡怀玉用十分焦切的神情望看我，其实，我心目之中，早已有合适人选，只不过故作深思之状，好让他心中对我想到的人，更具信心。

我想到的是梁若水医生。这位美丽的的女医生，正是精神病科的专家。而且，我认识她，由於他的同事张强的缘故，而张强，却正是张坚的弟弟。（世界真小，是不是？）张强后来不幸死在东京，梁若水和一个生物学家陈岛，共同从事各种各样外来信号对人脑的影响，早两个月，又回到了她曾服务过的医院，和我联络过。把胡怀玉交给她来治疗，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

（梁若水、张强和我与白素，曾经在一桩极曲折的事件中共同有过怪异的经历，全部记述在以“茫点”为名的那个故事之中。）我故意想了一会，才一挥手：“有了，有一个女……”我讲到这里，便生生地把下面“医生”两个字，吞了回去，改口道：“有一个女……神人，这个女神人有看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和对种种神奇的事，有看十分深刻的理解力，她一定可以帮助我们。”胡怀玉的神情仍然有所疑惑，可是他显然感到了一定的兴趣：“她……肯帮我们？”我忍住了笑：“我想肯的，不妨让我和她联络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去休息。”胡怀玉苦笑，缓缓点了点头，我和他一起向实验室中走去。当来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又回头，同那玻璃柜子望了一眼。

我陡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忙问：“那柜子中还有两块冰块，在冰块中的胚胎，怎么样了？”胡怀玉伸手在自己的脸上，抹了一下，双眼有点发直：“玻璃被我砸了，低温不再保持，冰块迅速溶化。里面的胚胎，照我估计，不适应突如其来的温度提高，已经死了。”胡怀玉这样说法，自然是合理的。

可是我转念一想，如果那两个不知名的胚胎，可以适应温度的骤然提升呢？

这样想下去会联想到许多，之间我坐胡中玉的车陪他回家，我还没理出头绪，就已经到了。胡中玉的家很古典，或许可以列入为“古迹”保护范围。

古屋保养修饰得相当好，门口有一对巨大的石麒麟，大门上，甚至还有看匾，匾上题的是“海阔天空”四个字。

很少看到旧屋子的大门横匾上颞着这四个字的，或许是胡怀玉的祖先，十分酷爱自由的缘故？我并没有问他，和他一起下了车，胡怀玉犹豫了一下：“进去坐坐？”我对这古旧的屋子感到了兴趣，虽然看出胡怀玉的邀请只是一种客套，并不是真有诚意，但是我还是立即点头：“好。”胡怀玉神情有点不自在，我装作不知道，已经来到了门口。

屋子的两扇门，自中间打开，门上有看铜环。胡怀玉跟了土来，四周围极静，我道：“你……一个人住？”胡怀玉摇了摇头：“事实上我很少回来，有几个老亲戚在看房子，不必打扰他们了。”他取出钥匙来，打开了锁——古旧屋子的门是没有锁，那门锁显然是后来配上去的。最妙的是，当胡怀玉推开大门时，大门的转轴，还发出了“吱呀”一下声响，我像是走进了甚麽电影的布景之中。

进了门，是一个很大的天井，然後是一列亮总，胡怀玉推开了一扇，闪身让我进去，一面道：“到我书房去坐坐，这里太大，太阴森。”这时，我在一个相当大的厅堂中，在黑暗中可以看出，一切的陈设，全是古老的。奇

的是在大厅中，有几件一时之间，在黑暗中看不真切，奇形怪状，却又相当大的东西摆着。

那几件东西，等我略为走近一些，才看清那是几艘船只的模型，精致之极，每一艘将近有两公尺长，上面的帆、桅、舱、舵，一应俱全，手工精巧得无以复加。我从来也未曾见过那麽精美大型的船只模型，虽然在黑暗之中，看了之後，也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声来，可是胡怀玉显然无意向我介绍那些模型，只是急急向前走去，我自然只好跟在後面。

不一会，进了一间房间，他看亮了电灯，电灯自然是近年装上去的。那是一间相当大，古色古香的书房。但也有与一般书房不同的地方，在墙上，挂看许多兵器，有刀有剑，还有许多外门兵器，看起来，像是武侠小说之中，甚麽武林大豪的书房。

我猜想胡怀玉的祖上，可能是武将，更有可能。是清朝海军水师的高级将官之类。

胡怀玉在书房的一边，推开了一道暗门，里而是一间相当精巧的卧室，他道：“我就住在这里。老房子，有很多不方便，但是有一样好处，睡在这样的房间中，像是把自己关在保险箱里，有安全感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，他却又立时忧虑起来：“可是，不知是甚麽东西，侵入了身子。还有甚麽环境是安全的？”离开研究所以後，他一直都很正常，这时，他又说起这种话来了，我忙岔了开去：“明天你就去找那位女……女神人，她会帮你，我给你它的地址。”我在那张古老的檀木书桌架上找到了纸笔，把梁若水的住址，写了下来。

我当然想到，一离开这里，我就要先和她联络，把胡怀玉的情形告诉她，同时，也要请她维持“女神人”的身分。

我把纸条递给了胡怀玉，他十分珍重地摺了起来，放好，我又道：“明天我有远行，你自己去找她，一定没有问题。”他一听说我要远行，又现出惶然的神情来：“如果……如果……续……侵袭我……使我……不能自己控制自己……那怎麽办？”我只好道：“女神人会帮助你的。”胡怀玉双手掩住了脸，自喉间发出了一阵“呜呜”的呻吟声来：“有时，我觉得自己……像是传说中的“午夜人狼”。好好的一个人，一到午夜，就会变成一头狼！”我骇然失笑：“你怎麽不想像自己会变成吸血僵尸？”我是在讥刺他胡思乱想，可是这个人的精神状态。真是紧张至於极点，他一听得我这样说，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真正意思，只是张惶失措地连声问：“会吗？会变成吸血僵尸？我曾变成吸血僵尸？”我忙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当然不会。”他还是不相信：“不会？那你刚才为甚麽会这样说？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是说你的想像力太丰富了！”胡怀玉苦笑了一下：“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……即使是你，也无法明白。”我只是敷衍地道：“是以所谓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变化，本来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才明白。”胡怀玉呆了片刻，打开了一只抽屉，指看一本日记本：“我觉得有事情发生，就开始把我感觉到的变化，详细记了下来，我的文字运用不是很好，但也已经尽了力，到我再也敌不过……那不知是甚麽妖魔时……至少可以给别人知道我是怎麽输的。”听他说得这样认真。我除了苦笑之外，没有甚麽话好说，我只是斜眼看了那本日记簿一眼，心想如果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，用心把他思想中不同点，记录下来，只怕很有心理学上的价值。如果写日记的人文采够好，说不定还有文学价值，总比作家刻意写出来的“疯人日记”之类好多了。

我一面想看，一面和他随意闲谈看，过了不一会，看他十分疲倦，我就起身告辞，他要送我出去，我拦住了他：“不必了。我自己会出去，记得明天去找能帮助你的人。”他疲倦得连点头的气力也没有，只是颓然坐在椅子上，也没有再客气，我独自一个人走了出去口经过那个黑暗的大厅，我又在那四艘船只的模型前，停了好一会。

那几艘古代的中国式海舶的模型，真是精致绝伦，我点看了打火机，仔细观察它们，发现船模型凡是用到木头的部分。全是上佳的酸枝红木，金属部分，全是铮亮的白铜。

那几艘船，若越来越像是大型的商船，但是在两边艘上，又有看具体而微的大炮。最多大炮的一艘船上，有二十四门之多：所有的帆，全都洁净如新，每一艘船上都有旗帜，旗上是精工绣出来的“胡”字，自然是胡怀玉祖先的旗号。

我看了相当久，才离开了那幢古老的屋子，驾车回家，回到住所，已经凌晨三点了。白素在看书，我把胡怀玉的情形，同她大致说了一下，她也同意我的结论：胡怀玉的精神状态不正常。

我故意不望向白素：“看来我只好一个人到南极去了。”白素笑了一下，不置可否，我取起了电话来，她才道：“现在打电话给人，好像不是很合适？”我道：“我怕他明天一早就去找梁若水，早点安排的好。”白素皱着眉：“我以为至少，他第一次见梁若水的时候，你要在场，或者，把梁医生约到我们家中来。”

第五部 超级顽童胆大妄为

我想了一想，放下了电话：“对，到南极去，路途遥远，也不在乎迟一天半天。”当晚，我一直在想看张坚不知道是发现了甚麽怪事，要我非去不可。可恶的是，他在电话之中，甚麽也不说，叫我设想一下，也无从设想起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和梁若水通了一个电话。请她在家等我，然後，我驱车前往。梁若水还是住在老地方，看到了我很高兴，我先问她：“陈岛的蛾类研究。有甚麽进展？”梁若水缓缓摇看头道：“很难说。人的脑部，肯定可以直接接受外来的讯号，讯号强烈时。甚至可以使人的行为整个改变，可是却始终无法找出甚麽类型的讯号，才能肯定地被人脑接受，像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。”我问：“那麽，在不断的实验之中，至少有过碰巧成功的例子？”

梁若水答：“是。所有参加实验研究的人，全是自愿的，因为在一切不可知的因素下，会有可能产生十分可怕的後果。”我想起发生在“茫点”这个故事中的一些事来，由衷地道：“真是，要是人忽然在镜子中看不见自己了，或是老觉得有一只蛾在手，的确可怕。成功的例子是……”梁若水道：“其实，不能算是甚麽成功，参加实验的人，在忽然的情形下，会有十分怪异的幻觉，一个年轻人有一次，就见到了无数鬼怪。”我不禁骇然：“无数鬼怪？那是甚麽意思？”梁若水摊了摊手：“他自己也形容不出来，只是在那一霎间，不知是甚麽讯号，使他有了看到无数奇形怪状东西的感觉，而究竟是哪一组讯号使他有了这种幻觉的，全然找不出来。”我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那

只好不断研究下去。我来找你，是因为有一个朋友，看来像是患了精神病...”我把胡怀玉的情形，详细说了一遍，最後道：“他坚决相信有甚麽.....不知是甚麽东西的东西，进入了他的身体，他正在和那种他称之为妖魔鬼怪的东西作斗争。对他来说，这种斗争，像是非常剧烈。”梁若水点头：“是的，世上最惨烈的斗争，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斗争。像那位胡先生这样的情形，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，不知见过多少了，你放心，把他交给我好了，我可以扮演驱除他体内邪魔的角色。”听得梁若水这样讲，我自然大大放了心，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：“他自己绝不认为自己有病，而且。还认为他自己和别的精神分裂症者不同。”梁若水淡淡然笑看：“每一个精神分裂病者，都这样想。等他来了，我自自有处置之法。”

我自然没有理由不放心，我们又闲谈了一会，梁若水忽然感慨起来：“人脑的构造，真是复杂。像精神分裂症，已经有了不知多少宗病例，它的症状，甚至医疗方法，也都被就定了下来，治疗的百分比高。可是，导致一个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原因，却一点头绪也没有。

只知道脑部有甚麽地方不对头，可是病因、病源，完全不能寻找。”我同意她的看法：“是啊，构成人脑的几十亿个各种不同类型、不同功用的细胞，只要其中单一的一个出了点毛病，整个脑部的功能运行，就会出差错，总不能把人脑的几十亿个细胞，逐一检查。”梁若水叹了一声：“就算能逐一检查，也没有用，因为即使在放大了几十倍的电子显微镜下，也无法知道何者是正常，何者出了毛病，就算是专家，也未必能真正了解自己，唉。”她神情伤感，我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她的好友，因为脑部活动受了不明讯号干扰而堕楼致死的张强，只好陪着她叹了一口气，然後告辞。

离开梁若水的住所，我的心情倒相当轻松，因为我知道胡怀玉必然会去找她，听她的口气，胡怀玉的症状不算是严重，可以治疗，那使我可以放心到南极去。

我赶去看去办各种手续，到南极去见张坚。早若干年，我曾到过一次南极，几乎没有在冰天雪地之中死去，这次再去，自然不会有甚麽恐惧，但是多准备一下总是好的。

我在中午时分回到住所，订好了下午起飞到纽西兰的班机，所馀的时间不能算多，我才到门口，就看到门口停着温家的车子。

我不禁皱了皱眉，一进屋子，看到坐在客厅中的，又是温宝裕的父母，找更是厌烦。虽然，我看到温太太双眼红肿，温大富一脸凄惶，看来有相当严重的事。但是我不打算理会。

白素也没有陪看他们，在我进来之後，她才在楼梯上出现，温大富一见我进来，就站了起来，语带哭音：“宝裕.....失踪了！”我向楼梯走去，先是怔了一怔，随即道：“你可以通知全市的警察到我这里来搜，看他是不是在我家里。”

温大富急忙道：“卫先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的意思是，能不能请你帮帮忙找一找他，他还小，现在社会又不太平，他离家出走，唉，後果真是不堪设想，真是.....”

温大富真是急了，竟然抽抽噎噎哭了起来。他一哭，他那位肥胖但十分美丽的妻子，也跟着哭出声来。一时之间，客厅之中，大有哭声震天之势，我真不知道是生他们的气好，还是同情他们好，只好向白素望去，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劝他们报警，他们却不肯听，一定要等你回来，请你帮忙。”我已

经上了几级楼梯，转过身来：“你们最好报警，我想他不会走远。”

温大富连连摇头：“他昨晚回家，一进房间就没有出来，看来连夜扒窗子逃走，警方说，没超过二十四小时，不受理。”我一挥手：“那就等到满了二十四小时再去报警，我立刻有远行，不能奉陪。”说看，我就自顾自上了楼梯，半小时之后，当我提看手提箱下来时，发现他们还在。白素正在打电话，我儿听到最后一句：“黄先生，多多拜托。”

白素放下电话，望向他们两夫妻：“我已对一个高级警官说了。他叫黄堂，你们这就可以到警局去见他。”我闷哼了一声：“黄堂是警方特别工作组主任，一个少年离家出走也去找他？”白素向我作了一个手势，温氏夫妇千恩万谢，走了出去，白素摇看头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”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天下也有不是的父母。”白素瞪了我一下：“至少他们两夫妇不是，宝裕这孩子也真是，上哪儿去了？他父母说他把自己名下的存摺带走，他们到银行去问过，相当大的一笔数目的存款，全叫取走了，他们担心是受了匪徒的胁迫。”

我笑道：“对，就像他拿了犀角，他们以为是我教的一样。”“对了，”白素接过了话头：“梁若水打过电话来，胡怀玉已经去找她，说没有甚麽大问题。”白素和我一起上车，直驶向机常上了飞机之后，我只是看书，没有甚麽事可长途飞行，十分乏味，唯有看书，才能打发时间，飞机在纽西兰看陆，我还要转塔小飞机到因维卡吉弟去，等我到了因维卡吉弟时，有两个人，举看有我名字的纸牌在接我，我向他们走了过去。

两个人都年纪很轻，体魄强壮，面色红润。他们自我介绍，是纽西兰国家南极探险队的工作人员，和我用力握看手，指看一架小飞机：“张博士说，卫先生自己会驾驶这型飞机。”我向飞机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这两个人，忽然之间，像是十分有趣地笑了起来。

我有点莫名其妙，同他们望了一眼。他们立时敛起了笑容，鬼头鬼脑。

二人其中一个，把一大叠文件交给我：“所有飞行资料全在这里，你和控制塔联络，就可以起飞，经麦克贵里岛，到巴利尼岛。到了巴利尼之后，会有探险人员再和你联络。”我把飞行资料接了过来，先约略翻了翻，和他们一起到了那架小型飞机的旁边，在我登机之际，我又发现他们两人，有点鬼头鬼脑的神情，这使我感到有点难以忍耐，我陡然回头：“你们有甚麽事瞒看我？”那两人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没有。没有。”他们这种态度，真是欲盖弥彰，可是我想了一想，我和他们素不相识。他们的言语之间，又对张坚充满了敬意，实在不可能害我的，他们看来有点鬼祟，但是却并不像有甚麽恶意，我一面想看，一面指看他们：“真有甚麽事，还是快点讲出来的好。”两个人一超举起手来作发誓状：“没有，真没有。我们有甚麽事要瞒你？”我心中仍是十分疑惑，但一时之间推究不出甚麽，总不能一直向他们逼问下去，只好瞪了他们一眼，上了机。我在驾驶臆中坐定，看到那两个人你推我打，嘻哈大笑看奔了开去，而且频频回头，望向飞机。这更使我疑惑，他们可能在飞机上做了甚麽手脚。

但是如果他们在飞机上做了手脚害我。神态又不可能这样轻松，这真叫人有点摸不看头脑。

我开始和控制塔联络，不多久。就滑上了跑道，起飞，小飞机的性能极好，速度也极高，二小时之后，就已经在麦克贵里岛降沼，增添燃料之后再起飞，又三小时之后，到达了巴利尼岛。

巴利尼岛在南极大陆的边缘，我到的时候。算来应该是天黑了，但是

整个空间，却弥漫看一种如同晨曦也似的明灰色，这正是南极大陆的连续的白昼期。南极的白昼期，也是南极的暖季。可是所谓暖季，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之下，寒风迎面扑来。

我才一下机，就有一个人迎了上来，热烈地和我握着手。这个人留着浓密的胡子，胡子上全是冰层，以致连他的面目也看不清楚。

他操着浓厚的澳洲口音的英语，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：“张博士已经回基地去了，我是探险队的联络负责人，张博士吩咐过，你一到，就有适宜雪地降落的特种探险用的飞机给你使用。”他说着，同停机坪不远处的一架飞机，指了指。我知道这种专为探险用而设计的飞机，可以在天气恶劣的南极上空飞行。南极大陆上空，不论是寒季还是暖季，终年受西风寒流所笼罩。

在那里，就算是最“风平浪静”的日子，风速也达到每秒钟二十公尺，风大的时候，风速可以高达每秒七十公尺以上，普通飞机无法在南极上空顺利飞行。

这种特殊设计的飞机，也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之中，降落在南极的冰原上整个南极大陆，有百分之九十长期受冰雪覆盖，只有少数边缘地区才在一年之中，难得有零度以上的天气。南极的冰封面积比北极大五倍左右，想找一个没有冰层的地方降落，几乎不可能。

我也知道这种飞机有完善的救生设备、通讯设备和食物，可以供在万一失事的情形下，作最长时间的坚持，使得救援队能够救援失事者。

这种飞机，全世界不超过五架，全供各国在南极的探险队所用，由各国政府，不论政治立场如何敌对，共同出资建造在南极，有看人类在科学上高度合作的典范，即便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最激烈的时期，在南极的美国科学家和苏联科学家，还是抱着共同目标在努力工作，并无歧见。

所以，我看到张望留下了这样的飞机供我使用，觉得十分满意，那人又邀我去休息一下，我也表示同意，和他一起步向一幢建筑物。

在休息期间，我试图在那人身上，多少问出一些张坚究竟遇到了甚麽奇事的端倪，可是那人却甚麽也不知道。找休息了大约一小时，享用了一顿饭味道虽然不是很好，可是却热腾腾的饭餐和熟读了飞行资料。

然後，他又送找到了那架飞机之旁，有两个地勤人员正做好了最後的检查工作，做着手势离开。他们向我望来，我又在他们脸上，看到了那种似笑非笑、鬼头鬼脑的神情。

这真使我疑惑到了极点：为甚麽老是有人用这种神情对我？这使我不能不警惕，因为根据资料，从这里飞到张坚所在的基地，航程超过一千公里，需时六小时，如果飞机上做了甚麽手脚，在辽阔的南极冰原上，救生设备再好，流落起来也绝不愉快。

所以，我一看到两人有这种神情，就立时停步：“飞机有甚麽不妥？”那两个人呆了一呆，一个道：“没有不妥，燃料足够一千五百公里使用，你的航程，只是一千两百公里，没有问题。”另一个也道：“没有问题，你一上飞机，立时就可以起飞，没有问题。”这两个人的神态，和上次那两个人一样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空气冰冷，我还未曾再问甚麽，他们已急急走了开去。

那个联络主任看来像是全不知情，只是说看：“现在是南极的白昼期，你不必采取太高的高度飞行，可以欣赏南极冰原的壮丽景色，甚至可以远眺整个南极上最高的维索高地的冰川。”我“嗯嗯”地答应着，有点心不在焉，

可是想来想去，又想不出甚麽来。

由於心中有了疑惑，所以特别小心，对救生设备作了详细的检查，又从电脑上确定了机上的各部分都操作正常，才开始起飞。

一切都没有甚麽异状，我只求飞行平稳，倒不在乎是不是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景色，把飞行高度尽可能提高。

望出去，不是嗤嗤的白雪，就是闪着亮光的冰层。高山峻岭，从上面看下去，显不出它们的高峻，感觉上看来像是一道一道的冰沟。

一切正常，再有一小时，就可以降落了，我尝试和张坚的基地通话，不多久，就有了结果，基地方面说天气良好，随时可以降落。

在南极冰原上降落，不需要跑道，只要在基地附近，找一幅比较平坦的地力就可以了。

看来，我的疑心是多馀的，或许是寒冷的天气，使人会有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正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，突然在我的身後，响起了一个声音。在叫看“卫先生！”那是极普通的一下叫唤，我一生之中，被人这样叫，不知有多少次了，可是却从来也没有一次像这次那样吃惊过！在南极冰原的上空，明明只是我一个人在驾看飞机，而忽然之间，身後有人在叫我，这怎能不令人吃惊？我一面陡然回头，在回头去的那一霎间，心念电转，已作了许多设想，其中的一个设想甚至想到了，是不是胡怀玉所说的“那个东西”在我身後呢？可是，当我一转过头来时，我却在刹那之间，甚麽都明白了。

一时之间，我真不知道是吃惊好，还是生气好，或者是大笑好！在我身後，站看一个人，一副调皮的神情望看我，这个人，竟然是温宝裕！我不明白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有甚麽可笑的，但可能走由於我那种错愕的神情，看起来相当滑稽之故，所以温宝裕一和我打了一个照面，就“哈哈”笑了起来。

他一面笑着，一面挤了过来，就在我的身边的一个座位上，生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无法把我送回去了，回去燃料不够，你只好把我带到基地去。”温宝裕会突然出现在飞机上，自然意外之极。

我一看到了温宝裕，前後两批和飞机有关的人，为甚麽那样鬼头鬼脑，倒十分容易明白了。

在我离开住所之前，他的父母已经声称他提走了他名下所有的银行存款“失踪”了，毫无疑问，他一定先我一步，到了纽西兰。

他曾在我书房中，听到了我和张坚的对话，知道了我的行踪，和我与探险队成员联络的方法，他赶在我前面，可以令得和我联络的人，相信他和我在一起。

他是用甚麽方法使那些人不对我说的呢？多半是“想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”之类，西方人最喜欢这一套，尤其是温宝裕能说会通，样子又讨人喜欢，在南极边缘工作的人，生活都十分单调，自然容易帮他。

（後来，事实证明我的猜测，完全正确。）问题是，他自称是我的甚麽人，才能使人相信他呢？我盯看他，眼神自然十分严厉，这小子，他也觉得有点不对了，笑容消失，现出一副可怜的样子。他的表情虽然十足，可是我可以断定那是他在“演戏”，这个少年人，是一个十足的小滑头。我冷冷地问：“你对人家说，你是我的甚麽人？”温宝裕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我……说是你的……助手。”我闷哼了一声：“助手？有理由助手的行动，要瞒着不让我知道吗？”温宝裕眨着眼：“我说……你的南极之行，非要我随行不可，可是在出发之前，不论你怎麽说，我都不肯答应。”一听得做说到这里，我

已经忍不住发出了一下闷吼声，温宝裕怕我打他，缩了缩身子，又用手抱住了头，眼睛眨着，一副可怜状。

我冷笑道：“不必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你父母会吃你这一套，我不会。”被我揭穿了他的“阴谋”，他多少有点尴尬，讪讪地放下手来：“所以，我告诉他们，我终於肯来，你一定会很高兴，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，他们就答应了我的要求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，这小滑头，真的，飞回去燃料不够，只好把他带到基地上去，但是他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他了吗？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。

我冷笑一声：“一到基地，我绝不会让你下机，立刻加油，自然有人把你送回去。”温宝裕吞了一口口水：“这……又何必呢？古语说，既来之，则安之……我不等他讲完，就大吼一声：“去你的古语。”温宝裕忙道：“好好，不说古语。只说今语，或许我真的可以帮助你，不一定完全没有用。”我冷笑：“你有甚麽用？”温宝裕对答如流：“这也很难说，狮子和老鼠的寓言，你一定知道，当老鼠说可以有机会报答狮子的时候，狮子也不会相信。”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任凭你说破了三寸不烂之舌，我也不会听你，你父母因为你的失踪，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你还在这里和我说寓言故事？”温宝裕道：“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了，我在上机之前，写了一封信给他们，详细说明了一切，他们知道我和你在一起，自然再放心也没有。”我瞪看他，这小滑头，做事情倒有计划。“这样说来，我又多了一条拐带罪了。”温宝裕忙分辨：“不！不！我信里说得很明白，一切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主意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他略顿了一顿：“不过我告诉他们，你一定会答应照顾我的。”我没好气：“我要照顾你？用我的方法，立刻要人把你送回去，绝不会让你下机。”温宝裕转出我的语气极其坚决，他撮看嘴，沉默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会从归途从飞机跳下去，我知道紧急逃生设备在何处。”我“哈哈”大笑：“欢迎之至，你未曾落地，整个人就会变成一根冰柱，希望你落地时，不至於碎裂得太厉害，你真要跳，现在就可以跳。”温宝裕哭丧着脸：“卫先生。你真没有人情味。”我立时道：“你说对了，半分也没有。”温宝裕紧撮看嘴，不再出声。这时，飞机离目的地已不是很远，我又检查了一下降落前的准备工作，同时开始和基地作正式的无线电联系。

温宝裕忽然又问：“你的

第一次冒险，是在甚麽时候开始的？”我一听得他这样问我，已经知道了他的用意何在。所以立时道：“可能比你更早，但那是自然而然来的，不是我用手段，欺骗和隐瞒去刻意追求，像你这样子，只怕一生也找不到甚麽真正惊险的经历。”温宝裕急急分辨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刻意追求，对我来说，这次到南极来最自然。任何事情，用上一点小小的手段，是免不了的，相信你也不止一次用过同样的手段。”我懒得再和他争辩。这个少年，不但聪明，而且简直有点无赖。我一生之中，和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，可是和这样的少年人打交道，倒买还是第一次。

温宝裕说看，忽然又叫了起来：“卫先生，我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，到达南极的最年轻的一个人。”我更正他的话：“到达南极上空的最年轻的一个人，我不会让你下飞机，你没有机会踏足南极大陆。”他眨着眼望看我，我已经和基地通完了话，我大声吩咐：我需要立时替飞机加满回程的燃料，同时希望有驾驶员可以立刻将飞机飞回去，因为有一个意外的搭客在飞机上，

他是混骗上来的。

基地方面的回答十分吃惊：“怎麽会有这种情形。”我还没有回答，温宝裕像是明知没有希望了，所以豁了出来，对看无线电通讯仪大声叫：“这是由於卫斯理先生的疏忽。”我用力把他推了开去，他倒在座位上，我又吩咐，同时令飞机的高度迅速减低，不一会，已经可以看到下面一望无际的冰原之上，探险队基地的各种建筑物和旗帜，以及在适合飞机降落处，所作的标志，同时也看到一辆雪车驶向前。车上有一人，正在挥动着幅相当巨大的红布。

我估计这个在车上的人，可能就是张坚，这时，我当然不能和他打招呼，只是专心於飞机的降落。当飞机終於落地，在冰面上滑行，而我也放出了减速伞之後，温宝裕作最後挣扎：“卫先生，求求你，我已经来了，就让我留下来。”我坚决地道：“不行。”温宝裕道：“我就留在基地，哪里也不去。”我冷笑：“你以为南极探险基地是少年冬令营，随时欢迎外来者参加？你知道南极的生存条件有多差，你随时可以死亡，到时，我就会成为杀人的帮凶，不行！”温宝裕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如果我说，我已有足够的准备……”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的所谓御寒准备，只能参加城市郊外的冬令营。”飞机在这时，完全停了下来，温宝裕向机门望了一眼，若他的情形像是想强冲下去。可是不等他有任何动作，我已经发出了一下严厉的冷笑声。这样的冷笑声，足以使得一个恐怖分子不敢轻举妄动了，何况是温宝裕。

果然，温宝裕乖乖地生看，不敢再动，我已经看到，停在不远处的雪车又向前驶来，当我打开舱门时，车子恰好驶到近前，在车上的人果然是张坚。他拉下口罩，大声叫看。

我和他相隔不过十来公尺，可是由於风势强劲的缘故，他在叫些甚麽，我一点也听不到，我向前做看手势，示意他过来。

他下了车，踏看积雪，向前走来，上了登机的梯级，我让他进了机舱。

他进了机舱之後，第一个向他打招呼的居然不是我，而是温宝裕温宝裕向他一扬手：“嗯，张博士，你好。”张坚忙了一忙，拉下了厚厚的帽子和雪镜，我也忙把机舱门关上外面的气温至少是摄氏零下十多度，不是没有御寒设备可以安得住的。张坚向温宝裕望去，现出极讶异的神色来，笑道：“喃，小朋友你好！”我忙道：“张坚，别和他多说话，他是一个小滑头，你这种呆脑的科学家，不够他来。”张坚显然不明我的劝告，十分有兴趣地望看温宝裕，而且，立时他们互相眨眼我连忙横身，搁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，不让他们继续眉来眼去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给他们两人有说上十句话的机会，温宝裕一定有办法被张坚邀请他在基地住下来。

所以，我一隔开了他们之後，立时正色对张坚道：“你听看，这孩子的事，完全由我来处理，你只要多一句口，我不管你这里发生了甚麽事，立刻就走。”张坚张大了口，忙道：“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”他一面说“不说”，一面还是多了一句：“这孩子，他竟然能瞒过了你混上机来，真不简单。”温宝裕大声叫：“张博士，准我留下来。”张坚搔看头，想代他求情，我转过头去，狠狠瞪看温宝裕：“你再说一句话，我就把你打昏过去。”温宝裕後退了一步，望看我，一声不出，神情十分古怪。

我“哼”地一声：“你心里在骂我甚麽？”这小鬼头也真可恶，他不回答“没有骂”，却说：“不告诉你。”张坚听得他这样回答，不禁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：“原来卫斯理也会有没做手脚虚的时候。”我决计不会让温宝裕跟在

我的身边。虽然我绝不讨厌他，还十分喜欢他的机灵和富於想像力。可是南极的环境实在太恶劣，绝不是城市少年所能适应，如果是别的环境，我早已答应他的要求了。

我以是挥了挥手：“请通知基地人员加燃料，立即驾机回去，并且押送这孩子回纽西兰，到了纽西兰之後，就不必再理他，他知道怎麼来，就知道怎麼回去。”张坚点了点头，拿起随身带着的无线电对讲机，吩咐了下去，小声对我道：“有一位日本的海洋学家田中博士恰好要回去，由他驾机走好了。”我闷哼了一声，张坚又道：“这次我叫你来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忽然吞吐了起来，我向他作了一个尽管说的手势。张坚喃喃地道：“照说是不会有意外的，冰层下航行的深水潜艇，我已经航行过很多次了，你必须和我一起乘坐这种小潜艇。”温宝裕存心捣蛋，我还没有说甚麽，他已经叫：“他不敢去，我去。”我笑看：“当然没有问题，你在冰层下，究竟发现了甚麽？”张望的神情极犹豫：“我不知道，或者说，我不能确定，所以一定要你来看看，听听你的意见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和上次一样，是来自外星的……”温宝裕立时又接了上去：“绿色小人的尸体？”他知道我上次在南极，和张坚一起，发现过“来自外星的绿色小人的尸体”，自然曾看过我记述的题名为“地心洪炉”的故事。

张坚呵呵笑看，向他偷偷招了招手：“原来你知道，所以你才知道我是谁？你叫甚麽名字？”温宝裕忙道：“我叫温宝裕。”张坚还想说甚麽，我的脸色已经变得极难看，吓得张坚不敢再说下去。

我问：“究竟是甚麽东西，你难道一点概念也没有？”张坚努力想着，像是想说出一个概念来，可是过了一会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人类的语言，实在十分贫乏，只能形容一些日常生活中见过的东西，对於不知道是甚麽东西的东西，无法形容。”我心中震动了一下，因为“不知是甚麽东西的东西”这种说法，听来十分累赘，可是我却不是第一次听到。胡怀玉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，冰块中的胚胎。会发展成为“不知是甚麽东西的东西”。

张坚连一个大概也形容不出来，真难想像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我想了一下，就没有再想下去，因为反正张坚会带我去看的。这时，我看到一辆加油车已驶近飞机，开始加添燃料了。

我想起了胡怀玉，摇头叹息：“胡怀玉的情形不是很好。我看他患有精神分裂，我来的时候，把他托给了梁若水医生。”一提起梁若水，张坚自然想起了他的弟弟张强来，他默然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怎麼一个情形？”我把胡怀玉的情形简单地说了，张坚皱看眉，温宝裕忽然大声道：“我倒认为真的有甚麽侵入了他的脑部，要把他的身躯据为己有。”我厉声道：“这只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想，这种现象十分普通，并不是他一个人所独有。”我真不明白，我何以会忍不住去和这个小顽童多辩。温宝裕的回答来得极快：“或许，所有所谓精神分裂症患者，全由於不可知的东西侵入了他们的脑部，谁知道？”我哼了一声，他作这样的设想，不见得有根据，可是却也不失为一种设想，所以找并没有反驳他的话，温宝裕神气了起来：“一些很奇特的现象，有时会被当作是普通的现象，在这种情形下，真相就永远不能被发现了。”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对，应该在他面前去烧犀牛角，看看入侵他脑部的是甚麽鬼怪。”温宝裕的脸红了起来，张坚大感兴趣：“说得倒也有道理。甚麽燃烧犀牛角，怎麼一回事？”我挥了挥手：“傻事，别说它了，那位田中博士来了，我看见了。”我又看到了一辆雪车驶来，一个人跳了下来，向

飞机挥看手。

我过去打开舱门，让那个人上来，那人除下了帽子。口罩和雪镜，至少已在五十岁以上，而且看起来，不像有现代知识，倒像是日本小饭店中的老厨师。

张坚十分热切地向我介绍，我表示怀疑：“博士，你肯定会操纵这架飞机？”田中呵呵笑看，一副好脾气的样子：“会，会，我驾驶这种飞机，来回过好多次了。”听得他这样说，我自然不再怀疑，我指看温宝裕：“这是一个超级顽童，他偷上机来。要劳烦你送他回去，他的父母已经报了警，我相信他居住的城市已有了他出境的纪录，一定通过国际警力在找他。”田中斜看头，望看温宝裕，十分有兴趣。我又叮嘱了几句，要他小心防范温宝裕，就穿上了外套，戴上了雪镜和帽子，和张坚一起下了机。

下机之後，我还不放心，驶开一些距离，看看飞机起飞，我和张坚才一起到了基地的建筑物。在进去的时候，张坚压低了声音对我道：“我没有把发现告诉过任何人，你在其他人面前，不必提起。”我十分疑惑：“为甚麽不让大家知道？”张坚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知道那是甚麽现象，何必引起整个探险队的惊惶不安？”我更吃了一惊：“有危险性？”张坚仍然是那种迷惘的神情：“我不知道，要等你去看了之後，才能下判断。”我给他的态度弄得疑惑之甚：“那麽我们应该尽快去看一看。”张坚神色凝重，点了点头：“随时可以出发，你不需要休息一下？”我性子急：“为甚麽要休息？”张坚想了一想：“好，那我们拿了装备就走。”探险队基地的建筑物之中，有看不少人，都和张坚打着招呼，并且对我这个陌生人投以好奇的眼光。张坚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到了属於张坚居注工作的范围之中，他向我解释了一下深海小潜艇的情形。并且一再强调，这种小潜艇，虽然是好几个国家科学家的心血结晶，但是在冰层下航行，仍然十分危险，必须熟悉它的一切性能，和紧急逃生的设备。听他说得那麽危险，我心中也不禁凜然。

我们所要准备的东西并不大多，因为那种特制的心潜艇，根本没有甚麽多馀的空间可供使用。

我们离开时，基地上几个负责行政工作的人，纷纷过来和张坚握手。张坚每次去从事这种探险工作，都使整个探险队中的人感到敬佩，所以也每次都有人来表示他们的敬意。

这一次，他们都用十分疑惑的神情望看我，张坚对我的介绍是：“这位卫先生，是著名的探险家，我邀请他来一起观察南极的冰层。”所有探险队员，一听之下，对我也肃然起敬，倒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。

第六部 出事之前见到异像

离开了建筑物，上了雪车，由张坚驾驶，同茫茫的雪原，疾驶而出。

尽管已戴上了深黑色的雪镜，可是向阳光之下的雪原看人了，眼睛仍然不免有点刺痛，雪的反光十分强烈，要是没有雪镜的话，在十分钟之内，就会令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害。

开始驶出去时，还可以看到雪原上，有一些探险队员在活动，驶得远了，甚麽人类的活动也见不到，整个死寂的世界中，只有我们一辆雪车在向前驶，雪车的撬在雪地上划出三道痕迹，但立时又被强风吹起积雪，淹没无踪。约莫一小时，我们才到达了一个海湾，那海湾十分狭窄，巨大的不规则的冰块，挤满在海湾附近，看来晶莹夺目，幻出绚丽的色彩。

海湾中的海水，全结了冰，张坚把雪车直向海面的冰层驶去，在巨大的冰块之间，穿来穿去，显然他对海面上堆积的冰山，十分熟悉。雪车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冰山之中经过，犹如置身於一个幻境之中，环境之奇特，不是置身其中，真是难以想像。

在给了冰的海面上，又驶出了将近半小时，前面忽然出现了一大团雾气，那更是壮观之极。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忽然出现了一大团热雾，足有二十公尺高，热雾在不断向上冒看。

热雾在冒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後，因为寒冷的空气，而使得冒上来的热雾，全都变成了细小无比的冰层。

那些冰层，有的四干飞溅开去，有落在热雾之中，重又溶化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幻成一圈又一圈的彩虹，以致整大团热雾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朵巨大无比，彩色绚丽无比的大花朵。

我看看自然界形成的这种奇景，忍不住发出赞叹声来。张坚道：“这是我们已发现的最大南极温泉，温泉联结着一股海底暖流。我真不懂，人类对自己居住的地球，所知还如此之少，却拚命去探索地球之外的事物，真不懂那是甚麽心态。”张坚经常发这种牢骚，我也不以为意。他又道：“那股暖流，我去年才发现，它竟然存在於超过两千公尺厚的冰层之下，真是自然界的奇迹，等一会，潜艇就会沿看这股暖流前驶，你才可以体会到地球上的最大奇景。”

我凝视看那团浓雾：“你的小潜艇在甚麽地方？”张坚向前一指：“就在那里。”

我循他所指看去，看到在热雾之中，依稀看金属的闪光。

张坚停下了雪车，我们一下车，就听到热雾喷发出来时，那种轰轰发发的声音，细小的冰层掉下来，落在我们身上，转眼之间，身上便布满了这种冰屑。而当我们进入了热雾的范围之内时，冰层又迅速地溶化，变成一颗颗细小的水珠，又很快地变成了一片濡湿。

直到进入了热雾的范围之内，我才看清楚那个温泉，温泉喷起的高度不是十分高，大约只有三公尺左右，可是它的温度一定相当高，所以形成了那麽大的一团热雾，而且使它附近的冰层溶化，形成了一个直径约有二十公尺的小湖。

在这个小湖的边缘，冰层光滑如晶，那是冷和热不断斗争所形成的一种奇异的现象，仿佛是大片水晶，经过巧手匠人打磨过。

张坚刚才说过，这股温泉，和海底的一股巨大暖流联结看，我不禁也佩服起张坚的勇气来。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听来容易。但当他最初，驾着小潜艇，在这个温泉池中潜下去的时候。需要多麽大的勇气。若不是他对于科学探索，有殉道者的精神，绝做不到这一点。

我用戴着厚手套的手，用力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，表示我的敬意。他显然知道我的心意，也回拍了我一下。

这时，我也看到了那艘小潜艇。

小潜艇的样子相当奇特，和一般传统观念上，潜艇一定是梭子型的大不相同。乍一看来，它的形状，更像是一辆密封看的大卡车大小也和一辆大卡车差不多，它停泊在温泉池的旁边。

通向温泉的冰层，其滑无比，我们两人要小心扶持着，才能小步前进。低头望向冰层，冰层晶莹透彻，不知有多深，自己的倒影，清晰可见，简直令人目眩。

张坚指看脚底下的冰层“在暖流旁的冰层特别晶莹，你看，至少可以看到三公尺以下冰层中的情形。”我点头表示同意，张望又道：“这就是我能在海底暖流中，看到冰层中怪异现象的原因。”一直到这个时候，张坚才说了一句比较实在的、有关他发现的奇怪现象的话：原来他发现的奇怪现象，在冰层之中。

这令我大惑不解，冰是就体，在冰层之中发现的东西，再怪异，也一定可以形容得出来的，因为不论是甚麽东西，在就体的冰层之中，一定维持形状不变，就算是样子再古怪，照看它来一笔一笔描，也把它描出来了，何以张坚会一再说无法形容呢？我这样想看，并没有发问，因为反正不多久，就可以亲历其境了。

我们来到了池边。攀上了小潜艇，张坚打开了舱盖，我们两人滑了进去，弯看身子走了两步，各自坐进了一个座位。

两个座位紧贴着，相当窄小，前面是密密麻麻的仪表板，和约有五十分公分高，一公尺宽的观察窗。

我已听张望解释过这艘小潜艇的各种功能，知道潜入海底，不但可以藉观察窗观察外面的情形，还可以通过雷达探测，和声纳探测，把探测的结果，反映在萤光屏上，电脑控制的探测设备，还可以立即告诉驾驶人，那是鱼还是礁石，是冰层还是大团的海草，等等。

而且，在潜艇外，还有两条十分灵活的机械手臂，可以随心所欲采集标本。张坚交给胡怀玉的，内有生物胚胎的冰块，就由这种机械臂采集。

张坚已开始忙碌地把许多控制掣按下去，许多控制灯开始闪闪生光。由於控制系统实在太复杂，我一点也帮不上手，只好看他忙看，一个萤光屏上显出一行一行的文字，表示看各方面的操作是不是正常，我还看得懂，所以我不断地告诉他萤光屏上所显示出来的结果。电脑宣告一切都正常，潜艇可以良好运行。

张坚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要开始潜下去了，一潜进水中，头顶上就是超过两千公尺厚的冰层，一切通讯，全部断绝！”我道：“我知道，有一次，我想和你联络，基地就告诉我，你在冰层之下潜航，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和你通讯联络。”张坚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：“和外界断绝联络，会给人心理上一种巨大压力，所以我习惯在下潜之前，先和基地联系一下。”我笑道：“只管照你的习惯去做。”张坚也笑着：“我怕你笑我胆小”我由衷地道：“如果你还算胆小，那麽世界上没有勇者了。”张坚听得我这样说，十分纯真高兴地笑，顺手按下了一个按钮，沉声道：“基地，这是暖流，这是暖流，作潜航前的通讯。”一具小巧的扩音器中，立时传来了回答：“暖流，你通讯来得正及时，有紧急情况，请你等一等，队长在我你。”张坚和我都忙了一忙，互望了一眼，过了极短的时间，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，听来急促而忧虑：“张坚，我是队长。”我和张坚同时问：“甚麽紧急情况。”队长喘了一口气：“半小时之前接到的消息，由田中博士驾驶的那架飞机”我才听到这里，已经遍体生寒，

队长的声音在继续：“……遇上了一个大风雪团，基地只收到了他半句求救讯号，就失去了踪迹，拯救队已经出发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恐怕……”。听到这里，我和张坚，才从闭住气息的情况之下，缓过一口气，不约而同，一起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：“大风雪团”我对南极的情形不算是很熟悉，可是也知道甚麽是“大风雪团”。

那是一股强烈的旋风，把地面上的积雪，卷向空中所形成。

这种大风雪团，小则直径十公尺左右，大可以到接近一公里，视旋风风势的强刊明度来决定。大风雪团可以贴看地面飞旋，也可以在几百公尺、几十公尺的高空急速旋转。

别看雪花平时那麽轻柔，可是由於旋风力量的带动，雪花在强大的压力之下，会迅速凝聚，变成大小不同的冰块，记录中曾有超过一百公斤重的大冰块，在大风雪团之中，急速地旋转，别说是一架小型飞机，就算是一辆坦克车，如果被大风雪团卷上了，只怕也会成为碎片。那是南极雪原上最可怕的一种灾害，曾经有一个探险队的所有一切，包括队员和坚固的建筑物，在大风雪团的横扫之下，全部消灭，连一丁点儿痕迹都未曾留下！那架小飞机遇上了大风雪团，我一听到就遍体生寒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刹那之间，我脑中几乎只是一片空白，我所想到的只是温宝裕。

温宝裕在那架飞机上，当然还有田中博士，可是我对田中博士没有感情，对温宝裕却有。我思绪紊乱之极，我想到，如果我答应了温宝裕的苦苦哀求，让他留在基地上，他就不会有事。虽然我要他立即回去，是为了他安全，但结果，那架飞机却遇上了大风雪团！我和张坚都怔住了不出声，队长的声音继续传来：“张博士，你听到了麽？”张望喘了几口气，才软弱无力地回答：“我听到了，天，田中博士，天，还有那可爱的孩子。”队长陡然尖叫了起来：“可爱的孩子？他是可恶的小魔鬼，是你那个该死的朋友把他带来的？再没有比他们更该死的了……”队长接下来的话，是一连串只有在丧失理智之下才会骂出来的脏话。

听得我心惊肉跳，等他骂完。我才道：“不是我带他来，而是他骗过了一些人，偷上了那架飞机的。”队长仍处在极度的愤怒之中：“那你一发现他在飞机上，就该把他推下去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队长先生，你的建议，合乎情理吗？”队长当然知道他的建议不合情理。那只不过是怒极的话。所以，我只听到他呼呼地喘着气，我定了定神：“这小魔鬼做了甚麽事？”队长喘了半晌，才通：“小魔鬼和田中博士的对话，基地的控制站一直都收到，他要田中博士别飞得太高，好让他仔细观赏南极的景色。”我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田中博士看来是老好人，不会拒绝温宝裕的恳求。

我无助地问：“飞机上有很好的雷达设备，应该可以及时避开大风雪团。”队长道：“本来可以，可是当时飞机正在两座冰山之间的狭谷中飞行……”张坚发出了一声惊呼：“天，这似乎不能单怪孩子，田中博士应该知道这种飞行的危险性，两座冰山之间……气流，已足以摧毁飞机了。”队长闷哼一声：“基地的控制站也曾提出严重的警告，可是……这期间，田中博士和那孩…孩…子之间有几句对话，不是很容易弄得明白，似乎他们有非向前飞去不可的原因……”我和张坚互望了一眼，队长的声音，听来又是愤怒，又是哀伤：“他们进入了峡谷，大风雪团迎面而来，就算雷达发现，他们根本没有躲避的机会。”我和张坚沉默了片刻，队长又道：“照情形来看，派出拯救队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。”我陡地叫了起来：“不，一定要派出去。”

队长闷停了一声：“已经派出去了。”我转头向张坚望去，张坚立时明白了我的意思：“请告诉详细的出事地点，我们取消潜航行动，赶到出事地点去。”队长咕侬了几句，不是很听得真切，然後报出了一连串的数字和术语来。

队长用的是探险队员使用的专门代表地点的名词，我不是十分听得懂，可是看张坚听了之後的神情，也可以知道那地点，不会是甚麽风和日丽的好去处。

张坚听了之後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天，那峡谷……是一个巨大的冰川。”队长又闷哼了一声：“他们是在一千二百公尺的空中迎面遇上大风雪团，峡谷下面就算是柔软的弹床，也不会有甚麽分别，你们要去的话，可以不必经过基地，或许可以和拯救队会合，不过别太接近，现在是暖季，你应该知道太接近巨大冰川的危险。”张望一面答应看，一面不由自主地，震动了一下。

在南极，有看大大小小，不计其数的冰川，冰川在冬季，几乎绝对静止，在暖季，有看缓慢的移动。这种缓慢的移动，几乎不能被人所觉察。可见却产生巨大的力量，可以破坏一切。

张坚已经停止了通话，我声音苦涩：“如果根本无法接近，拯救队……又有甚麽用？”张坚苦笑：“是没有用，只不过是循例在出事之後，要有拯救队出动。”我略想了一想：“我们还是要先回基地去，基地有直升机可以……”张坚一听得我这样讲，尖叫了起来：“你疯了，在南极冰川的峡谷中使用直升机？就算没有大风雪团，你可知道峡谷中的空气对流速度是多少？”空气对流速度就是风速，在两边是高山的地形中，风速通常会更高，直升机在强风之中，最容易失事，我自然知道这一点。而且，事实上，探险队的直升机，只是近距离的联络之用，这一点，我也一样知道。可是我还是固执地道：“那怎麽办？雪车无法接近冰川，直升机又危险，总要有甚麽办法接近一下出事的地点才好。”张望的口唇掀动一下，但是没有说甚麽。

他虽然没有出声，但是地想说甚麽，我是可以肯定知道的，他是在说：接不接近出事地点，都是没有意义的事。

我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也知道，温宝裕他曾要求我留他在基地。”张坚说道：“全是他闯出来的祸。”我又叹了一口气，忽然想起队长的话来：“也很难说，不是说有一段对话，不是很听得明白，可是听来像是他们有非飞进那峡谷去不可的理由？”张坚望走了我好一会，手放在一个控制键上，神情十分犹豫不决，我一看这种情形，忙道：“你别乱来，我们先得到基地去。”张坚又犹豫了一下：“我看到过的……那种情形……那种现象可能不会一直等看我们……它可能会消失，再也看不到。”我坚决地道：“看不到就看不到好了，如果现象会消失，就证明那并不重要，不值得去研究。”张坚缓缓摇看头，喃喃地道：“我不作出发前的联络就好了，现在我们早已进入海底的暖流了。”我心情极其沉重，以致令得讲起话来，也粗声粗气：“不会耽搁你多少时间，只要我不死，总跟你到海底去一次就是了。”张坚用一种十分吃惊的神情望看我，我也觉得自己说的话太重了一点，勉强笑了一下：“你未必见得会相信甚麽不祥之兆，一语成识这类事吧。”张坚并没有回答我，只有用力摇看头，同时，打开了潜艇的舱盖，扳下了所有的掣钮。

我和他一起击出了潜艇，再登上雪车，驶回基地。

这一来一去之间，只不过相差两个多小时，可是心情轻松和沉重，却犹如一天一地。

基地建筑物前的空地上，雪车驶来驶去，显得十分忙碌，一进去，队

长就迎面走了出来，他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後转过身去，背对看我，对张坚道：“真可惜，田中博士是那麽出色的一个科学家。苏联、法国和日本的探险队，在知道了消息之後，也都派出了拯救队，可是，全世界的拯救队都出动，我看也没有用了。”我知道队长对我十分不谅解，但是我还是道：“我想请求使用直升机，飞近失事地点去观察。”队长像是有一块冰突然自他的衫领之中滑了进去，失声怪叫了起来：“甚麽？你要驾直升机飞进峡谷去？除非我是加倍的白痴，才会批准。就算只是普通的白痴也不准。”我明知一定会碰钉子，看来一点希望也没有，我只好闷哼一声：“我不会死心的，我有许多朋友，可以请他们运适当的飞行工具来。”队长几乎是向看我在吼叫：“是，当工具运到，或许你可以发现他们的一只手，一只手，封在冰中，希望你发现的手还有生命，会向你招手，感谢你去看看他们的残骸……”队长讲到这里，在一旁的张坚徒然叫了起来：“住口，别再说下去了。”队长徒然住口，我向张坚看去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因为张坚那时的神情，可怕之极。一个人若不是受了极度的惊恐，那惊恐超乎他能忍受的程度的话，绝不会现出这种可怕的神情来！这多少使我感到有点愕然。因为刚才队长所讲的话，虽然过分，而且使人感到恶心，但是张坚也没有理由会有那麽强烈恐惧的反应。

这使我心中十分疑惑，张坚转过了身去，背对看我们，队长走了定神：“对不起，我实在因为太激动了，讲话没有法子动听。”张坚发出了一下近乎硬咽的声音：“是，是，没有甚麽……”这时，另外有人奔过来，向队长道：“拯救队有消息来，说是现场附近，天气算是十分好，可是他们无法接近峡谷，只是利用了一个高地，用长程望远镜观察，甚麽也没有发现。”队长喃喃地道：“这是意料中的事，偏偏还会有傻瓜自以为可以开创奇迹。”他口中的“傻瓜”，显然指我而言，这不禁令我感到十分恼怒。老实说，队长他心情不好。难道我心情好得很了？而且，许久以来，加在我身上的不算是佳誉的形容词也相当多，但被人称为“傻瓜”的机会，倒不是很多。我立时冷笑一声：“意外一发生，你就认定了没有希望，那还救援甚麽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用得看望远镜，救人而用望远镜，那才是希腊神话中的事。”队长怒道：“依你怎麽说？”我一挺胸：“驾直升机，飞进峡谷去，作近距离的搜索。”我不等他再开口。

一伸手，手指指住了他的鼻尖：“你自己不敢去，我去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即使是傻瓜，只要肯行动，都有创出奇迹的机会。”队长怒极反笑：“好，好，算我是加倍的白痴，我批准你去。”张坚转回身来：“你们两人怎麽啦，吵得像小孩子。”队长吼叫了起来：“别将我和小孩子相提并论。”我已经大声道：“谢谢你批准，我该向谁下令，请他准备飞行。”队长立时道：“我会下令，但是你必须要在飞行书上签名，证明那纯粹是你个人的自愿行动。”这时已另外有几个人，听到了争吵声，走了过来，这时却一起静了下来。

张坚厉声叫了一下我的名字，我扬起手来：“不要再劝我。我已决定了。”人人都望看我，我道：“各位都是见证，我坚持要去，任何人不必对我的安全负责。”各人仍是静得出奇，过了一会，张坚才道：“你一定要去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我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不必了，世上少了一个傻瓜不要紧，少了一个科学家，可是人类的大损失。”张坚涨红了脸，队长吞了一口口水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对你的恶评，我道歉，你至少可以接受尽量安全的设备，那需要一点准备的时间。”我想了一想：“也好，反正一直是白天，我想趁这机

会，听一下失事飞机上的对话。”队长闷哼了一声：“冷静下来也好。”我立刻反唇相讥：“冷静下来之後，我更可以肯定自己的行动是必须的。”队长气得脸色铁青，张开了双臂，大声道：“大家为这位朋友祈祷吧。”他说看，大踏步走了开去，张坚苦笑，和几个人低声交谈看，等他讲完，那几个人带看我们进入了基地的通讯室。

通讯室有看极其完善的设备，其中一个人在一组仪器之前，操作了一会，通讯室中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，然後，就传出了温宝裕和田中博士的对话。

一般来说，这种对话都不是很清楚的，但是这段对话，却十分清晰。全是温宝裕赞叹南极景色的壮丽。温宝裕十分懂得言谈的技巧，他的话，显然引起田中博士的谈话兴趣。接下去，就是田中博士讲南极风光的美丽。

然後，田中博士提到了南极的一个奇景，冰山与冰山之间的峡谷，景色更是奇特，温宝裕在这时，就开始怂恿田中博士把飞机飞过这样的一个峡谷，好让他开开眼界。

在这里。基地人员发出了警告，告诉田中博士，这样做十分危险。

田中博士当然收到了基地的警告，但是温宝裕这小魔鬼却继续引诱看他，说甚麽这飞机本来就是为南极探险而设计的，要是连这种行动也不能的话，那麽还不如不要用这种飞机的好。

他又讲了不少话，田中博士意动了，答应他的要求。田中博士对自己的驾驶技术，显然十分有信心，这时，他还对基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也不是第一次驾驶过冰山之间的峡谷，我实在无法拒绝这位热爱南极的小朋友的要求。”当录音带放到这里时，不止是我一个人，都发出了低沉的咒骂声。

再接下来，就是温宝裕欢乐的呼叫声和田中博士呵呵的笑声，显然这一老一少两个人，在南极奇丽的景色之中，得到了极大的乐趣。

在大约十分钟之後，又是基地的警告：“博士，请注意，在你飞行的峡谷中，雷达显示可能有大风雪团。”博士的回答是：“知道，我们不会深入峡谷，已经开始升高飞出峡谷，大风雪团对我们……”博士的话，就讲到这里为止，这并不表示博士和温宝裕之间不再有对话，他们还在继续讲话，那一段对话，直到通讯断绝为止，时间并不是十分长，也就是队长所说的“不是很听得懂”的那一段话。

先是博士突然中断了和基地的对话，他的话，是被温宝裕的一下惊呼声打断温宝裕的惊呼声，事实上是一句十分惊惶的话：“博士，你看。”温宝裕叫了一声，博士的话就停止了，接着，是一下明显的吸气声。一般来说，当人在看到了一种极其奇异和值得令人惊讶的事情或景象时，会不由自主地吸气。

一所以，这一下吸气声，可以证明田中博士在这时，看到了甚麽极奇异的景象。这种景象由温宝裕首先发现的，他也觉得奇讶，所以才叫田中博士看。可是为甚麽温宝裕的惊讶，反倒不如田中博士之甚？我也立即有了解释，因为温宝裕对南极陌生，所以他看到的景象虽然奇特，也可能认为那是在南极冰山峡谷中所应有的。但是田中博士却不同，他对南极极其熟悉，一看就知道那种景象极不寻常，所以他才如此惊骇。（他们究竟看到了甚麽？）在博士的一下吸气声之後，温宝裕急切地道：“博士，接近一些。”博士道：“我已经尽力了，气流不怎麽对，你注意雷达上的反应，我再接近些，天，这不可能，这些冰，存在南极以百万年计，那不可能……”温宝裕徒然叫了

起来：“雷达上显示有东西正在接近我们。”田中博士却像是完全不曾听到温宝裕的警告，直到温宝裕又发出了同样的警告，他才以十分激动的语音道：“不管它，我要弄清楚，一定要弄清楚。”温宝裕的声音之中有了怯意：“博士，那……很不寻常？”博士的声音中有看狂热：“不寻常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，我……”温宝裕徒然惊叫起：“博士，前面甚麽也看不见了，全是一片白，一片白。”（前面甚麽也看不见了，只是一片白。那表示他们已经可以看到大风雪团，离大风雪团已经极近，可能只有几百公尺了。）（在这样的近距离，要逃避大风雪团的机会，本来已是微乎其微，但是还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。一这时，基地人员以极惶急的声音叫看：“博士，快设法。看老天的分上，快设法。”可是博士却仍然以那种接近狂热的声音在说着话：“基地请注意，我，田中，同基地报告，作极重要的极地探险报告，我……”他的“报告”，只到此为止。不但是他，甚至温宝裕也没有发生甚麽惊叫，一切全静了下来。

刹那间变得那麽寂静，那真令人心寒。我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大风雪团的呼啸声和飞机的碎裂声，当然没有记录下来。”一个探险人员苦涩地道：“自然，飞机一被卷进了大风雪团之中，只怕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就粉身碎骨，还有甚麽可以被记录下来的？”通讯室中又静了好一会，张坚才道：“照……对话听来，似乎不能全怪那个少年。他第一次发出警告时，应该还有足够的机会，可以避开大风雪团。”另一个探险队员道：“那要看风雪团有多大，如果大到了覆住上升的孔道，那时已经没有用了。”听了这段对话，正如张坚所说，事情似乎不能责怪温宝裕一个人，田中博士负看极大的责任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出事之前，他们一定见到了极其奇异的景象。是这种奇异的景象，驱使田中博士不愿去避开大风雪团。

田中博士最後的几句话又是兴奋，又是惊骇，好像他所看到的景象，使他的情绪陷入了一种狂热的境界之中。

我一面思索看，一面向张坚望去，我知道，他心中一定也会有和我同样的疑问。而他对南极的情形，比我熟了不知多少，听听他的意见，十分重要。

张坚现出十分迷茫的神情，像是在沉思，我望看他：“你想田中博士，看到了甚麽？”张坚震动了一下：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我追问了一句：“一点概念都没有？”张坚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他们……一定看到了十分奇异的……景象，在南极有许多幻象形成，奇异的光团，有时会幻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寒冷的空气，也可以形成幻景，那和沙漠上热空气形成的幻景大抵相类，只不过正反方向不同。南极地区的海市蜃楼幻景，十分著名……”他还在絮絮不休地解释看各种幻象形成的可能，我已经不耐烦起来。

张坚的话，表面上看来，是在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是我却强烈地感到，他是想藉那些话，来掩饰一些他不愿意说出的话。

所以，不等他讲完，我已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张坚，别再在幻象上加说明了，我认为，田中博士看到的不会是甚麽幻象。”张望停了下来，又再度现出那种迷惘的神情：“不是幻象，又……会是甚麽呢？在大风雪团快来之前，空气的运动十分剧烈。更容易在视觉上造成……”我固执地道：“不是幻觉，他们一定看到了甚麽真正的东西。”张坚的神情苦涩：“我不知道，单从他们的对话之中，我无法知道他们看到了甚麽。”张坚这样的回答，倒十分实在，我拍看他的肩：“是的，真是无法想像，就像你，和我讲了那麽多

次，我仍然不知道你在海底的冰层中，看到了甚麽。”我这样说，只不过随便讲讲，为了表示同意他这样说法，可是再也想不到，我的话一出口，张坚陡然震动起来，面色发白，甚至连牙齿也在格格作响，盯看我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人正在压制看心中的盛怒，但是我却看出，他内心深处，实在有看难以遏制的恐惧。

他压低了声音：“我叫过你，别将我的事对任何人说起。”我忙否认道：“我没有……”我本来是想说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，但是讲了一半，就发现通讯室中其馀的人，都以一种十分奇讶的目光，望看我和张坚。我知道，张坚甚至不愿我在有人的场合，提起他在冰层之下看到过甚麽的那件事！我停住了不再说下去，改口道：“对不起。”张坚没有说甚麽，迳自向外走，我忙跟在他的後面。

这时候，我忽然想到了一点：张坚何以会那样震动？而且，刚才听到田中博士和温宝裕的对话，他又那麽迷惘？有没有可能，张坚早已觉得，田中博士看到的奇异景象，和他在海底看到的一样？这似乎是唯一解释张坚失常神态的原因。

他和我一先一后走出了通讯室，他一面向前走，一面道：“卫斯理，我和你一起到那峡谷去。”我跨过几步，来到了他的身边：“你心中对田中博士所见到的景象，已经有了概念？”张坚紧振看嘴，并不回答，又向前走出了十来步，才道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第七部 冒险进入出事地点

这时候，探险队长恰好迎面走过来，听到了张坚的话，他立时叫了起来：“天，一个疯子还不够，又增加了一个疯子。”我向他作了一个手势：“队长，那段对话的录音，你难道听不出，田中博士在那峡谷之中，看到了一种奇异的景象，所以才错过了最後避开大风雪团的机会？”队长闷哼了一声。这一点，凡是听过对话录音的人，都不能否认。

但是队长却道：“那峡谷两边是恒古以来就存在的冰，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冰川，我想不出有甚麽景象可以吸引田中博士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我也想不出来。所以，我们才要去看一看。冒看极大的危险，去探索一种我们不明白的景象，这种行为，如果说是疯子，那麽所有在南极的人，包括阁下在内，就全是疯子。”我这一番话，倒是说得慷慨激昂，声容并茂，队长听了，也呆了半晌，作声不得。我问：“直升机准备好了？”队长苦笑了一下：“直升机实在不适宜在峡谷之中飞行，如果你们肯等一两天，会有另一架设备精良的探险飞机……”队长的提议，可以考虑，但张坚却立时道：“不必再等了，我们立刻出发，哼，设备精良的飞机，田中博士驾驶的，就是设备精良的飞机。”张坚非但说得坚决，而且以行动表示看他的决心，立时又向前走去，再也不望队长一眼。

我和队长交换了一个眼色：“请你放心，我们会尽一切力量照顾自己，我们不是敢死队员，只不过是探险队员。”队长苦笑了一下，咕侻了一句：“照你们的行为来看，也没有甚麽分别。”我看到离张坚已有十几步距离，就急忙向队长挥看手，追了上去。

来到基地建筑物的出口处，我们一起穿上厚厚的御寒衣服，戴上雪镜。基地建筑物内的气温和外面相差甚远，任何人进出基地，都要经过很多的手续，若是贸然走出去，後果堪虞。

而且，基地建筑物的出口处，和潜艇出入口有隔水舱的设备一样，先要经过一个小小的空间，才能出去，以避免寒冷的空气涌进来。

我和张坚来到那个小空间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对方，同时想开口说话，又同时道：“你先说。”我不再议，抢看道：“张坚，你其实可以不必去冒险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”张坚一听，呵呵乾笑了起来：“我正想对你说同样的话，如今看起来，你一定不肯答应了的。”我怔了一怔，也呵呵笑了起来：“算了吧，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去。”张坚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情，一面去旋转出口处门的开关，一面道：“由我来驾驶，我对那一带的地形、气流，熟悉得多。”张坚说的是实情，所以我连考虑都没有考虑，就表示了同意。

这时，张坚已将沉重的门，推了开来。门一推开，寒冷的空气，就像是无形的魔鬼，扑面而来，虽然身上穿的全是最佳的御寒衣服，但是在刹那之间，还是有全身陡然跌进了冰水之中的感觉。

我们一起大踏步走了出去，直升机的“轧轧”声传来，我看到，在基地建筑物前的空地上，直升机翼已在转动。

两个工作人员向我们蹒跚地奔过来：“气候很好，大风雪团已升向高空消失了，可能会有大雪，不过……峡谷中的气流，会使直升机产生剧烈的震荡。”张坚镇定地道：“这一点，早已在估计之中。”两个工作人员作了一个“祝成功”的手势，我和张坚，一起走向直升机。

已经讲好了走由他来驾驶，自然先由他登机，直到那时候为止，我对张坚的行动，还没有丝毫的怀疑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全然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不是没有应变的能力，而是事起仓猝，我连应变的念头都不曾起，事情就已经发生了。

张坚先登机，他一进了机舱，我攀看栏杆，走上去，看到张坚已经坐在驾驶位上，拉下了驾驶闸，我正在奇讶他太心急了，他徒然一横身，双脚一起向我的面门踹过来。

这一下动作，真是意外之极。我本能的反应是身子突然向後仰。

在那一霎间，我想到的是不能被他踢中在冰天雪地的南极，所穿的全提适宜放在积雪之上行走的钉鞋，鞋底上有看许多尖锐的铁钉，给穿看这样鞋子的脚踹中面门，实在不是有趣的事。

为了避开他突然其来的攻击，我向後一仰的力道十分大，而栏杆又因为有一层冰在上面，十分滑溜，所以我就从登机架上跌了下去，我才一倒地，就已经知道张坚想干甚麽，张口想叫骂，可是一股强大寒冷之极的气流，自上而下，直压了下来，压得我几乎窒息，这股气流是直升机翼急速转动所带起来的。

我尽力翻了一个身，脸向地下，才能对抗那股气流。这时，我听到了空地上其余人发出来的惊呼声，同时也感到直升机已经在摇晃看上升。

我不顾一切，用尽了气力，跳了起来，想左直升机未曾上升之前，抓住机舱下的雪撬，张坚想摆脱我的阴谋，就难以得逞了。

我这向上一跃，确然用尽了气力，跃得相当高。

一事後，好几个探险员对我说，他们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从雪地上开始

起跳，可以跳得那麼高，因为积雪松软，会使人下沉，不会使人上腾。自然，他们不知道我面向下，那一跃，绝大部分用的是腰和背部的力道，与地面上是否有积雪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。我在一跃而起之後，由於直升机翼转动，带起积雪乱舞，我一点也看不到甚麽，可是我的双手，却十分肯定已经抓住了甚麽。

我不管抓到的是甚麽，只要那是直升机的一部分，我就可以攀进机舱去，我甚至已经决定进入机舱之後，把张坚从空中推下来。

可是，我虽然抓到了甚麽，多半是降落架的一部分，那上面也结着一层冰。滑溜异常，虽然抓住了，可是抓不牢。再加上直升机在这时，忽然大幅度地震动起来。可能走由於上升的必然震动，也可能是张坚故意令得机身震动。我戴着厚手套的手，又不能太灵活地指挥手指的活动，所以，大约在不到两秒撞的时间之内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我双手滑离了抓住的东西，自半空之中，跌了下来。

由於时间短，我并没有升高多少，大约只有一公尺左右，所以跌下来时，我稳稳直立在雪地上。

好几个人向我奔了过来，一抬头，直升机离我至少已有二十公尺，机身倾斜，正以极高的速度，一面升高，一面向外飞开去，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去对付张坚的了。

在那时候，我心中真是又惊又怒。张坚那样对付我，我知道是一片好意，他不想我去涉险，宁愿他一个人去犯难。可是这样子对付一个朋友，那算是甚麽行为？他如果在心中承认我是他的朋友，他就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我！当时，我只觉得血直往脑门冲，情绪激动已极，对看直升机，大叫了几声，徒然向一旁停看的几辆雪车，奔了过去。

众人又开始发出欢呼声，我甚麽都不理会，跳上了其中一辆，同看直升机飞出的方向，直追了上去，一下子就把速度提得最高，令得车头和车身两旁的积雪，全都飞溅赶来。

地上的交通工具和空中的交通工具相比较。占优势的总是在空中飞行的。从来也只有直升机追逐地面上行驶的车子，但是我现在，却在地面上驾看车子，去追在天上的直升机。

当时我的情绪虽然激动，但倒也不是一味乱来。我考虑到，雪车特别设计在雪地上行驶，没有轮子，用雪撬滑行，而且探险队使用的雪车，都是马力相当大的喷射引擎，可以轻易超过时速两百公里，要追上小型直升机，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。追逐一开始，就证明我的料断不错，虽然我未能追上张坚，但当我全速前驶时，直升机始终在我的视线之中，并未曾飞得太远。

由於我专注直升机的航向，所以对於地面上的情形，反倒不怎麼注意，我只是隐约注意到，有两架雪车，在离我不远处，迎面驶来，转眼之间，便已经交错而过，那可能是探险队员回基地去的车子。

我一直追着，大约在二十分钟之後，我发现我已经远离了基地。

在南极，一离开了基地之後，四顾茫茫，全景啞啞的白雪和坚冰南极的冰，在凝结之际，由於夹杂看空气的缘故，绝大多数是白色的，飘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全是白色的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只有极少数的例外，冰块才会晶莹透彻。

所以，看出去，通过深蓝色的雪镜，全是一种带着淡青色的惨白色，十分诡异。尤其气温如此之低，有置身於奇异的地狱中一样的感觉。我一直

以高速前进，这一带的地形虽然平整，但是也有不少起伏的冰丘，当雪车极快地掠过冰丘，曾往空中滑行一大段距离，才又落下来，震荡得十分剧烈。

我相信在直升机上的张坚，一定也看见了我驾雪车在追逐他，所以他也提高了飞行速度，渐渐地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拉远了。

我心中虽然气愤，但是也无可奈何，认定了直升机飞行的方向，仍向前驶看，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，直升机已经只剩下一个小黑点，我也发现前驶的道路，十分崎岖不平，车又简直是在跳跃前进的，自然速度也减慢了许多，终于，直升机看不见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我又看到有两架雪车，在我前面，向我迎头驶了过来，双方迅速接近时，两辆雪车，阻住了我的去路，使我不得不停下来。

自那两辆雪车中，跳出四个人来，其中一个一下于拉开了我的车门，大喝道：“你驾驶雪车在极地行驶，怎麽不打开无线电通讯仪？”我吸了一口气，一时之间，也不及去在意那家伙的态度如此之差，回答道：“我不是极地的工作人员，不知道规矩。”那人怔了一怔，伸手进车来，一下子扳下了一个掣钮，立时，我听到了张坚的声音，他哑着声音在叫：“回去，卫斯理，回去，你没有机会，一点机会也没有，你再跟在我的後面，会驶上冰川，当你发觉驶上冰川时，再想退回来就不能了。”我耐着性子听他叫完，陡然之间，发出了一声大吼，我想，张坚要是不够镇定的话，这一下吼叫声，就足以令他震骇至机毁人亡。

我在叫了一声之後，骂道：“你是一个出卖朋友的贼，卑鄙小人。”张坚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，他在急速地喘着气：“随便你怎麽骂，卫斯理，才求你别再追上来。”我厉声道：“我偏要追上来。”我根本不想再听张坚讲任何话，所以伸手把哪个通讯仪的开关掣又扳了回去。

那四个人围在我的车边，不知道如何才好，我问：“你们是探险队员？”那四个人一起点头。其中一个道：“还负责拯救的工作。”我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们到过田中博士飞机失事的峡谷？”那人摇头道：“峡谷下是一条巨大的冰川，根本无法从陆地上接近。”我无明火起：“那你们去干甚麽？只是循例如此？”那人也恼怒起来：“你总不能要求我们四个人一起丧生，去进行一件无意义的事。”我挥了挥手，表示无意和他们争吵：“雪车如果在冰川上行驶，会怎麽样？”那四个人都戴着雪镜、厚帽子和口罩，帽沿上和雪镜旁，全是冰块，他们脸上的神情如何，根本看不清楚。可是从他们身体的行动上，我还是可以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。

这个问题的愚蠢程度，大抵和“一个人如果把头伸进一条饥饿的鲨鱼口中去会怎麽样”相若。

那四个人没有出声，当然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才好。

我却不肯干休，又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：“冰川移动的速度十分缓慢，甚至看也看不出来，每一年，不过移动几十公尺，为甚麽不能在冰川上逆冰川流行方向驾驶雪车？”那四个人一听得我这样说，一起发出了一下怪声来，有两个还叫道：“天！这家伙甚麽也不懂！”另一个比较有耐心：“冰川运动，由於巨大的压力所形成，若起来十分平静的冰川，在它缓慢的行动之中，你根本不能知道甚麽地方是陷阱，只要一遇上了陷阱，就会把任何东西扯进去，在冰块之中，挤榨得甚麽也不剩下。”听了那人的话，的确有点令人不寒而栗，可是除此之外，我没有法子。

我考虑了几秒钟：“我要去试一试。”

那四个人先是一呆，接着不约而同，像是听到了最荒谬的笑话，极度夸张地笑——他们口罩上的冰花，就纷纷掉下来。

那个人又道：“天，你绝不能和冰川对抗，冰川的力量，甚至形成了如今地球上五大洲的面貌，它的力量，无可抗拒。”我点头：“我知道，甚至阿尔卑斯山、喜马拉雅山，也是冰川的力量推挤而成。但是我又不是要去和冰川对抗，我只是想在冰川上逆向行驶，我加上这辆车子，重量微不足道。”那人叹了一口气：“要是有一块巨大的冰块，忽然倾斜了，那你怎么办？”另一个人阻止了那人：“我看别对他说了，我们遇到超人了，超人，你还是飞向前去的好，放弃这辆微不足道的雪车吧。”这个人在讽刺我，我自然听得出来。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也懒得再和他们多说，所以，只是冷笑了一声，立时发动了引擎。

那四个人一看到我的行动，立时大叫起来，一个探进车身来，用力抓住了我的手臂，厉声道：“根据极地上的国际规章，我们有权禁止你继续前进！”我向上指了一指：“刚才有一架直升机飞了过去，飞向冰山峡谷，你们为甚麽不阻止它？朋友，田中博士驾机失事，只要有亿分之一的机会去救他，我都一定要尝试。”那人企图把我自车中扯出来，我只好叹了一口气，一圈手，把他的手臂扭得非放开我不可，然後，我用力一推，把他推得向外仰跌了出去，同时让雪车向前迅速驶出。

那四个人还不肯罢休，他们很快地跳进了车，隨後追来。

我看到他们追了上来，但是不加理会，仍然把速度提得最高。约莫又过了半小时，我已经看到了巍峨耸立的冰山，两面相对的冰山离我越来越近，我看到隨後追来的雪车，停了下来。

由於我仍然在高速前进，所以追上来的车子一停下，转眼之间，就成了雪地上的一个小黑点。这时，我也徒然惊觉到，那四个人之所以停了下来不追，一定是由於我已驶进了危险的冰川范围之内了。

放眼看去，在冰川上行驶，和在别的地方行驶，全然没有分别。

冰川的移动速度十分慢，根本觉察不到。当然，我知道在冰川上，处处隐伏着危机，但是在南极的其他地方，又何尝不是一样。

车子两旁，全是高耸的冰山，冰山上的峭岭，都是尖锐的，看来是毫不留情的陡险。峡谷的底部，大约有两百公尺宽。

开始驶进峡谷，冰川的表面。还十分平坦，可是在十分钟之後。困难就出现了，先是极度的不平，车子跃过了一层冰块，跌进了一个相当深的冰坑中。

好不容易自那个冰坑之中挣扎了出来，向前一看，我不禁傻了。在前面，是一个灯在闪着红色的光芒，我把那掣钮按了下去，立即听到了探险队长的声音：“基地和张坚的联络。”

在十五分钟前中断，看老天的分上，你在还可以後退的时候，快点後退吧。”我大吃了一惊：“联络中断……是甚麽意思？”队长的声音听来像是在哭叫：“我但愿知道是甚麽意思！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张坚和基地的通讯联络中断，可以是许多情形，最好的情形，自然是他不愿意和基地联络。而最坏的情形，自然是他已经机毁人亡。

由於冰川上的情形，十分平静，峡谷中的强风，也不如想像之中那麽强烈，所以我宁愿采取较乐观的看法。

我回答队长：“现在，至少已有三个人在这个峡谷中遇了事。我必须继续前进。”我在通讯仪中，听到了队长发出了一阵如同儿童呜咽般的声音，我不再和他对话，打开车门，把估计可以带在身上，又有用的东西，全部搬了下来。

我脚踏在冰川巨大的冰块上，我仍然一点也感觉不到冰川的移动，不必多久，我便攀越过了那一道约有十公尺高的冰块障碍。

这时候，我感到自己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，穿着奇异的鞋子，攀越过一座由巫师发动魔法而移到眼前来的玻璃山，去追寻一个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重困难，才能追求得到的目标。

把装备放在冰地上拖行，负担倒并不太重，可是一步一步向前走，比起驾驶雪车风驰电掣来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放眼望去，全是一片冷寂，彷彿置身於宇宙的终极，连生命也几乎暂时冷凝。人在这样的极地冰山峡谷之中，简直还不如一个微生物，环境的影响可以使人产生许多平时想不到的想法，我这时正一步一步向前走，可是思绪却紊乱无比，不知在想些甚麽。

令我差可告慰的是，被形容得如此可怕的冰川，显得十分平静，和两旁的冰山一样，都静止不动，也没有碰到甚麽危险的陷阱。

峡谷中的风势，相当强烈，幸好我是顺看风向在向前走，当然省了不少力。在那时候，我根本想也未及想到回程应该怎麽办，向前走去，会发生甚麽事都不知道，如何还能顾及回程？在紊乱的思绪之中，想起这次事件的一切经过，都莫名其妙到了极点。但就是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，使得我在南极的一个冰川之上步行。

我不能安安稳稳坐在家里，一定会有怪异的事，把我卷进漩涡去，不是在南极冰川上艰难地前行，前途茫茫，就有可能在澳洲腹地的沙漠之中，面对看烈日和毒虫。

我不断在走，体能的消耗相当大，口中喷出来的热气，令得口罩的边缘，都布满了冰花，这时候，峡谷因为山势的缘故，看来像是到了尽头，前面变得相当狭窄，是一个弯角。

在那狭窄之处，巨大的冰块，堆得极高，在最上面的冰块，发出可怕的“格格”声，那是由於巨大的压力，缓缓地，但是以无可抗拒的力量，在把冰块挤压出裂缝来的声音。这些巨大的冰块，会随着冰川，向前移动，在若干年之后，会一直移动到海边，成为海面上飘浮的巨大冰山。我抬头向上望，要攀越这样高的冰山，真叫人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是不是可以做得到。

可是既然已到了这一地步，我总得向前进，至少，我希望可以发现一些飞机残骸还是甚麽的，那也就不虚此行。我停留了片刻，嚼吃了一些极地探险人员专用的含有高热量的乾粮，在冰块上刮下一些冰花来，放在口中慢慢融化。

然後，我开始攀登那座冰室。

我曾跟世界上最优秀的攀山家布平一起攀过山，连他也承认我的登山技术一流。可是攀登由岩石组成的崇峻峭壁，和攀登由冰块组成的冰山，全然是两回事，几乎是十公分十公分地把身子挪移上去，厚厚的手套，又使得手指的动作不灵活。但如果除下手套的话，只怕在十分钟之内，我的双手，就剩下秃掌，手指会因寒冷而变硬变脆，一起断折。

我咬紧牙关向上攀看，利用看每一个可供攀援向上的冰块的尖角。冰

块堆挤在一起的高度，超过一百公尺，我全然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也不去理会自己向上攀援的成绩如何，心中所有的唯一意念就是要令得自己的身子向上升，向上升。如果不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之中，我决不认为我身体的潜能可以发挥到这一地步。南极的永昼，使我不知时日之既过，我决不敢稍事休息，直到我抬头上望，我已经可以到这冰障的顶端了，才回头向下看去。

这一看，才知道自己攀了多高，一阵目眩，几乎没有摔了下去：我急速地喘着气，攀上了最後的一公尺，在那时候，整个人像是根本已不存在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散了开来，虚无飘渺，不知身在何处。这种感觉，自然是极度的体力消耗之後的疲累所带来的。

不但是体力消耗殆尽，连我的意志力，也几乎处在同一状态。冰障的顶部，巨大的冰块十分平坦，我真想在冰块上面躺下来，就此不动，让寒冷和冰雪，把我的躯体，永恒地保存起来。在某些环境之中，人的确会产生这样想法，深水潜水员就知道，如果身在深海之中，而忽然有了这样的念头，那是再危险不过的事，经常穿越沙漠的人也知道，如果口渴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也会产生永远休息的这种念头。

人在特殊的环境下，产生这种念头，心境甚至极度平静，就像倦极思睡，再自然不过。

这是一个人求生的意志已经消失之後的思想反应，所以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情况。

当我想到这一点时，已经几乎在那大冰块的顶部，横卧了下来，我心底深处，还存着一些意念，不能躺下来，还要设法下这座冰障，再继续向前走。

可是，除了那一灵不昧的一点意念，我整个身子，都在和意念对抗着，我立即又想到：算了吧，就在这里躺下来算了！我甚至缓慢地伸了一个懒腰，连那一点对抗的意念也不再存在，准备躺下来。然而，就在那时候，我看到了那架直升机。

一时之间，我真是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以为那只是我在极度疲劳之後所产生的一种幻觉。

可是，的确确实，是那架直升机，深色的机身，深色的机翼，就停在离那巨大的冰障，只不过一百公尺左右之处，那地方的峡谷已经相当宽，冰川的表面上也十分平整，是直升机降落的一个理想的地点。

我足足呆了有一分钟之久，先是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，接着，又不相信自己的好运气，随即，我发出了一下尽我能力所能发出的欢呼声，身子也挺立了起来。

直升机好端端地停在前面，那证明张坚没有遇到甚麽意外。

我继续大叫着，然後，精力也恢复了，把一枚长长的钉子，钉进冰中，系上绳索，就着绳子，向下纵去，很快地又踏足在冰川之上。我一面叫着，一面仍向前奔去，叫的话全然没有意义，是高兴之极，自然而然发出的呼叫声。

来到了直升机旁边，我抬头看去，看到机舱中好像有人在，我迅速攀上去，机舱的门只是虚掩着，打开舱门，我已经看清楚，在机舱中的那个人，并不是张坚，是一副好好先生模样的田中博士。

田中博士“坐”在一个座位上，微张着眼，一动也不动，我还未曾进舱去，就可以肯定他已经死了。因为在他的脸上，给着一层薄薄的冰花，使

他的肤色，看来呈现一种异样的惨白。

突然之间，看到了田中博士的尸体，极度意料之外。根据探险队中所有人的分析，他驾驶的飞机，既然遇上了大风雪团，那就应该连人带机，都变成粉碎了。

但是如今，他虽然已经死了，身上却看不出有甚麽伤痕。

为了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，我进了机舱，试就把他下垂的手臂提起来。可是他的身子，早已经僵硬，手臂已无法抬得起。他已经死亡，那毫无疑问。一连串的疑问，也在这时一起涌上我的心头：张坚到哪里去了？温宝裕呢？是不是也是死了，尸体在那里？田中的飞机遇到了甚麽情况。何以他的尸体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？问题多得我一个地无法解答。

我又探身出机舱，大声叫看，希望张坚就在附近，可以听到我的叫声。

但是我发现，我的叫声，全被峡谷中的强风淹没，根本传不出去，所以放弃了叫嚷，回到机舱之中，本来我想发动直升机，利用机翼发出的声响，来引起附近的人注意。但是我发现求救设备，我取起一柄信号枪来，同看天空，连射了三枪。三股浓黑的黑烟，笔直地升向空中，在升高了好几十公尺，才被强风吹散。而浓烟射出的声响，连强风都掩盖不过。我跃出了直升机，四面看看，等待看有人见到黑烟，听到了声响之後的反应。

不多一会，我就看到，在一边的冰山悬崖，距离我站立之处，高度大约一百多公尺，有一小点黑色的东西在摇动。

由於长时间在冰天雪地之中，虽然有看护目的雪镜，可是长时间强光的刺激，也已使我双眼疲倦不堪，尤其向高处望，光线更强烈，看出去，视线更是模糊。但是那一团摇晃看的東西颜色相当深，在一片白茫茫之中，还是可以看得见。

我用力眨着眼睛，直到眼脸生痛，已看清了在那冰崖之上，在晃动看的，是一个人的双臂，这个人身形看来相当矮小，我徒然在心中尖叫了起来：温宝裕，那是温宝裕！我急急奔向前去，由於奔得太急，一下子跌倒，在平滑的冰面上滑出了相当远，我心中没有别的愿望。只盼刚才看到的不是幻象才好。

站直身子，才发现我离冰崖太近了，在这个角度，就算冰崖上有人出现，我也不能看见，我正待急急後退间，突然看到一段绳索，自上面槌了下来。

我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走前几步，双手紧握住了绳索，才知道刚才看到的，不是幻象。

双手交替看，缘绳攀上去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，尤其在知道了温宝裕还好好地活看，心情的兴奋，几乎可以令得体能作无止的发挥。这时我向上攀缘的速度之快，南美长尾猴见到了，会把我引为同类。

等我攀上了冰崖，才发现冰山在那地方，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平整空间，宛若一般崇山峻岭中的石坪，等我踏足在那个冰坪土时，温宝裕已一步一步，同我走了过来，我迎向前去，一把抓住了他，一时之间，实在不知说甚麽才好。

本来几乎是沒有可能的事，但现在却变成了事实，真是温宝裕。真是这个超级顽童，他活生生地在我的眼前。

温宝裕显然也有看同样的激动，他也紧握住了我的手，我们四手紧握看，不愿松开，但是他又显然急於指点我去看甚麽，所以他只好抬起脚来，

用脚向一旁指看，要我去看。

我循他所指看去，一看之下，我也不禁呆住了。

我的震呆程度是如此之甚，以致在一时之间，我忘记了身在极地的冰山之上，我唯一的念头是：我要把我一眼看到的景象，看得清楚一点，而戴旧的雪镜，是妨碍视线的清晰的。

所以，我连考虑也不考虑，一下子就摘下了雪镜，希望把眼前的景象看得清楚一些。

可是这个动作，实在太鲁莽了，令我立时就尝到了恶果。

雪镜才一除下，双眼就因为强烈的光线，而感到一阵刺痛。我总算惊觉得快，在我和温宝裕同时发出的一下惊呼声中，我立时紧闭上眼睛，同时，也立即再戴上了雪镜。

刺痛未曾消减之前，我不敢再睁开眼来，唯恐双眼受到进一步的伤害。

在我紧闭双眼的时候，眼前只是一团团白色的，不规则的幻影，在晃来晃去，无法再去注视眼前的景象，我只是问看，声音不由自主，带着颤音：“这……是甚么？”温宝裕立即回答我：“不知道，真的，不知道。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我虽然紧闭着眼，但是刚才一瞥之间的印象，却也深留在我的脑海之中。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甚麽，但是把看到的景象，如实形容出来，总还是可以的。

我循看温宝裕用脚指点的方向看去，首先看到在距我约有三十公尺外的一幅冰崖。那幅冰崖，和冰山其它部分，呈现耀目的白色不同，是极度晶莹的透明，简直就是一幅透明的纯净度极高的水晶。

而就在那幅透明的冰崖之内，我在一瞥之间，看到了许多……怎麽说才好呢？若是只凭看了一眼的印象，应该说，我看到了许多东西。用“东西”来笼统形容我所看到的，总可以说确切。

自然，我也可以说，在那一霎间，我看到的是许多动物，甚至可以说，是许多人但是在未曾看真切之前，我宁愿说我看到了许多“东西”。至於那是甚麽东西我说不上来。相信就算再多看几眼，还是说不上来。温宝裕不知已看了多久，可是，当我问他那些东西是甚麽之际，他一样答说不知道。

在我紧闭看双眼之际，温宝裕问了我好几遍：“卫先生，你眼睛怎麽了？”我答：“不要紧。刺痛已在消退。”当他问到第四次时，我感到刺痛已经减退到了可以忍受的程度，我也实在等得急，所以，重新又睁开了眼来。面对看那片冰崖，看到了在透明的冰崖之中的一切由於景象实在太奇特，所以有一两个问题，我应该急看问的，也忘了问，例如张坚在甚麽地方之类，我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看前面看，温宝裕紧靠我站立看，我简直如同石像，至少呆立了超过十分钟。

我看到的是甚麽呢？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，那麽，我的回答只有一句：“不知道。”但是，我却可以详详细细，形容我所看到的景象——必需十分详细地形容，不然，根本无法表达出眼前景象的那种无可名状的奇诡。

我所看到的一切，全在冰崖之後，那平滑晶莹透明的冰崖，究竟有多厚，无法知道。

所谓“看到的東西在冰崖之後”，正确一点说，应该是：在冰崖之中，看到的一切，全被晶莹透明的冰所包围看，也就是说，一切东西，全凝结在巨大无比的冰崖中。

在冰崖中的东西，四面全是坚冰包围，一动也不动的，可是在冰里面

的许多东西，给人的感觉，却不是静态，而是动态。

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一种东西叫琥珀，树脂凝结而成，在琥珀之中，往往有看昆虫。如果有一只昆虫，正在展翅欲飞之时，恰好有一大团树脂落在它的身上。把它裹住，若干年后，树脂变成了琥珀，在琥珀中的昆虫，仍然是展翅欲飞的形态。给人的感觉，也就是动态，不是静态。

这时，我所看到的，在透明的坚冰中，那些给人以动态感的东西的情形，正是如此。

由于冰崖不知道有多厚，虽然透明晶莹，但是被冻结在里面的东西很多，有的在冰崖深处，只见影绰可见，不像是在冰崖这表面处的那些，看来如此清晰。

说了半天，冻结在冰崖之中的，究竟是甚么东西呢？我实在说不上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一定是生物，或者说，它们一定是动物。

我走近冰崖，伸手可以摸到平滑的表面，距离我最近的是一毫看起来像是狼蛛一样的东西，有看浑圆的身体，和长得奇异的凸出物——姑且可以称之为脚，但又只有四条。在“腿”和“身子”上，都有看密而长的细刺，或许那是毛，色作深褐。极可怕的是在浑圆的“身体”的中间部分，有一个球状凸起，那个凸起，大小如同网球，在那个凸起之上，又有两条长长的凸出，可以姑且称之为“触须”，而在“触须”之上，又各有一个小球，大小如乒乓球。

那一群，至少有十七八个这样的东西，“腿”或“触须”的姿态，各自不同，有的看起来像是正在爬行，而有的，看起来像是正在“搔痒”。这种东西的球状凸起，甚至在冰光掩映之下，还有看闪光，看起来像是活的，形态狰狞可怖。而当我第一眼看清楚其中正在“爬行”的那一个这样的东西时，那东西像是要向我冲过来，令得我不由自主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在退出了一步之后，我才有足够的镇定，去想那些东西，被冻结在极度坚硬的冰崖之中，不可能爬出来。虽然说离我最近，但是，至少也在冰崖的表面五公尺之后，我和它们之间，隔着至少五公尺厚的坚冰，不必害怕它们的攻击。

在那种狼蛛状的东西之旁，是一大堆，重重叠叠堆在一起的另一种东西，那种东西看起来像是甚么爬虫类，色灰，无头无脑，长度约在半公尺到一公尺之间，略圆形，有看略带拱起的硬甲，在硬甲之旁，是许多看来似脚非脚的凸出物。

这一大堆东西的形状，绝不属于看了之后，可以令人开胃消滞的那一类，但是不那样令人震悸，有一些生物的样子，与之类似，例如古代的三叶虫，或在南中国海沿岸地区，可以见到的鳌鱼之类，样子就差不多。

但是，在那堆东西后面的几个东西，看起来就可怕之极了，若得我不由自主，连连喘气，喉间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来。

第八部 冰崖之中怪物成群

那几个东西，十分高大，足有三公尺高，最下面是粗而短的一个圆柱，

那个圆柱，显然不是这种东西原来的身体，而是外来的物事，也看不出是甚麽质地制造。那情形，就像是一头直立的大熊，但是两条後腿，却并在一起，套在一只圆柱形的桶中。

在那个粗短的圆柱之上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身体。上面是一个头，头部的结构，倒类似我们如今所熟悉的脊椎动物，有圆如铜铃的双眼，和浓密的体毛。

在应该是脊椎动物生长前肢的地方，也有看类如前肢的肢体，而应该是爪子的地方，「手指」看来又细又长，像是忽然之间长出了五条蛇，有的，甚至还纠缠在一起。其中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那五条蛇一样的手指，正缠住了一只那一堆的怪东西，看情形是想将之抓起来。

这种东西，算是甚麽？它是一种动物，这毫无疑问，但是这又是甚麽动物？它的样子是如此可怖，比想像中的妖魔鬼怪，还要可怖得多，若说它是“鬼趣图”中的一只独脚鬼，那庶几近似，可是它又那麽实在地凝结在透彻的冰崖之中。

还不止如此，在那种类似独脚鬼形状的东西旁边，还有两个更令人吃惊的东西那两个东西，也是动物，只能看到它们的一部分，我猜，那一部分，可以算是他们的头部，形状就像是放大了几万倍的某种昆虫的头部，在篮球大小的球体顶端，有看两个网球大小的半球状凸起，而在那个半球体上，又是无数小球体，虽然冻结在冰崖之中，那些无数小球体，若起来还像是在闪耀看各种不同颜色的光采。而有些颜色，难以形容，因为我在此之前，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颜色。

在两个网球般大小的球体之下，是许多孔洞，排列有规则，整个的颜色，是一种淡淡的灰白色，看起来怪异莫名。

只能看到他们头部的原因，是由於他们的头部以下，全藏在一个相当大的、椭圆形的，看起来如同鹤蛋一样的东西中。

这种情形，使得那个东西，看起来像是刚弄破了蛋壳，自蛋壳之中探出头来的甚麽鸟类。

然而，他们藏身的那个“大蛋壳”，又显然并不是真的蛋壳。

那只不过是一种器具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，那绝不是它们身体原始的一部分，就像是那些“烛脚鬼”的“脚”，不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是套上去的。

那种“蛋壳”的前端，有看许多块状凸起物，在这种东西的下面，冰呈现一种异样的白色，而整个“蛋壳”的颜色深黑。

这两个东西之令人吃惊，还不单是因为它们头部的外形，看来如此骇人，更在於那两个“蛋壳”，一看就可以看出，是高度机械文明的制成品。

一看到了那两个“蛋壳”，和这麽多奇形怪状的东西，我当然，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外星生物，来自别的星体上的怪物。

我所详细形容出来的东西，只是列举了几种形体比较大的而已，其它形体较小的古怪东西，还有极多，有一种看来像是石头雏成的，菌状的东西，一族一族地在一起，上面花纹斑烂，看起来极是绚丽。

我和外星生物有过多接触，把这些东西，当作是外星来的生物，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可是，在我身边的温宝裕，这时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看冰崖中的景像，可以和温峤燃着了犀角之後看到的鬼怪世界相比拟？”我陡地呆了一呆，“啊”地一下：“是啊，那真是鬼怪世界，只怕温公当年燃犀之後，见到的

怪物再多，也不能和如今……这里相比。”温宝裕靠得我更近了一些：“卫先生……这些全是生物，它们……全是活的？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寒冷的空气大量涌进了体内，有助於使我的头脑冷静，我摇头：“它们曾经活过。如今自然死了，你看，它们一动也不动，四周围全是坚硬之极的冰块。”温宝裕又问：“卫先生，它们是甚麽？”我缓缓摇看头，刚才，由於太专注於眼前的景像，我的脖子。有点僵硬：这时在摇头，显得不很自然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……最大的可能，那是许多种来自外星的生物。”温宝裕的声音之中有看怀疑：“外星来的？那麽多种？我已经约略算过一下，可以看得到的，至少已超过五十种不同的东西……而且还有一些，看起来……不像是生物，你看那个……”，温宝裕一面说，一面伸手向前指看，我也早已看到了那东西，由於那东西的形状太奇特了，不规则到根本无以名之，真要形容的话，只好说它看起来像是一座现代派的铜铁雕塑品，大约有二公尺高，耸立在那里。这样形状的东西，尽管我一向认为，外星生物的形状不可设想，但我也无法设想这东西是一个动物，勉强可以说，有点像是一种植物。

我迟疑看：“总之，在冰崖中的这一切，我们以前从未见过，不但我们没有见过，只怕地球上没有人见过这种怪东西。”温宝裕像是要抗议我的这种说法，我不等他开口，就已经道：“晋代这位温先生或许见过许多鬼怪，但是我不认为他见到的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些怪物。”温宝裕还是说了一句：“至少，所看到的……全是前所未见的怪物。”他这样说，倒没有法子反驳，我只好闷哼一声，不作反应。

温宝裕忽然又急急地道：“当时，我偶然看到了冰崖之中，好像有许多东西在，田中博士也看到了，他要不顾一切飞过去看看……其实也很正常……可惜他……唉，真不知是谁的错。”直到他这样说了，我才徒然想起，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他……问题实在太多了，真不知从何问起才好，我挥了挥手，先问道：“张坚呢？”温宝裕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他不让我进去，自己进去了。”我呆了一呆。一时之间，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甚麽意思，他一面说看。一面伸手指向冰崖的另一边。我循他所指看去，看到冰崖在那部分，有一个屏障似的倾出，我急急走了过去，看到冰屏後面，是一道相当宽阔的隙缝，情形一如山崖之中的石缝，可供人走进去。

看到了这种情形，温宝裕的那句话，自然再容易明白都没有了，他是说张坚从那个隙缝之中，走了进去。

我闷哼了一声：“你这次真听话，他叫你别进去，你可就不进去了？”温宝裕声音苦涩：“我……已经闯了大祸，不敢再……乱来了，而且，他告诉我，说你在後面追看来，他还说他很知道你的脾气，就算爬行看。也会追上来，所以他又叫我在外面，以便接应。”想起张坚的行为，我真是忍不住生气，他可能只以为我驾看雪车前来，没料到川冰之上，障碍重重，我为了翻越这些冰障，真是吃足了苦头。

温宝裕又道：“当我听到信号枪的声响，和看到浓烟升空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来了，卫先生，看到你真是太好了。”在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後，温宝裕好像成熟了不少。而在这时候的话，听来也十分衷心，不是甚麽滑头话。说起来，田中博士的飞机失事，我也有不是，如果不是我坚持不让他下机，田中自己一个人驾机走，自然不会有如今这样的意外。

但是，自然也不能有如今这样的发现。

如今，我们究竟发现了甚麽，有甚麽意义，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但

是在冰崖之中，冻结着那么多形状如此古怪的生物，这总是异乎寻常的大发现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伸手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一下，想安慰他几句，但是却也不知道说甚麽才好，只是道：“来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，张坚真不够意思，见了面，我还得好好地骂他。”温宝裕却立时道：“张先生已约略对我说了经过，我倒觉得，他撇下你自来涉险，用意是和你不让我下机，要我立刻回去一样。”这小子，在这当口，说话还是不让人，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可是我想由於大家都戴着雪镜，再发狠瞪他，也起不了甚麽效果，自然是也懒得和他分辩，已和他一起自那冰缝之中，走了进去。一进入冰缝之中，温宝裕不由自主，发出了惊怖的呻吟声。

别说他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冒险经历的少年，连我，不知经过多少古怪事情，也要竭力忍着，才能不发出同样的声音来。

那个冰缝，不知是怎麽形成的，它把那座巨大的冰崖，从中劈成了两半。一走进去，两面全是晶莹透明的冰，而两面的冰崖之中，又全冻结着各种各样、千奇百怪、奇形怪状的东西。温宝裕无疑十分勇敢，也十分富於幻想力。但是躺在家里自己的房间中，翘起腿来胡思乱想是一回事，真正进入了一个幻想境地，一切的想像全变成了事实，根本不可能的事，一下子全出现在眼前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
我们这时的情形，就是这样，一进入冰缝之後，就置身於幻想世界。和在冰崖之前，凝视看种种色色，冻结在冰中的怪物，所得的感受，又自大不相同。

那时，冰中的怪东西，距冰崖表面，更近的也有好几公尺，进入了入冰缝，那些无以名之的怪东西，就在贴近冰的表面处，有的，甚至於它们的肢体的一部分，还在冰的表面之外，暴露在极其寒冷的低温空气中，一个如同蜘蛛的东西的一条“长腿”，横拦着，阻住了我们的去路，我们两个人，实在不知道怎麽才好！

我呆了一会，小心伸出手，想把那手臂粗细，又裹着一层冰的那只“脚”推开一点，好走过去，谁知道那东西十分脆，手才向前推了一下，就“拍”地一声，齐着冰的表面，断了下来。

温宝裕在我的身边，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像是怕那断下来的东西，会飞起来，扑向他，把他抓住。他紧抓住了我的手臂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我注视着落在冰上的那一大截肢体那毫无疑问，是那种怪物的一截肢体，也有唯恐它忽然活动起来的恐惧，所以要过了一会，才能开口：“宝裕，我敢说，没有人可以想像，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“恐怖洞”在。”所谓“恐怖洞”是一般大型游乐场中常有的设施游人进入一个黑暗的洞中，在黑暗之中，不时会有一些鬼怪扑出来吓人一大跳的那种游戏。

温宝裕的声音发看头：“别……开玩笑，我实在十分害怕。”我没有拾起那截肢体来，两人跨过了它，继续向前走去，不多久，有一个东西，身体的上半截，全在冰的外面，斜斜地伸向外，连我也没有勇气再去推，要是一推之下，那上半截身躯，又断了下来，这实在不知如何才好。

那身子的上半截斜斜伸在冰外，是一个看起来由许多根长的棍子组成的圆柱体，上半截就在我面前，伸手可及处是一个尖头尖脑的“头部”——我假定是头部，长看许多刺不像刺，毛不像毛的东西。在那些毛或刺之中，有看两个球状的凸起。这些怪物，大部分都有看这种凸起，那是甚麽器官，

是“眼睛”？那东西约两个球状凸起，如果是眼睛的话，那麽它就正在“看”着我们。

自然，在那半截身躯上，也罩着一层薄冰，可是那和赤裸裸地面对看这样的怪东西，也没有甚麽区别了。

我们在那怪东西面前，呆立了好一会才定过神来，温宝裕快意地道：“它……真是曾经活过的，你看，它像是不甘心被冰冻在里面，硬是要挣出来，可是只挣出了一半，下半身还是被冰冻住了，天……那许多冰，一定一下子形成，所有的东西被冰包住，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。”我早就认为，温宝裕想像力十分丰富。我乍一见到冰崖之中的那种奇异景象，隐约地、模糊地有“十分熟悉”的感觉。但是这种情景，又是我从来未曾见过的，所以虽然曾有过的感觉，也想过就算，没有进一步地深究下去。

直到这时，听得温宝裕如此说，我心中陡地一亮，不由自主，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这……这情形，就像两千多年之前，维苏埃火山突然爆发，数以亿吨计的火山灰，在刹那之间罩住了庞贝城，把城中所有的一切，全都埋进了火山灰一样。”温宝裕立时道：“情形有点相类，但可能来得还要快，你看，冰中的那些怪东西，有的动作，一看就可以看出，只进行到一半。”我想了一想：“更快，那应该用甚麽来作比喻？快得就像……像核武器爆发？耀目的光芒一闪，不到十分之一秒，所有的生物就完全死亡！”温宝裕同意：“大约就是那麽快，可是所有的生物死亡的方式不同，这里的生物，全被冻结在冰层之中……这是一种甚麽样的变化？”我自然无法回答它的这个问题，只好摊了摊手，和他一起，遇过了那个上半身斜伸出来的怪东西，继续向前面走。

才走出了不几步，温宝裕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，我知道他发出惊呼声的原因，是因为在前面，有一个“怪东西”，竟然是活动的。

但是我却没有吃惊，因为我早已看到，那不是甚麽“怪东西”，虽然厚厚的御寒衣，加上帽子、雪镜、口罩，看起来样子够怪的，但那是和我们一样的人，而且，当然就是张坚。

张坚那时，站在一个“头部”有一半在冰层之外的怪物面前，双手无目的地挥动着，那个怪物的头，像是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螳螂头，呈可怕的三角形，有看暗绿色的半球状凸起。

他分明极度迷惘，我和他心境相同。所以，我没有大声叫他，只是默默地走到了他的身前。他抬头向我看了一眼，喉际发出了一阵“咯咯”的声响，也不问我怎麽来的，只是用转来十分怪异的声音问：“这是甚麽？天，这是甚麽？”我比他略为镇定，对这个问题，可以作出比较理智的回答：“是许多我们从来未曾见过的生物，不但我们未曾见过，也从来没有人见过，不存在於任何的记载。

甚至，随便一个人的想像力多麽丰富，也无法想像出世上有那麽多的怪东西。张坚长长地叮了一口气，他呼出来的气，透过口罩。在寒冷的空气之中，凝成了一蓬白雾。

他道：“那些……生物……在这里，竟是那麽完整。现在我知道我在……海底的冰层，看到的是甚麽了。”我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，记起了自己为甚麽才到南极来。

由於张望在海底的冰层中，发现了不知甚麽东西。他在海底冰层中发现的景像，和这里一样？张坚采集的，内中有看生物胚胎的冰块，送到胡怀

玉的研究所去的那些，内中的胚胎，就是这里的许多怪物之中某一种的胚胎？发展起来，就会变成某一种怪东西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麽胡怀玉……想到这里，我思绪紊乱之极，我疾声问：“你在海底看到的是甚麽？我一再问你，你都不肯说。”张坚向我望来，语音苦涩：“不是我不肯说，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说。即使是这里的景象，叫你说，你怎麽说？”我问：“海底冰层之中看到的，就和这里一样？”张坚摇头：“不，可怕得多。”我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气：“可怕得多，那怎麽可能？我实在想不出还有甚麽情景，会比这里更可怕。”张坚停了片刻，急促地喘了几口气：“这里的一切完整，而我在海底冰层中所看到的一切，全支离破碎的……全是这种怪东西……的残缺的肢体，没有一个完整。”我一听得他这样说，不禁打了一个哆嗦，的确，如果全是各种各样怪东西的肢体，那真是比目前的情形，还要可怕得多。

而且，那也更难知道究竟是甚麽，难怪张坚一再要我去看，他的确是无法说得出来他看到的是甚麽？我同时也明白了，何以在探险队长说到，他可能遇到田中博士一只断碎了的手掌时，他的反应如此激动：他想到了海底冰层之中看到的可怕景象。

张坚指看他面前的那个怪物：“这里有那麽多……完整的……我相信在海底冰层中的那些，原来也是完整的，许多年来，冰层缓慢移动，被弄得支离破碎了。”

张坚又“咕”地一声，吞了一口口水：“冰层的移动十分缓慢，但是力量极大，不管是甚麽生物，总是血肉之躯，一定……”他才讲到这里，我又陡地想起一桩事来，忙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等一等，冰层移动……照你的意见，冰层从这里移动到你看到的海底，那要多久？注意，我问的是冰层的移动，不是冰川的移动。”张坚回答：“我懂，冰层的移动极慢，那一段距离，可能要几十万年，几百万年，谁知道确切的时间是多少？人类的历史不过可以上溯几千年，就算从原始人开始，也不过几十万年。”我指着眼前的那个怪物：“那麽，照这样说来，这些东西，被冻结在冰层之中，已经超过了几百万年，甚至於更久远？”张坚想了一想：“十多年前，加拿大科学家在南极西部的一个探险站，用特殊设计的钻机，钻下去近两千五百公尺深处，较到了冰块的样本，在那次得到的标本中，甚至可以知道几十万年之前，或者更久，空气中氧的成分，也与如今的空气中氧的成分有异，在极地上取得的标本，可以推算到上亿年之前，不算是甚麽希罕的事。”我有点激动得发颤：“那麽，你在寄给胡怀玉那些含有生物胚胎的冰块时，也是早知那些胚胎，有可能是七亿年之前留下来的？”张坚坦然道：“至少在科学上，可以作这样的假设。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苦笑了一下，隐隐感到胡怀玉的忧虑，也不一定没有到上亿年，谁知道上亿年之前的生物形态是甚麽样子！那可能是地球上三次冰河时期中的生物，早就有人认为，地球文明，由於冰河时期而结束。然後，又再开始。如果这种说法成立，那麽，地球已有过三次冰河时期，有过三次地球文明的覆亡，我们这一代的地球文明，就算从猿人开始算起，是第三次冰河时期结束之後的事，是地球上的第四代文明。

而且，地球上曾发生过三次冰河时期，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测。推测中的第一次冰河时期称为“震旦纪冰期”，震旦纪，那是地质学上的名称。估计距离现代，是在五亿七十万年到十九亿年之间。

五亿七十万年到十九亿年，真正难以想像那是多麽悠远的岁月。在那悠远的岁月之前，更是连推算都无法推算的事情了。

我在刹那之间，想到了许多问题，也感到我现在看到的那麼多怪东西，大有可能，不自外星来，更有可能是地球上土生土长的东西，只不过不知是哪一代地球文明的生物而已。

如果那些怪物，在近十亿年之前，生活在地球上，那麼形态如此之奇特，倒也可以想像。每一次冰河时期的大毁灭，再出最简单的生命，进化成为复杂的高级生物，无论如何，“下一代”的外形，不能和“上一代”相同。

我在杂七杂八地想看，温宝裕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指养冰层的深处：“看，那里面，还有两个像是坐在蛋壳中的东西在。”我自然知道他所说的“坐在蛋壳中的东西”是甚麽东西。

那种东西，只有头部露外面，而身子隐没在一个如同蛋壳般的容器中。

我循他所指看去，果然又有两个在，在所有的怪东西之中，以这种“东西”最少，能够看得到的，只有四个。

张坚在这时忽然道：“那一种……看起来，在一种人工造成的器具中。”温宝裕自有他少年人的想法：“看起来。像是我们坐在一辆小型的开篷汽车中。”我和张望都不由自主，震动了一下，他提出来的比喻，十分贴切。

如果那蛋壳形的东西，是一种甚麽器具，那麼，这种东西藏在那种器具中，为甚麽只有那种形状的东西，藏身於一种器具之中？这种形状的东西，是一种高级生物？在我们看来，一切全是那样怪异莫名，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分得出其中哪一种比较高级，就像是一个完全未曾见过地球生物的外星人，看到了人和狗马牛羊鸡鸭等等生物在一起，也无法分别出何者高级，何者低级。唯一分辨的方法，就是看看哪一种有看人工制造的东西在身上。例如人有衣服，牛却只有天生的皮和毛。

这一共只有四个的东西，既然懂得利用一种制造出来的容器，把自己的身子藏在里面，那麼自然比其他的生物要进步得多。

当我这样想看的时候，已经有一个模糊的概念，在我脑海之中，逐渐形成，陡然之间，我叫了起来：“这……被冻结在冰中的一切……看起来，像是现在的……一个农场！”张坚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一个农场？”温宝裕也仰起头，同我望来。

我对於自己设想的概念有了结果，十分兴奋，不住地指看冰层中的那些东西：“看，坐在“蛋壳”中的，可以假设它们是人，而各种各样的怪东西，有一部分是植物，大部分是动物，就像农场中的鸡鸭牛羊，这是一个养殖各种生物的场所。”温宝裕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疑惑：“养这麼多鬼怪一样的东西？”我笑了起来：“小朋友，鸡的样子，由於你从小看惯了，所以不觉得奇怪，若是叫一个从来也未曾见过禽鸟的人看到了，一样如同鬼怪。”张坚的声音中，也充满了疑惑：“一个农场…你的意思是说，一个……农场，正在进行日常的活动，但突然之间，冰就把它们一起冻结了起来，自此之後，它们就一直在冰中，直到如今。”我道：“如果你还有第二个解释的话，不妨提出来。”张坚呆了半晌，才缓缓摇了摇头，我道：“自然也有可能，这是一群来自外星的生物，突然被冻结了起来，不过看起来，是地球上代文明，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。”张坚伸手，去摸那个露在冰外生物的“头部”。

我对他的动作，感到有点怵然，试探着问：“张坚，你要把他们……弄回去研究？”张坚连考虑也未曾考虑就回答，显然他心中，早已有了决定：“当然，在冰中的，无法取得出来，上亿年的冰，坚硬程度，十分惊人，但是露在冰层之外的部分，都可以弄回去研究。”我的想法十分矛盾。在这个

冰层中的一切，几乎没有一样不足以令得举世的科学家发狂，不知可以供多少人多少年研究，研究的结果，有可能像是我的推测，也有可能根本不是，这是人类科学上的极其重大的发现，我自然地想有真正的结果，好明白这些奇形怪状，看来一如鬼魅魅辆的东西的真正来源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我却感到极度的恐惧。恐惧感一半由我自己的想法所产生，另一半，却来自胡怀玉的事故。

张坚寄给胡怀玉的，内有生物胚胎的冰块来自海底冰层，而他在海底冰层，又曾见过许多破碎的，各类怪物的肢体，和这里所见的相同。那麽，胚胎成长之後，变为不可测的生物的可能性太大了。

如果张坚把这里可以带回去的一切，带回去研究，在不同的环境下。例如说，不是如此严寒，是不是会产生异乎寻常的变化？这就是我担心的事。

这时，我看得出，张坚正处於一种狂热的情绪中，要令得他放弃，很不容易，但是我总得试一试。

我想了一想，轻轻把张坚放在那怪东西半边头上的手，推了开去：“这一点，很值得从长计议。”张坚以极愕然的声音反问：“哪一点？甚麽事要从长计议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知道我在说甚麽？”张坚立时大盘回答：“根本不必考虑，这里，在冰层之外，可以带回去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科学研究上的无价之宝。”我点头：“这绝不必怀疑，问题是：你知道那些无价之宝是甚麽？”张坚道：“是生物，各种各样的生物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正因为它们是生物，所以才可怕，他们……她们……”张坚放肆地大笑了起来：“你怕甚麽？不必吞吞吐吐，你怕它们会复活？”我对张坚的这种态度，已经相当气恼，不识趣的温宝裕，在这时居然也跟看打了一个“哈哈”。我冷冷地道：“他们若是复活，也不是甚麽值得奇怪的事。”张坚止住了笑：“我们并不能把他们之中任何一种完整地带回去，只是一些肢体，像这个，可以把它半边头弄下来，已经很不错了，一些残破的肢体，怎麽会复活，有甚麽可怕？”我又叹了一口气：“看得见的，并不可怕，看不见的那才真可怕。”张坚徒然挥看手：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我也激动地挥看手：“第一批登陆月球回来的太空人，为甚麽要经过相当时间的绝对隔离？”一听得我这样讲，张坚默然，温宝裕也发出了一下低呼声。
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三个人全都再也清楚不过，怕的是月球上有看甚麽不为人类所知，肉眼又看不到的古怪生物，如果把这种生物带到了地球上，而又蔓延繁殖，会造成甚麽样的结果，全然没有人可以说得上。在张坚不出声时，我又道：“这些怪东西复活的可能性极少，但是他们的肢体上，又焉知不附带看人眼所看不见的微生物？只怕一离开了这里的环境，那些微生物就有大量繁殖的机会。”张坚沉声道：“这只不过是你的推测。”我用力摇看头：“绝不是我的推测，你交给胡怀玉的冰块中的胚胎，在温度逐步降低中，就开始成长，胡怀玉为此紧张莫名，我到现在，也不全盘否定胡怀玉已经受到了这种不知名生物侵扰的可能性。”张坚的声音转来极愤怒：“照你说的情形，胡怀玉只是轻度的精神分裂。”我立时回答：“又焉知轻度的精神分裂，不是不知名生物对人脑侵扰的结果？”我和张坚争论，温宝裕这小家伙，一直十分有兴趣地在一旁听看，我想我已经把我的意思，十分清楚地表达出来了，可是张坚却仍然就执地道：“不行，你想叫我不研究这样的发现，绝无可能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我也知道绝无可能。但是我也没有想到，张坚一下子会变得如此疯狂，他话才一出口，双手就抱住了那个怪物的半边头，像是一

个摔角选手挟住了他对手的头一样，用力扭看，想把露在冰层外的那半个头，扭将下来。

然而那半个头，多半由於露在冰外的部分并不大多，或者走由於那怪东西的头部构造相当坚硬。所以张坚虽然用力在扭看，那半边头，却丝毫未受撼动。

这种情景，真是诡异莫名，看了令人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我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不一定非要那半个头不可，可以供你带回去研究的东西多的是。”经我一叫，张坚总算停了手，温宝裕胆怯地道：“我们在其面已经够久了，是不是该出去了？”我们身在冰缝之中，看出去，前後左右，全是冻结在晶莹的冰屏中的各种怪物，我也早想退出去了，和这麽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在一起，毕竟不是愉快的事。那道冰缝，向前去，若起来不知有多麽深，张坚听得我和温宝裕商量着要离开，十分依依不舍。我提醒他：“你的直升机停在冰川上，要是有了意外，我们可能都回不去，那时，只好把搜集来的怪东西的肢体咬来吃，无法再作任何研究了。”我用这种方式警告他，总算有了效，他首先向外走去，遇到再露在冰外的怪物的肢体，他就用力拘看，扳看，推看，不一会，他手中已经拿不下了，他解下了一条带子来，把那些肢体，全都困了起来，若他的样子，像是在野外收集树枝准备生火，多多益善。

当他来到了那个有一半身子在外面的怪东西之前。他推了一下，没有推动，一面挥看手，一面啡道：“卫斯理，我们一起来撞。”我骇然道：“这……未免太大了吧。”张坚乱，“你懂得甚麽，我们到现在为止，收集到的，只不过全是肢体，你看这个，有一大半身子在外面，如果弄回去，连内脏都在，多麽有研究价值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已用力在那怪东西的身子上，撞了起来。

可是在严寒之下，怪东西虽然有一大半身子在外，也已整个冻得像一个同门有几乎一公尺的冰柱，当然不是那麽容易撞断的，他一再催我和他一起撞，可是我们两个人合力，再加上温宝裕，三个人撞了十来下，还是无法将之弄断下来。

张坚发狠道：“下次带齐工具来，”他说看，用力在冰上踢了一脚：“一定要把你整个弄出来。”我感到在这里再多逗留下去，张坚的情绪，将会越来越不稳定，忙道：“下次再说吧，把整个冰崖炸开来都可以，别再虚耗时间了。”张坚犹自不肯干休，我拉看他向外走去，不一会，出了那个冰缝，外面的风势显然比我们进来时，强烈了许多，那个大幅的冰坪上，积雪因看风势在旋转看，看来声势十分骇人。一看到这样情形，张坚也不敢再耽搁。温宝裕的动作十分灵活，一下子就找到了那股绳索，次第循看那股绳索，向下面褪去。到达冰川上。看到那架直升机在强风中晃动看，我们弯看身，张坚抱看他收集来的那些怪物的肢体，向前奔去。

三个人的行动，狼狽不堪，连跌带爬，才到了机旁，张坚先把温宝裕托上机去，然後才和我一起钻进了机舱。

我沉声道：“张坚，在这样的强风中起飞，还是由我来驾驶吧。”张坚不说甚麽，只是点看头，温宝裕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伸手放在田中博士尸体的肩头上，机舱相当小，只有两个座位，张坚和温宝裕，蜷缩在座位的後面。我发动引擎，机翼开始旋转，可是机身晃动得更厉害。作好了一切准备，徒然把马力发动到最大，直升机在剧烈的颤动中，向上升起。

可是一升空之後，在强风之中，机身摇晃得更甚，连机翼的转速，也

受了影响，我侧转机身，顺看风向，向前飞去。

整个直升机，如同是一头发疯了公牛，虽然已经在空中，可是左摇右摆，简直完全不受控制，好几次，机翼几乎碰在两边的冰崖之上，机翼断折的后果，不堪想像，可能是若干亿年之后，又有新一代的地球生物，发现我们这三个怪东西，躲在一个如同蛋壳般的容器之内，还维持着动态。

由于机身在剧烈地晃动，在我身边的田中博士的尸体，有时会撞在我的身上，每当有这样情形发生时，温宝裕总会把他推开去，我在百忙中望了温宝裕一眼，看来他倒十分镇定。

和强风争持着，直升机终于越升越高，等到升出了两边的冰崖时，我们三个人，不约而同，一起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因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

虽然风势依然强烈，但是摆脱了直升机撞到冰崖上的危险，总好得多了，我打开了直升机上的通讯仪，同基地简略地报告我们所在的位置和情形。

从基地上传来的回答，充满了不相信的语气，直升机一直向前飞着，奇在这时，机中三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想讲话，只有维持着沉默。

一直到达远远可以望见基地的半球形的建筑物了，我才开口：“张坚，你准备把我们的发现公开？”张坚停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在研究没有结果之后，我不想公开。”我吁了一口气，转头向温宝裕望了一眼，温宝裕忙道：“我不会说出去，这一切全是那么邪门，在研究没有结果之前，我不会说出去。”

第九部 奇迹中的奇迹

张坚又道：“只怕……在基地中没有那么好的设备，还是要借助胡怀玉的研究所，把那些东西在低温中保存起来，我要亲自去和胡怀玉一起，主持研究。”想起了胡怀玉的情形，我只好叹一声：“但愿他有足够清醒的神智，可以进行研究工作。”张坚不说甚么，在机上找到了一个十分大的厚胶布袋子，在狭窄的空间中，动作极难地把他收集来的那些怪物的肢体，全都放了进去，把袋口紧紧扎了起来，我注意到，那些怪东西的肢体上，本来都结着一层冰，大约有半公分厚，但是在直升机上，那些冰层，已经开始溶化。

温宝裕叫了起来，基地的半球型建筑物中，有许多人奔了出来，双手向上挥动。这些人，自然是知道我们劫后余生，出来欢迎我们的。

直升机盘旋降落，首先奔到直升机旁来的是探险队长，舱门一打开，就听到了所有人不断的欢呼声。在我要下机时，温宝裕拉了拉我的衣服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：“下去吧，小鬼头。”温宝裕也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我们三个人下了机，欢迎的人涌了上来，张坚的表现十分不近人情，他大声叫着：“负责低温保藏的人在哪里？快跟我来，我有标本要超低温冷藏。”队长向他迎去，却被他粗暴地推了开去：“有甚么事，等我做完了工作再说，现在千万别打扰我。”大抵科学家都有点怪脾气，队长也见怪不怪，并不生气，又转身向我走来。

我指了指机舱：“田中博士不幸罹难，尸体在机舱上，请处理。”队长挥着手：“那简直不可相信，飞机遇上了大风雪团，居然有人生还。”他一面

说看，一面用极其怀疑的目光望向温宝裕，好像温宝裕不是活人。温宝裕连忙蹦跳了几下：“看，我还活着，不过田中博士……”他难过地没有说下去，队长一面挥手，令人向直升机走去，一面又道：“怎么一回事？当时的经过怎样？这经验太宝贵了。”他这几句是向我问的，我呆了一呆：“我不知道，还没有问。”我一见到张坚、温宝裕，所看到的景象太奇特了，所以我根本未曾来得及去问温宝裕历险的经过，所以自然地无法回答队长的话。

队长转过头去，张坚已直冲进基地去了，把田中博士的尸体抬下来，队长向温宝裕道：“你要作一份报告，报告出事的经过。”温宝裕点了点头，我们一起进了基地的建筑物，除去了令人动作不便、肿胀的御寒衣，除下了雪镜和口罩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我看到温宝裕的神色，十分苍白。

我们被请到了队长的办公室中，温宝裕有点坐立不安。

我在他耳际低声道：“别慌张，这次失事，不完全是你的错，至于冰崖中的那些东西，暂时还是别说的为好。”他咬看唇，点了点头，队长吩咐了几个人进来作记录，皱着眉：“张坚不知道有了甚麽发现。一个人在低温保存室中，谁也不见。”我假装没有甚麽的样子：“科学家总是这样子的。队长，请你用最快的方法，通知这个孩子的父母，孩子和我在一起，安全无事。”队长答应着，向温宝裕要了他父母的联络电话号码，派了一个人出去办这件事。

我想到，他的那个木纳的父亲和夸张的母亲，知道自己的宝贝儿子在南极，只怕两个人都会昏过去。

队长请我们坐了下来，直视看温宝裕说：“好了，年轻人，我们希望知道经过。”温宝裕直了直身子：“田中博士是一个十分可亲的长者，他不忍心拒绝我的要求，我要求尽量好好看一看南极，因为一个人不是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看到南极景色。他甚至答应我，在两座冰崖中间的峡谷飞行……”队长闷哼了一声，看来很想表示一下他对这个“小魔鬼”的意见，我在这时，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他才把话忍了下来。

温宝裕继续道：“飞机在峡谷中飞行，开始没有甚麽问题，只不过由于气流的缘故，飞机颠簸得很厉害，但是田中博士说他完全可以应付，直到那一大团白茫茫的……云团……突然出现……”队长纠正了他的话：“不是云团，是可以吞噬一切的大风雪团。”温宝裕的盘音很苦涩：“我不知道是甚麽，那时，博士叫我注意看雷达屏，我看到了有一大团东西迅速接近，就提醒博士。”队长又道：“基地的通讯部分，收到你们这一段对话，当时，博士为甚麽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，还继续向前飞？”温宝裕向我望来，我装作若无其事。温宝裕的回答，倒也无懈可击：“我不知道为甚麽，飞机由博士驾驶，他决定继续向前飞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可惜他已死了，不能回答为甚麽。”在面对大风雪团的极度危险下，还要向前飞，一定是有极其特别的理由。我和温宝裕都知道是为了甚麽，队长也知道一定有理由，但是他却不知道是为了甚麽，而温宝裕的回答，又令他无法再追问下去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：“然后，你们的飞机，就迎面撞进了大风雪团之中？”温宝裕道：“我不知道甚麽叫大风雪团。只是在那一大团白茫茫的……风雪团。田中博士突然拉下了一个掣，我和他两个人，就从座位上直弹了出去。”队长“啊”地一声：“紧急的逃生设备，可以把人弹出机舱去，可是……”队长的语气充满疑惑，我知道他在怀疑甚麽，因为就算利用了紧急逃生设备，弹出了机舱，仍然没有逃生机会的。

这一点，不但队长疑惑，连我的心中，也十分疑惑，难以设想当时的情形。

我们一起向温宝裕望夫，温宝裕问：“我不应该生还？我生还是一个奇迹？”我道：“是奇迹中的奇迹，你试说一下当时的情形？”温宝裕用力抓看头：“当时的一切，实在来得太快，根本容不得我去想甚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也十分模糊，一弹出来，那一大团……铺天盖地的白色，就在眼前，可是又有一股极大的力道，又不像是强风，只是一股极大的力道，一下子把我推得向外直摔了出去，我不知摔出了多远，跌进了一大堆雪中，等我尽量挣扎看，冒出头来，看到博士的大半身埋在雪里，就在我不远处，我把他拖出来，他已经一动不动了。”队长皱看眉，旁边一个探险队员徒然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：“队长。我们一直在研究大风雪团快速前进时，对空气流动所造成的压力，这个少年的经历，说明了在大风雪团的前端，急速流动的空气，会形成一个气囊，这个气囊是空气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所形成。”队长也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自机舱中弹出的两个人，恰好遇上了气囊的边缘，被气囊边缘的弹力震了出来，所以能避过了大风雪团的压力。”我不是十分深入明白队长和队员的对话，但多少总可以知道，当时的情形之险，机缘之巧，是奇迹中的奇迹，可惜的是田中博士还是死了，没有在奇迹中生还。我想那多半走由於他年纪大了，不像温宝裕那样年轻而充满了活力，抵受不了当时情形下的冲击。由於他们是跌进了积雪之中，所以田中博士虽然死了，身上也没有伤痕。

我们都沉默了半晌，我才问：“那架飞机……”队长苦笑：“飞机被卷进了大风雪团之中，自然被扯成了碎片。”当队长这样讲的时候，温宝裕也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寒头。

那个队长又道：“如果不是他们弹出机舱时，恰好遇上了气囊的边缘，我想他们也不会有甚麽剩下来。”温宝裕又打了一个寒战很多情形之下，当时不知道害怕，事後想起来，才会震颤，温宝裕这时的心情一定是这样。

队长又问：“你落下来的地方，是在何处？”温宝裕道：“是在……一个冰坪上”他向我望了一眼：“就是那个冰坪。”我知道他是指哪一个冰坪而言，连忙补充了一句：“就是张坚後来发现他们的那处。”队长没有追问下去，温宝裕道：“当时我发现博士死了，飞机也不见了，在我头上，那一大团风雪，发出展耳欲聋的声绰掠过去，我真是害怕极了，虽然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虽然就在那个冰坪之旁的冰崖之中，有看那麽奇特的景象，但是他面临生死关头，也不会再去观看。

他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当时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才好，幸而我又发现了一大包东西，那是和我一起弹出机舱的急救用品，我打了开来，发现其中有绳索，有酒，还有乾粮，和御寒用的厚被袋，我想一定会有救援队来，就压制看恐慌，在那冰坪上等看。”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向队长瞪了一眼，因为当时他是认为派出救援队没有意义！队长面有惭色，转移看话题：“做得对，小朋友，做得对，在急难的情况下，最重要的就是镇定。”温宝裕苦笑了一下。犹有馀悸：“我尽我力量等看……後来，就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，张先生驾看机来了，他看到了我，停下了直升机，我用救急包中的绳索，拉他上来……接看，卫先生也来了。”

队长和几个队员互望了一眼，显然对温宝裕的话，感到了满意，他们低声而急速地商议了几句，队长道：“小朋友，你替南极的探险，立了一次

大功，使我们对大风雪团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”温宝裕难过地道：“可是田中博士却死了。”我在这时候，开始喜欢温宝裕更加多了一些，因为他念念不忘田中博士的死亡。反倒是队长，一点不关心田中博士的死亡，只在意科学上的新发现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

队长这时，只是叹了几声：“我们会尽快安排你离开，回家去，我想明天……”“不，就今天！”张坚用力挥着手：队长和几个队员听了，直就像鱼儿要离开水一样不可思议。

开口想问甚麽，张坚已经不耐烦地吼叫起来：“马上来。”队长被他的态度，吓得有点不知所措，只好连声答应看：“是。是。”张坚又道：“飞机何时可到，立即通知我，我和这两位朋友，有事要商量，请不要打扰我们，绝对不要。”张坚在南极探险家中的地位极高，看来每一个人对他的怪脾气，都习惯了容忍，所以队长仍然不断地在说看：“是、是。”张坚示意我和温宝裕跟他离开，才一走出队长的办公室，他就压低了声音：“甚麽也没说？”温宝裕道：“没有，没有说。”张坚呼了一口气，带着我们，在走廊中转了几个弯，进入了他的房间，把门关好：“带回来的东西，全都经过了处理，可以在七十二小时之内，保持原来的低温。七十二小时，足够我们到达胡怀玉的研究所了。”他神情又兴奋，又焦急，这实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一个科学家有了那麽巨大的发现，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发现，等於进入了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藏宝库。

温宝裕在这时候，忽然问道：“如果……低温不能保持，那会怎样？”张坚道：“当然会有变化。”温宝裕又有点焦切地问：“会有甚麽变化？”张坚摊开了双手：“谁知道，任何变化都可能发生，因为我们面对的事，我们对之一点了解也没有。”温宝裕的口唇动了几下，看起来像是想说甚麽。我感到他的神态有点奇怪，问：“你想说甚麽？”温宝裕忙道：“没有，没有甚麽。”我感到这小滑头一定又有甚麽花样，可是却又没有甚麽实据，只好瞪了他两眼，张坚道：“研究一有结果，就可以向全人类公布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同温宝裕望了一下：“是你和田中首先发现的，将来，这个巨大的发现，就以你和田中的名字命名。”温宝裕的脸陡然胀红：“我……其实你早在海底冰层中已经发现了。”张坚“哦”地一声，转问我：“我想我们不必再到海底去了，在海底冰层中不过是些破碎的肢体，而那个冰崖上，却冻结着那麽多完整的，不知是自何而来的怪生物。”我也同意不必再到海底冰层去观察了，事情忽然之间有了那样的变化，是开始时无论如何所料不到的。

张坚兴奋得有点坐立不安：“那些生物的来源，只有两个可能：属於地球，或属於地球之外。”我道：“当然，不会有第三个可能。”张坚道：“要断定一种生物，是不是属於地球的，其实也是很容易……”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不见得，因为至今为止，还没有任何一种外星生物可供我们解剖研究它们的生理结构。”张坚瞪着眼：“可是结构如果和地球生物一样，就可以有结论。”我还是更正他：“可以有初步的结论。”张坚并没有反驳，因为这时争辩没有意义，重要的是研究之後的结果。

第二天，飞机来了，由我驾驶，飞离了基地，温宝裕依依不舍，在飞机上他还在不断地问：这次奇异的经历，是不是可以由我记述出来？张坚的心情非常紧张，自然没有回答他。

我则揪了他半天，看得他有点心中发虚，摊了摊手：“算了，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，我知道，年轻人想要做一些事，总有人阻住去路。”我又好气

又好笑：“小朋友，你还只是一个少年，不是年轻人。”温宝裕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：“那更不简单，想想，我只是少年，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。”他这句话，倒不容易否认，我也就闷哼了一声，没有再说甚麽。温宝裕一下唱歌，一下讲话，兴奋之极，直到被张坚大喝一声：“闭嘴。”他才算是住了口，可是过了不多久，他又同张坚做了一个鬼脸：“张博士，你应该说：闭上你的鸟嘴。”张坚也给他的调皮逗得笑了起来，伸手在他的头上轻拍了一下：“小宝，你放心，这件事，从头到尾，你都有份。”温宝裕大叫看，看样子若不是飞机中的空间太小，他真的会大翻跟头。

在纽西兰，我曾和白素联络，所以，当我们抵达之後，一出机场，就到白素和温宝裕的父母。温宝裕一见到他的父母，还想一个转身，不让他们看见，我伸手在他的肩头上一拨，令得他的身子转了一个圈，仍然面对着他的父母，这时候，他再想逃避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母亲发出了一下整个机场大堂中所有人，甚至包括一切都为之震动的叫声，已经疾扑了过来，双臂张开，一下子就把他紧紧搂在怀中。

温宝裕这个顽童，对于他母亲那种热烈异常的欢迎方式，显然不是如何欣赏，在他母亲怀中，转过头来，同我投来求助的眼色。

我笑着，同他作了一个“再见”的手势，不再理会他们一家人，和张坚、白素，一起向外走了出去。耳膜尤回荡着温家三少奶尖叫“小宝”的嗡嗡的回声。

上了车，张坚坐在後面的位置上，双手仍然紧抱着那一箱“东西”，一上事就说：“最好能尽快到胡怀玉的研究所去。”白素对我们南极的遭遇，还一无所知，要是换了我，早已发出上千个问题了，可是她真沉得住气，只是答应了一声：“胡怀玉的情形，照梁若水医生的说法是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迟疑了一下：“不是很好。”我和张坚都吃了一惊：“不是很好，是甚麽意思？”白素指看车中装置的无线电话：“我想，你直接和她交谈。比我的转述来得好些。”我转头向张坚望了一眼，张坚现出十分焦切的眼神，我拿起电话，按了号码，不多久就听到了梁若水的声音。我劈头就问：“胡怀玉怎麽样了？”梁若水停了一停，才道：“他身体的健康，一点没有问题，可是精神状态方面……却越来越糟。”我有点责怪她：“你没有对他进行医治？”梁若水道：“当然有，可是精神方面的不正常，连原因都不明，治疗需要长时间。”我他道：“对不起，他现在的情形怎麽样？”梁若水迟疑了一下：“他间歇性发作，没有事的时候，和正常人完全一样，只是想法有点古怪……嗯，我不知道怎麽说才好，因为我对他以前并不熟，而且也没其他方面的病历可供参考，那只是我的感觉。我感到他有很多怪的想法，他以前不会有。”我也大是疑惑，一时之间不是很明白梁若水的意思，我问：“例如甚麽古怪想法？”梁若水笑了起来：“例如有一次，他说他向往海上的生活，厌恶陆地上的生活，并且说了大量的话，表示在海上生活才真正无拘无束。”我道：“他研究海洋生物，自然对海洋生活有一定的向往。”梁若水停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或许是，不过他间歇性发作的时候，会变得十分暴躁和孤独，甚至有一定的破坏性，可是他又坚持工作。”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还是每天到研究所去？”梁若水答应着，我觉得没有甚麽再可问，只是道：“张坚和我在一架车中，要不要讲甚麽？”梁若水又停了片刻，才低叹了一望：“代我向他问好！”我也不禁叹了一叹。梁若水和张坚的弟弟张强，感情如果顺利发展下去，自然是很好的一对，可是张强却在脑部活动受到了影响的情形下墜楼

身亡，梁若水的低叹和不愿多说甚麽的黯然心情，十分容易了解。

张坚在我身後，也低叹了一声：“和胡怀玉联络一下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又按了研究所的号码，可是得到的答覆是：“胡所长在工作，他工作时，不听电话。”我道：“请告诉他，我是卫斯理，还有张坚张博士，我们才从南极回来，要和他先联络。”在这样讲了之後，又等了一会，才有了回答：“对不起，胡所长在他私人研究室中，没有人敢去和他说话，他吩咐过，不受任何打扰。”我问：“我们现在正向研究所来，难道到了研究所，也见不到他吗？”接听电话的那位小姐相当幽默：“只怕没有法子，胡所长就像是时间保险库一样，不到时间他自己出来，谁也见不到他。”我转头望向张坚，张坚说道：“不要紧，到了，总有方法见到他。”我一面放下电话，一面道：“自然，大不了破门而入，不必等他自己出来。”白素瞪了我一眼，我知道她是在怪我，我指看放在张坚膝上的那只箱子：“你知道这里面的是甚麽？要是耽搁了时间，低温保持有了问题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甚麽事。”白素仍然没有发出任何问题，只是扬了扬眉，反正到胡怀玉的研究所还有一段路程，我就开始讲述我们在南极的经历，当然，只集中在我们见到了冻结在冰崖之中，千奇百怪，见所未见的东西那一方面。

由於我们的发现实在太惊人了，白素再镇定，也不免现出骇异之极的神色来：“所有的东西，肯定是生物，动物或植物？”张坚回答：“是，可是形状之怪异，令人见了像是进入了魔境。”白素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所有的生物，在一个从未见过的人来说，样子都是怪异的……有的科学家，甚至想把动物和植物的特性混合起来，例如一只角上会长出苹果来的鹿，身上会长蔬菜的马等等。”我不由自主吞了一口口水：“那……还不至於这样怪异。”白素已经镇定了下来：“既然不至於那麽怪异，总还可以接受。”我和张坚都摇了摇头，不是很同意她的话，也知道她之所以会如此说，是因为她未曾身历其境之故。白素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：“照这样看来，那些生物被冻在冰崖之中，已不知道有多少年了。”张坚道：“是，我在海底冰层之中发现过它们的残骸，如果是同一个时期被冻结的，从距离来看，时间当以亿年作单位来计算。”我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不论这些生物是哪里来的，他们总在地球上生活过，而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使他们置身放冰崖，从此被保存了下来，就像是琥珀中的小昆虫。”白素点头：“这一点，毫无疑问。”她一面说看，一面转了一个弯，车子已驶上了沿海的公路，再向前去不久，就可以见到胡怀玉的水产研究所了。她把车子开得十分快，显然她也急於想看看那些“东西”究竟怪异到了甚麽程度。车子来到研究所门口，我们和守卫讲了几句，就直驶了进去。然後，三个人一起下车，进入研究所的建筑物，一直来到胡怀玉研究室的门口。

问了问职员，胡怀玉甚麽时候会出来，全然没有一定。我们可能在下一秒钟可以见到他，也可能要在门外等候超过十小时。

我当然不主张等，於是，就用力拍看门，拍且不够，还用力踢看，并且举起一张椅子来，在门上用力敲打，发出惊人的声叫，只要胡怀玉有听觉，一定会听得但即便如此，还是过了三四分钟之久。才看到门陡地被打开了，胡怀玉脸色铁青，样子盛怒，研究所的职员，早已远远避了开去，所以做一开门，就看到了我、张坚和白素三人，陡然怔了一怔，怒气发作不出来，我不等他开口，一伸手就把他推了进去，张坚和白素跟了进来，反手把门关上。

张坚立时叫：“低温箱呢？”我已经看到，曾被胡怀玉打碎的玻璃柜，

又已经有了新的。我就向之指了一指。

直到这时，胡怀玉才算是缓过气来：“你们……干甚麽？”我道：“我们在南极均冰崖之中，发现了一些从来也未曾见过的生物，带了一点肢体回来。”这是最简单的解释。胡怀玉一听，面色变得极难看，张开双臂，尖叫道：“把那些不论是甚麽的东西毁掉。既然多少年来，这些东西都在冰里面，就让他们继续在冰里。”他这样反应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张坚怒道：“你的科学研究精神到哪里去了？”胡怀玉用更愤怒的声音回答：“科学研究，科学研究，根本不明白那是甚麽，研究来干甚麽？我一个人受害已经够了，你还想多少人受害？把冰封在南极冰层下的不知是甚麽的东西全都放出来害人？”我和张坚互望了一眼，我把胡怀玉自己认为已被不知甚麽生物入侵了脑部的情形，同张坚说过，所以张坚也全然知道地这样说是甚麽意思。

张坚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我带来的东西都相当大，是一些生物的一部分，绝不会复活。”胡怀玉的神智。看来十分昏乱。但是在这时，他却讲比了一句令人无法反驳的话：“你怎麽知道在那些生物的肢体上，没有附带看看不见的，会复活的，会繁殖的有害的东西？”胡怀玉这样一说，我们倒真的征住了，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，谁能否定他的话呢？一切全一无所知，甚麽事都可以发生！隔了片刻，在胡怀玉的喘息声中，白素才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才要快一点将那些东西放进低温箱中，不然，低温不能维持，情形只怕更糟。”白素的那几句话，真是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立时有了效果，胡怀玉震动了一下，一言不发，转过身去，忙碌地操作。

而张坚也已开启他的低温保持箱，等到胡怀玉转过身来，张坚以第一时间，把低温保持箱中的东西，一起倒进了玻璃罩。

那实在是无以名之的一些东西，当张坚在冰崖的冰缝中，收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只是拣可以折断的，在冰层之外的弄了来，有的，可以称之为一种生物的触须，也有的，可能是其中的一些肢体，我和张坚，指看在玻璃柜中的那些东西，胡怀玉看来镇定，利用装置在玻璃柜内的机械臂，把那些东西尽可能分开来，而我和张坚，则尽自己的记忆和描述能力，讲述看这些东西原来是在甚麽样的东西的甚麽部位，而我们怎样弄下来的。

我和张坚的叙述，把白素和胡怀玉听得目定口呆，胡怀王道：“照这……照你们所说的情形看来，那些生物，有看高度的文明，会利用机械，你说有一些在一个容器之中？唉。真是不能想像，真无法想像……那是甚麽样的情景。”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倒有一个模糊的概念，我觉得，唯有在容器中的怪东西，才是最高级的生物，其余的都不是，那情形。就像是现在，有两个人，坐在汽车中，在他们的附近是许多家畜或别的动物。”胡怀玉指了指玻璃柜：“在这里……有那种最高级的生物在？”张坚摇头：“没有，那麽大的一片冰崖之中，属於卫斯理所说的那种东西。不过四个，全都在几百公尺厚的冰崖内，只怕要利用原子能爆炸，才能把那麽厚的冰崖爆破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”胡怀玉盯看玻璃柜中那些东西，吸了一口气：“你想怎样研究这些……西？”张坚和我互望了一眼，我道：“自然用通常的研究方法：切片，放大，化验组成的成分，用X光作透视，小心解剖，等等。”胡怀玉震动了一下：“如果那样做，就必须在正常的温度之下进行。”我和张坚都不出声，胡怀玉又激动了起来：“你们看看那些生物的肢体，在这上面，可能附有许许多多肉眼看不见的生物，那种肉眼看不见的生物，全然是人类知识所接触不到的怪物，我已有确实的证据。我知道温度若干程度的提高，这些生物会继续生长，就

在这间实验室中，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。”我们静静地听他说看，等他说完，张坚道：“那也没有甚麽不对头。”胡怀玉陡然向张坚望去，指着自己的头部：“有一种不知名的东西，已经侵进了我的脑部，我有时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。你还说没有甚麽不对头？”张坚伸手去按他的肩：“这只是你的想像。”胡怀玉一下子用力，推开张坚的手：“不是，我知道不是。现在我只盼只害了我一个人，不要蔓延开去。”张坚对胡怀玉的这种态度。有点不知所措，我向他摊了摊手。表示我也没有办法。白素在这时，缓缓地道：“胡先生，你这种情形，医学上称之为轻度的精神分裂症。”胡怀玉闷哼了一声，没有回答。白素又道：“这种精神分裂症，还没有确切的病因可知，或许，正如你所说，是被某种人类对之全无所知的东西侵入了脑部所致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个好现象，但是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可怕，世上患轻度精神分裂症的人很多很多。可知那种不知名的入侵者，不单是从你的研究室中产生，事实上早已存在。”白素所讲的话，逻辑性相当强，胡怀玉一时之间，无法反驳，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或许是，他……这里面，可能有……更多的，人所不知的东西，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，可以造成多大的祸害，几百年前，鼠疫横扫欧洲，死了多少人：这些东西，不管是地球早几亿年前的生物，或者是从外星来的，如果让一种不知名的细菌复活繁殖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不由自主。打了几个寒颤，可知他的担心，是一种真正出自内心的恐惧。

张坚沉吟了一下：“如果你担心的只是微生物的话，那倒也容易，可以先经高温处理。

再经过几道杀菌的手续……”胡怀玉一下子就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所知的所谓杀菌处理，只是对付已知的细菌，怎麽可以肯定对完全不知的东西，也能把它杀死？”我在一旁，听得真有点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“算了，简单的切片研究，我家里也可以做，不一定要在你实验室中进行，你那麽怕，就当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好了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拉过张坚带来的低温保持箱来，准备把玻璃柜中的东西都放回去。我发现再和胡怀玉讨论下去，是一点结果也没有的。谁知道胡怀玉冷笑几声：“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弄走，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吧，如今世界不算可爱。但总是一个大家所习惯的生活环境，何必一定要起大变化？”

第十部 研究结果可供推测

在那一霎间，我怒不可遏，正想再说甚麽时，胡怀玉陡然反手，扳下了一个红色的钮杆，我已经觉得不妙了，大叫起来：“你这浑蛋，你想干甚麽？”

但是，已经迟了，变化几乎突然发生。

在那玻璃柜之中，有红光闪了一闪，接着。柜中的那些东西。在几秒钟之内，就彻底消失，再接下来的变化是又冒起了一阵红光，柜下有一个装置，向下沉了一沉，柜中就变得空空如也。

张坚在那几秒钟之间，双眼睁得极大，几乎要哭了出来，我也不知说甚麽才好。

胡怀玉沉声道：“雷射装置消灭了一切，希望是真正消灭了一切。”

张坚发出了一下带着哭音的叫声来，我对他道：“张坚，不要紧，那冰崖之中，有的是那种东西，再去弄几吨来也不成问题。”

我实在气不过胡怀玉不徵求我们的同意，就自作主张，把我们千辛万苦弄来的东西，一下子就毁得一点不剩，所以才这样说的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再要到那冰崖去一次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但至少，不是做不到。

张坚又是气恼，又无可奈何地摇着头。胡怀玉还不知道我们有多麽生他的气，还对我们道：“我相信我的行为是对，就算研究出了这些生物的来历，又怎麽样，所冒的险实在太大了。”

我不怒反笑，而且一本正经地告诉他：“胡先生，你最好从现在不要吃任何东西，不然，噎死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
胡怀玉在一呆之後，才叹一声：“原来你……你们还是不明白。”

我懒得和他多讲，看起来这个人的精神分裂症，真还不止轻度，他对自己所想到的事情。竟然如此就执地相信，令人骇然。我打开了研究室的门，向外走去，张坚唉声叹气，跟在後面，我拍着他的肩：“别叹气，你好不容易离开南极，我请你吃饭去。”

张坚摇头道：“不，我这就赶回去。”

我早已知道这里的情形发展成这样，他是一定会心急赶回去。可是却未曾料到他会心急到这种地步，我呆了一呆：“我不想立刻就去。”

张坚翻看眼：“你是你，我是我。”他的这种态度，真令得我无名火起，是不是科学家就可以有这种不讲人情的特权？像胡怀玉，像张坚。有时，真要一人给他们老大一个耳括子才行。

张坚却还在喃喃地说道：“再拿得标本，我就在南极基地进行研究。”

胡怀玉苦笑了一下：“小心忽然基地中所有人员，全都离奇……”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吼一声：“闭上你的鸟嘴。”

我一面叫着，一面扬起手来，想去抓他。胡怀玉睁大了眼睛望定了我，叫了起来：“天！别是侵了我脑中的那东西，也侵入了你的脑中。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，胡怀玉看出了我的神情，绝没有把他讲的话放在心中，他又十分难过地摇头：“人对於自己不知道的事，总喜欢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来作解释，只有具大智慧的人，才能有突破。”

我没好气道：“好，祝你早日发现人会变神经病的病因。”

胡怀玉缓缓摇着头：“没有人相信，而我又无法把我自己的脑子解剖。这些日子来，我常一个人坐在海边静思，也茫然没有头绪。”

我和胡怀玉说话，张坚一副不耐烦的神气，迳自向外走去，我吃了一惊，连忙跟了出去，才走出了十来步，就有一个职员急急走过来，冲着我们问：“哪一位是张坚博士？”

张坚答应了一声，那职员道：“纽西兰方面转驳来的长途电话。”

张坚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一定是基地有事找我，电话在哪里？”

他跟着那职员，匆匆走了开去。当他离开南极的时候，以为会在这里作相当时日的研究，所以留下了这里的电话。白素来到了我的身後：“怎麽样？”

我叹了一声：“我不想再去了，反正到那冰崖去，不是甚麽难事，让他自己去，我们等看他的研究结果好了。”

白素侧头想了一想，没有甚麽意见，胡怀玉居然不怕我再打他，送了出来。

我们向前走来，看到张坚自一间房间中，像是喝醉了酒，跌跌撞撞走出来，脸色灰白。

我吃了一惊：“甚麽事？”

张坚抹著汗道：“还不知道，外围基地打来的电话，说是极地上发生了强烈的地震，已经知道有好几处冰川突然涌高，我要立刻赶回去。”

我听了也不免吃惊，只好安慰他：“南极那麽大，每天都有变化发生，不必那麽紧张。”在硕了一顿之後。我又道：“我不准备去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”

张坚失魂落魄地点头，胡怀玉送出了研究所，还和我们一起送张坚到机场，最快的一班机也要在五小时之後，张坚却一定要在机场等，我们只好陪看他。

在陪看他的时候，我看到警方的高级人员黄堂走过来，和我们寒暄了几句，忽然又向我挤眉弄眼，暗示我过去和他讲几句话。

我跟他走出了十来步，他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你可知道这位胡博士的上代干甚麽的？”

我怔了一怔：“是大商人吧，不然，哪会有这麽多钱来支持研究所？”

黄堂呵呵笑了起来：“随便你猜，你也猜不到。”

我心中正在疑惑，白素的声音已在我身後响起：“做海盗！那是他上代的事，他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家。”

我一听得白素这样讲，真是吓了一跳，立时想起他住的那古老的屋子中那些如此精致逼真的木船模型，那难道是他祖上的海盗船？

我已经够惊讶了，可是黄堂的样子，看来比我还要惊讶：“卫夫人，我花了不知多少功夫才查出来，你怎麽也知道了？”

白素笑了笑：“一位精神病医生托我代查。起先，不过是想弄清楚他的上代，是不是有精神病的记录，结果却查出他上代是横行七海的大盗，不过早在七八十年之前就已经洗手不干了。”

黄堂笑道：“佩服佩服，不过我倒知道，当年胡氏七兄弟横行海上，杀了不少人，他们七兄弟之中，有四个，晚年虽然发了大财，想做好人，但却受不了内心的谴责，发疯之後才死的。”

这一次，轮到白素“啊”地惊呼了起来：“那就是说，他上代有神经病的记录！”

黄堂道：“可以说是。”

白素迟疑了一下：“因为过去做的坏事太多，晚年致疯的人相当多，这...不能算是遗传性的神经病吧？”

我道：“很难说，并不是每一个做多了坏事的人在晚年都会发疯，可知发疯者自有致疯的因素在。”白素侧著头：“这.....证明了甚麽呢？”

我望过去，著到胡怀玉神情惘然地望著机场大重之中匆忙的旅人，我道：“如果梁若水医生有了这个资料，那至少可以证明，胡怀玉如今的病症自有由来！”

白素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也不能说胡怀玉自己的说法没有道理，人类对於不明白的事，可以作任何方面的假设。”

白素所说的这个道理，我自然明白，揪兔也点了点头，又说了几句无关重要的话，走了开去，我道：“有机会把这一切告诉梁医生，胡怀玉那麽向往海上生活，可能是他心理上对於上代是海盗的一种负担，他一定十分羞於提起自己上代的事，所以就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使他有间歇性的不正

常。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你快可以做心理医生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我说得不对吗？”

白素又叹了口气：“谁知道。”

我和她又一起来到了胡怀玉和张坚的身边，张坚才从电讯部门走回来，满脸忧色：“详细的情形还不知道，不过相当严重，唉，基地的情形不知怎么样了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忽然骂了一句粗话：“他妈的，再没有比地球人更落后的了，那么小的一个星球，要去到星球的一端，就得花那么多时间，巨型喷射机，算是甚麽交通工具，哼！”

我苦笑：“有甚麽法子，已经最快了。”

在接下来的时间中，张坚不断去打长途电话，可是，也没有甚麽结果，好不容易可以登机了，张坚立时和我们挥手告别。

当我们三人走出机场时，胡怀玉才道：“卫斯理，你还在怪我？”

我轻笑了一下：“没有。已经有很多人，一直在说我总是破坏著一切可以证明外星人存在，或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物件，这次不关我的事，破坏证物的不是我，是你。”

胡怀玉叹了一口气，愁眉苦脸：“可是据你们说，在那冰崖之中，还有成千上万的这种怪物在，唉，我担心的事情，总有会发生的一天。”

我陡然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你放心，不是有消息来，南极发生了猛烈的消息吗？说不定那冰崖已经彻底毁灭了。”

胡怀玉立时问：“真的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，不论在电影还是在小说，总是一句最重要的话没有说出口来，那个人就死了。也总是甚麽全都毁灭不存在作结局。”胡怀玉想了一想，喃喃地道：“这样最好，这样最好，”然後，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我则不断地笑著，胡怀玉有点气恼，自顾加快了脚步：“我自己会回去，你们不必理我。”

他截住了一辆计程车，就上了车，我向白素摊了摊手，白素摇头：“他的担忧，其实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，你不该这样取笑他。”

我道：“他的行为，使张坚不可避免地又要到那冰崖上去一次，那十分危险。张坚可能因之丧生。”白素没有再说甚麽。在我们回家途中，我问起白素在温宝裕失蹤期间，温家夫妇有没有来烦她，白素皱著眉：“我甚至不敢在家里，要离开自己的家，来躲避他们。”

白素说来轻描淡写，但是我却可以想像得出，这一双夫妇，为了他们的宝贝儿子，是如何的惊天动地在找。

我把身子向後靠了靠：“这个小孩，他这次的经历，足够他回忆一生了。”

我们才一回家，老蔡就说：“有一个姓温的小孩子，打过好多次电话来了。”

正说著，电话铃又响了，我拿起电话来。就听到了温宝裕的声音：“研究结果怎麽样？”

本来我是想大声叱责他的，但是整件事，他既然都参与了，当然也应该有权知道事态的发展，所以我答道：“带来的一切，都被胡怀玉毁去，张博士已回南极，准备再去采集大量的标本来研究。”

温宝裕“啊啊”地应著，我立时又道：“我很忙，希望你自己做你父母的好孩子，不要再来烦我，我不会再见你，也不会再听你的电话。”

温宝裕陡然叫了起来：“等，等，等……”

我不等他叫第二声，就放下了电话，而且，拉断了电话线，对老蔡道：“通知电话公司，换一个号码。”

老蔡答应著，白素笑道：“他要是找上门来呢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我著他的母亲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，顽童再神通广大，想跳出母亲的手心，还是十分困难。”

白素也笑了起来，显然想起了温宝裕母亲对儿子那种紧张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从一些通讯社的消息中，知道了南极大地震。大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，才有人注意，发生在南极冰原上，根本没有甚麽人注意，所以报导也十分简略。

我一直在等著张坚的消息，张坚知道我秘密电话号码，他应该会和我联络，呵是等了七八天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

在那几天之中，温宝裕也没有来找我，使我得以集中心神去做一些要做的事。我做的事，是尽可能去寻找各种古怪生物的图片 and 资料，尤其是古代生物，绝了种的各种有翼无翼的恐龙，样子够古怪了，但是在外形上，总还有点迹象可循，不像是冻在冰崖中的那些怪物，著起来如此怪异。

自然，三叶虫的样子，也够古怪，不过，那却是低等生物。我也搜集了不少科学家幻想著，由画家画出来的怪物的样子，还真有角上长出苹果来的鹿之类。在这期间，白素曾作了一项提议：把昆虫，或是微小的生物放大来看著。

白素的建议还真有用，当我把一只跳蚤放大三十倍，把蚂蚁放大五千倍，把蠕虫放大六千倍……之後，所看到的千奇百怪的样子，我想，当年温娇燃犀，所见到的千奇百怪，也不过如此了。

我在冰崖中见到的情形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，可是，冰崖中的那些怪物，本身就那麽大，是高级的生物，不是低等生物。

在一个星期之後，我还沉缅在种种生物的图片时，门铃响了起来，我听到白素发出了一下惊讶的呼叫声来，就自然而然，坐直了身子。能令白素发出这样惊讶的声音来的，一定是甚麽不寻常的事。

我坐直了身子之後，听得白素道：“他在楼上。”

按著，有人走上楼梯来，我一著到来人是甚麽人，也发出了一下惊讶的呼叫声：来的是张坚。

他的神态极疲倦，极失望，极憔悴而消瘦，我忙站了起来，张坚走进书房来，一声不响坐下，双手托住了头，找他道：“怎麽啦？别告诉我。你找不到那个冰崖了。”

张坚慢慢抬起头来，双眼失神：“不见了，整个都不见了。”

我一征，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可是笑声却十分乾涩。白素忙道：“是那次大地震？”

我更觉得好笑了，我的所有的小说都是这样结束的吗？可是张坚居然又点了点头。

我指著他：“不曾的，那麽高那麽大的一座冰崖，怎麽会不见？”

张坚道：“连那道巨大的冰川也改了道，冰崖消失在冰川之中，藏起来，再过几亿年，或者可以流到海底去，就像我在海底见到过的一样。”

找他道：“不要紧，海底还有。”

张坚道：“那条我发现的潜航海道，也因为地震而被封闭，连我那艘潜艇，也不见了。”

我只好眨着眼，这时候，我的情形，一定十分滑稽，而我的心情也十分滑稽甚麽都消失了，甚麽都不再存在了，哈哈，这不是一个“结局”吗？

过了好一会，我才问：“那……怎麽办？”

张坚陡地跳了起来，用十分可怕的声音叫道：“我要把胡怀玉掐死。”

老实说，在知道一切全都不存在之後，我也有要把胡怀王掐死的冲动，所以一听得他那麼叫，我竟然不由自主，大点其头。

张坚的面色灰败，喃喃地道：“一点地没有留下，一点也没有……只要给我一点点，至少也可以研究一下，弄清楚那些生物的来龙去脉。”

我难过地道：“你不会为了这样的结果，而不再回南极去了吧。”

张坚苦笑著，摇著头：“当然不会，但是……打击太大，我需要休息。”

我和白素立时齐声：“欢迎你在寒舍下榻。”

张坚叹了一口气，抬头著到了我书房中凌乱的许多图片，他一著就知道我在研究甚麽，又长叹了一口气。

我开始把图片收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好，这件事，已告一段落，谁也别去再想。”

胡怀玉的情形，彷彿有好转，他的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的，梁医生说已有了可以控制的方法。

张坚仍然恨恨地：“这王八蛋，应该把他关进疯人院去。”

张坚真的十分疲倦，需要休息，他几乎睡足了两天两夜，才开始活动，我也不想陪伴他，由得他自由行就，又过了几天，我在客厅中和一个精通术数的朋友闲谈，门打开，张坚直跳了进来，高举著手中的一样东西，尖声叫著：“看，这是甚麽？”

對於张坚的怪异神态，我比较习惯，可是我那位朋友，却著实吓了一跳，若他望著张坚的神情，简直把张坚当成了一头春情发动的雄狒狒了。

这特，在张坚手中所举著的，是一段黑漆漆的东西，也看不清是甚麽。我那位朋友，在震惊之余，倒也不失幽默，他道：“那是甚麽？是日月牌，黑木崖钉黑木令？”

我还未曾从错愕中走过神来，忽然又有一条比较矮小的人影，一闪而入，斗道：“不错，有不服教主命令者，一律要吃三斤脑神丹。”

那人影还未站定，我就大喝一声：“温宝裕，你又来干甚麽？”

当然那是温宝裕，笑嘻嘻地站定，有恃无恐，我想过去把他捉起来抛出去，可是张坚却一下子拦在他的身前，对我怒目而视。

顿时之间，客听中乱成了一团，我那朋友看著势头不对，他是一个斯文人，哪经这样的场面，虽然知道不会被喂食三斤脑神丹，若是混乱之中受了点伤，却不是要命的，所以他忙道：“我先告辞了。”

本来我还想挽留他，可是张坚已经把他手中的东西，直送到了我的眼前。而在那一霎间，我也看清了那是甚麽。

而在那一霎间，找他呆住了，不顾得再去挽留那位朋友，由得他离去。在张坚手中的，是一根著来像是木棍也似的的东西，可是上面，有著不少尖刺，那东西，那东西，毫无疑问，是来自南极那座冰崖之中，其中某一个怪东西的一截肢体，毫无疑问是！

我在陡地一怔之下，已经立即想到了这节东西的来历，伸手向温宝裕一指，大声道：“哈！”

温宝裕也道：“哈！”

按著，我真是从心里高兴，大笑了起来，张坚也高兴地笑著，在我们的笑声中，温宝裕道：“我……想，好不容易有了这样奇异的经历，总要弄一点纪念品，所以找就偷偷藏了一截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我陡地想起一件事来，又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

温宝裕作了一个鬼脸：“没有，一藏起来之後，根本没有经过低温保持，一直到我回了家，才把它浸在酒精之中……一直到现在。”

我和张坚互望了一眼，温宝裕鲜蹦活跳，显然没有受到甚麽损害。这少年，真是胆大妄为之极，要是他偷偷藏起这截东西的经过，给胡怀玉知道了的话，只怕会把胡怀玉当场吓死。

一切都不再存在之後，忽然之间又多了这样一块“东西”，我和张坚的高兴，都难以言喻，但是想起这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机，我和张坚互望，都不由自主，伸了伸舌头。

温宝裕的话又多了起来：“我也曾考虑过，这东西在正常的温度之下，可能会发生变化，但一点没有，看起来，整截东西是一种骨骼组织，或者是角质物体……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犀角。”

温宝裕吐了舌头，我曾向张坚说过温宝裕异想天开的行动，所以张坚也笑了起来：“就当它是可以洞察一切的宝物，我们当然不是烧它，而是要好好研究它。”

我把温宝裕拉了过来，拍着他的头：“你肯定这些日子来，没有甚麽变化？”

温宝裕眨著眼：“没有啊，都很好，就是给妈妈著得紧了一点，今天也是逃出来的，张博士来找我，给了我溜出来的机会。”

我向张坚望去，张坚道：“我闷得很，想起这小鬼头倒还有趣，想去找他谈谈，谁知道有了意外的发现。”

温宝裕自袋中取出了一张纸来，摊开，纸上简陋地昼著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，他道：“当我把这截东西掰下来的时候，我留意了一下整个怪物的样子，大体上就像画中的那样。”

画中的那个怪物，全然无以名状，不必形容也罢，我们又欢谈了一会，劝温宝裕先回去，我也不等白素回来，立刻就和张坚，找了一家可以符合我们要求的化验所，讲好了借用他们的设备几天，代价在所不惜。

等到白素著了我的留言，来到化验所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，已有初步的成就。

一有了一点结果，张坚就打电话向温宝裕报告，我也不反对他这样做，要不是温宝裕这种并不值得鼓励的行为，我们拿甚麽来化验研究？

我们在那化验室中，工作了三天，大致上的结果是，那一截肢体，毫无疑问是角质的，就如地球上各种有角类动物的角，结构上大体相同，这一点，是从整个横切面，在显微镜下观察所得，其组织的层次是有皮、角质和角销，皮肤相当厚。各个层次在显微镜下，可以清楚地著到细胞结构。

在化学成分的检验方面，找到了各种蛋白质，各种游离氨基酸，包括胱氨酸，碱性氨酸、组氨酸、赖氨酸、精氨酸等等，也找出了这些氨基酸的

分子数比值。还有醇类化合物，其中脉基丁醇的化学成分是： $\text{HN}=\text{C}/\text{NH}_2\text{NHOH}_2\text{CH}_2\text{CH}_2\text{OH}$ 。

由於这截东西曾被温宝裕放在酒精中浸过，在浸入酒精之前，大约又经过他精心的洗刷，所以在这截东西上可以找到的附属品并不是很多，只找到了一种类似树胶状的物体，化学成分是各种糖醛酸。

这并不能怪我们的化验工作不详细，实际上，如今地球上植物的树皮中分泌出来的树胶，也只知道化学上是属于多糖类物质，结构还未为人知。我们有了这样的发现，已经极不简单。

自然，我们化验的结果，有好几十页，若是全写出来，单是那些像蜂巢般六角形的符号，已经要看死人，大家不必著小说。干脆回教室去上化学课算了，所以，只是极简略地提一提。只要能在简略提到的结果中，达成结论就可以。

五天之後，我、张坚、白素和温宝裕一起在我的书房之中（不敢请胡怀玉，怕他大惊小怪），所有的结果放在我们的面前，张坚道：“除非另外一个星球的环境和地球一样，不然，我认为这些怪东西，全是地球上以前的生物，因为一切构成生物基础的成分，如此相近。”

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立即表示同意，温宝裕问：“多久以前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是某一次冰河期之前，这些生物，曾在地球上繁衍生活，而突然的变故，使它们绝迹，我们甚至可以相信，这些生物，至少已经有一种，发展了一度文明，像如今的人类，但是终於敌不过整个生活环境明大变迁而完全消灭，其中有的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的石油，而只有极少部分，在坚冰之中被保存了下来。”

大家静了片刻，温宝裕又问：“会不会是一场战争？冰河期，大变化，会不会是一场战争造成的？会不会那些冻在冰中的生物，根本是被一种武器所杀死的？那种武器一爆炸，就化为玄冰，把所有生物全冻住了？”

这少年的古怪问题之多，真是层出不穷，这许多问题的唯一答案自然只是：“有可能。”几亿年，甚至几十亿年之前的事，有谁知道？

白素一直没有甚麽发言，直到这时才道：“也有可能是整个宇宙天体上出现的变化，譬如说，一颗慧星或者小星体，逸出了轨道，忽然与地球相撞，就足以造成地球上一切生物的毁灭，然後又在新的环境之中再衍生新的生物。”

我也只好道：“有可能。”

白素道：“最近美国有一位古生物学家，研究了大量软体动物的化石，发现其中一种类牡属的软体动物，在一亿年左右之前，生态曾发生突变，化学成分也起变化，就是地球曾有过剧变的证明，那大约是白圣纪代时期。”

温宝裕兴奋地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那些怪物，是上一代的地球生物？”

张坚道：“用上一纪，比上一代确当些，而且，也不一定是上一纪，可能是上两纪，上三纪，上四纪……谁知道。”

温宝裕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同我望来：“这件事的经历，值得一记吗？”

我立时道：“值得，当然值得，太值得了。”

温宝裕笑道：“让我想一个名字，总可以吧，这件事的经过，就叫作……”

白素接上去：“犀照，一方面是由你烧犀牛角开始，二方面没有你藏起一截来，不会有结论，三方面，纪念你曾见过许多怪物的祖先。”

温宝裕拍手：“好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可是，烧犀见鬼怪，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是不是……”

我没有对他再问下去，就突然道：“温太太，你来了，正好。”

温宝裕大惊失色转过头去，虽然他著到了身後没有人而大大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他那些古灵精怪的问题，暂时也就问不出来了。

